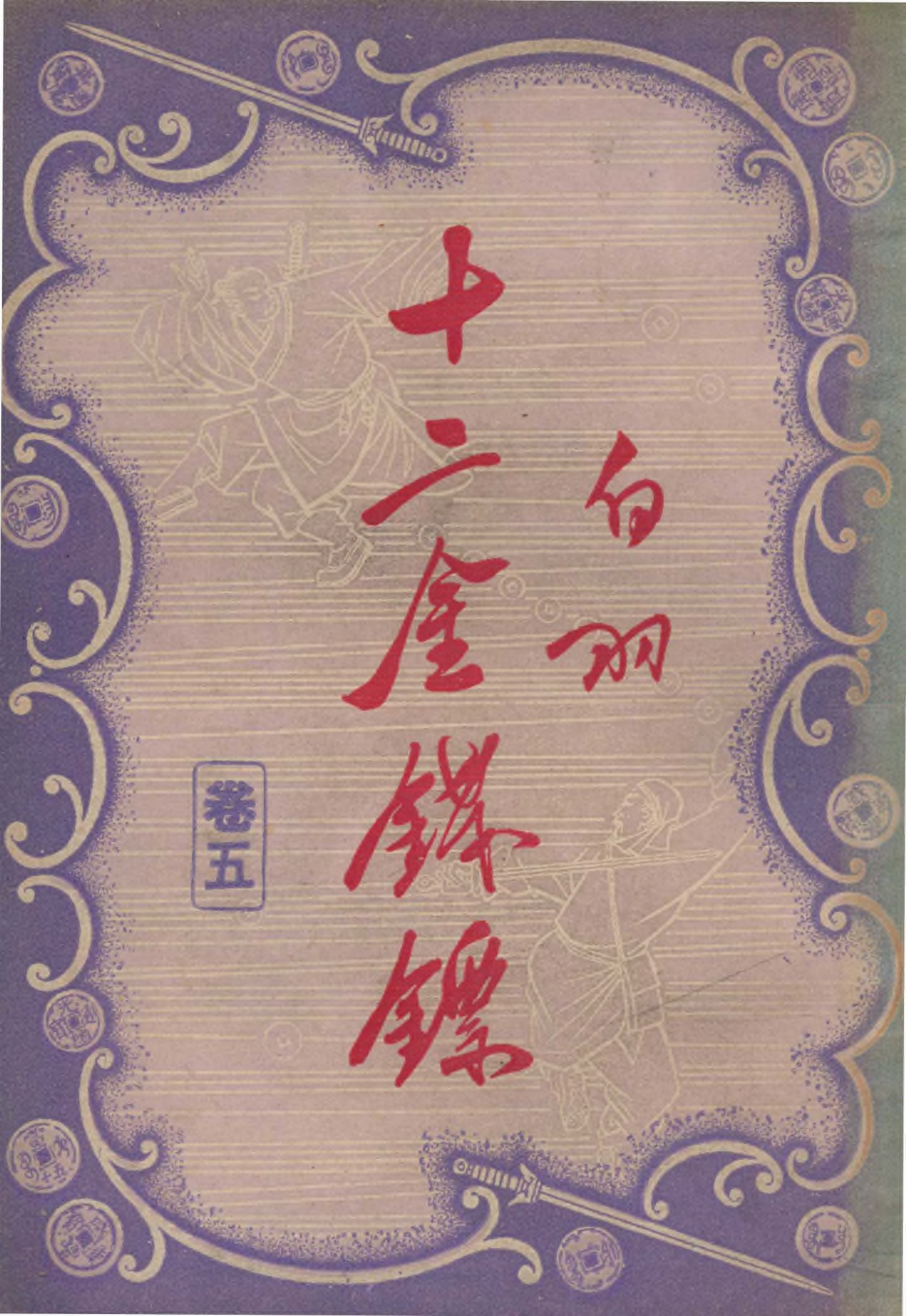


十二金钗  
白羽  
蝶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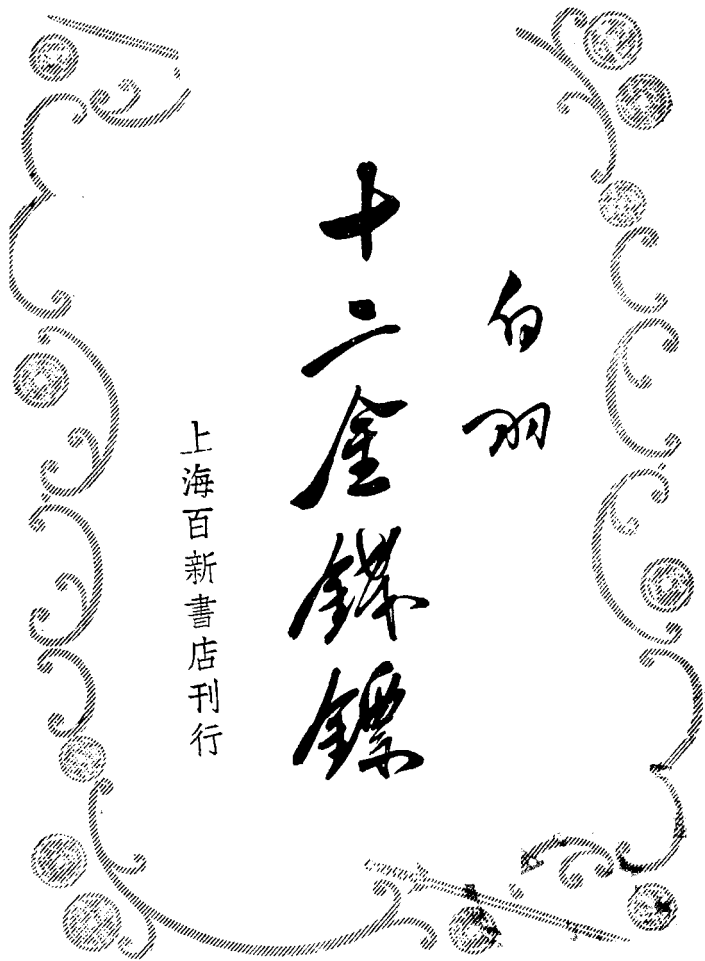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



白羽

十二金鏢

上海百新書店刊行



---

---

# 二十金錢鏢

第五卷

---

有著作權不准翻印

---

著者人 白 羽

發行者

百新書店<sub>股份</sub>有限公司  
代表人 徐 稚 鶴  
上海河南中路一七九號

發行所

百新書店<sub>股份</sub>有限公司  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 
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 
香港支店 皇后大道中

華南特約

國光新記書局  
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

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第一版

錢鏢部四稿初部作

# 二十金錢鏢

· 白羽作 ·

— 第五卷目次 —

## 第二十一章

探莊圖刺麻雷被拳毆  
登車避賊蔡姑爭前路

..... 一

## 第二十二章

一步來遲紅顏被擄  
三更人靜竊刀全貞

..... 一五

## 第二十三章

羣寇涎色濺血門蕭牆  
雙雄馳援連彈攻玉虎

..... 二三

## 第二十四章

綠野荒村避仇失伴  
孤男弱女絕地連蹤

..... 四八

## 第二十五章

覆巢奔異方孤檠洒淚  
避嫌離客館單舡投親

..... 六五

錢鏐四稿部  
初部 作

# 十二金錢鏢 卷五

(修訂四版)

白羽作

## 第二十一章 探莊圖刺麻雷被拳毆 登車避賊嫠姑爭前路

蕭承澤伏在鴻陞客棧第三號店房，偷窺隔壁賊人。這隔壁四號房的燈燭是點著了，蕭承澤掉著身子，借燈光向內窺看；連掉換了幾個板縫，才窺見屋中四個人的兩個側面，竟都不認識。那個說話操廬州口音的人，雖沒有看見面貌，口音却越聽越耳熟。

屋中人扯東拉西，七言八語，忽而話題漸遠，談到別的事上去；忽而又說到白晝下鄉踏探時，碰見了一個美貌的村婦，小手小脚，長得很甜淨，就是臉上黑點。說着說着，沒有正經的話了。姚煥章直到這時，還沒有吃飯，有些餓了，暗中來扯蕭承澤，要喚他一同出來用飯。蕭承澤却關切着尋仇大難，早把餓忘了，只是聚精會神的偷窺，竊聽。正繼續聽着，隔壁忽然門扇一響，從外面又走進來兩個人；一入屋內，就說道：「你們訪的怎麼樣？訪出實底來沒有？」那牀上躺着的人爬起來說：「怎麼你們二位才回來？我們已經訪實了，就住在柳林莊北黃家村內；老東西已經死了。現在咱們該商量商量了，咱們是明天回去報信去呀，還是在這裏等？現在事情有變了，計老二第一個要的是老傢伙的瓢，肯出三千兩的重價，可惜現在過時了。」那剛進來的人說：「是呀，我們也訪明了。老傢伙死了，還有小傢伙在。就是那老傢伙，人雖然吹燈了，可是他那塊臭肉，……著啊，你們可訪出老傢伙的靈柩停放在那裏了嗎？」那桌旁坐着的人愕然說道：「這個却沒有打聽。」

那剛進來的人似很得意，說道：「大姪兒，你們還差得遠呢，老叔却訪出來了。老傢伙的活瓢，計老二肯出三千，死瓢我只找他要半價，二千兩不賤賣；得了錢，這一筆可不能大夥分，是咱劊子手一個人獨

吞。」那剛進來的另一個人立刻發話道：「你別不講理。……」劊子手的忙說：「別着急，有你的份；咱倆二一添作五，好不好？」只聽又一個人說道：「共總講的五千兩包總，路費實報實銷，犒勞在外。這五千兩乃是把李家大小十幾口都算在內的，你揀了這麼一個死瓢，就硬要二千兩；剩下三千，叫我們大家分麼？那不行，你得講理。好漢作事，要講究天理良心。」這天理良心四個字，幾乎把蕭承澤氣得出了聲。

屋中人紛紛談論，嗷嗷爭執；內中一人遮斷了衆人的話，悄然發言道：「咱們先別吵，現在天氣還早，說話小心一點。……」二語未了，竟有人嗤之以鼻，道：「吓死我也。……」又一人道：「別亂別亂，依我說，咱們現在先說定了，到底在這里坐等，還是一同回去報信，還是分一兩個人前去報信？聽那計老二說：李家不扎手，可是李家住着一個幫閒的人，叫甚麼蕭承澤，都說這小子手底下有兩下子。况且一個做知府的家眷，不能說連一個看家護院的人都沒有，咱們不要大意了。還是等擎天玉虎來了再辦，還是咱們道就辦呢？」又一人嘻嘻的冷笑道：「沒有擎天玉虎，這一桌酒席就不敢擺呢！我倒沒把自己瞧低，誰知道呢，別人可跟我不一樣。」那桌旁坐著的人說道：「老么醋勁又上來了；話不是怎麼說，咱們不要得罪朋友。倒是咱們幾個人足能應付得來，料想李家未必真扎手。但是咱們這趙來，本是探道摸底；咱們當真把事全料理完了，計老二自然沒說的，越快越麻利，他越喜歡；可是這一來，豈不把擎天玉虎得罪了？怎麼不等他到，就動起手來呢！」一人道：「哼，你還是怕他！」那人答道：「誰怕誰呀？好漢抬不過一個理字去，你們明晚一定要辦，我可恕不奉陪。我是一定要等擎天玉虎來了，我才下手呢。」其中三個人齊聲說道：「應該這樣，應該這樣；你別聽老么的，他是瞎鬧。」

幾個人又亂講究起來。這些人倒是一大半垂涎李映霞小姐的姿色，滿口胡說一氣。內中似乎有兩個人，曾經目睹過李映霞小姐未及笄時的容貌，對着同伴信口形容得天花亂墜，口角流涎。其餘的人連看都沒看見過，也趁着他們趁熱鬧，說些壞話；打算這一回把事情辦得了手，總要對李映霞如何如何。蕭承澤隔垣附耳，聽了又聽，越聽越不入耳，非常的氣惱。這些人說的話越發邪污，索性把李府上的僕婦丫環也講

究起來了。蕭承澤曉得再聽不出甚麼正經的來了，想着要把這幾個人的相貌全都認清。隔壁的燈光沿着板隙，透到這邊來；蕭承澤用眼一尋，靠上透却有一個小洞，乃是板壁的木節。蕭承澤悄悄搬來一個小凳，登上去，就板洞向那邊張望。翹足延頸，觀看良久；費了很大的事，才把這幾個人的面貌看清，却沒有一個準認識的。那個說話廬州府口音的人，聽腔口很耳熟，辨面貌也似曾相識，可是一時竟想不出來他叫甚麼，在那里見過。那躺在牀上的兩個人，蕭承澤怎麼設法，也沒有看見他的長像。

這時候差不多二更多天了。教頭姚煥章餓的肚腸子直響，實在餓不起了，要自己先出來吃點東西去；蕭承澤這才隨他一同出來，却喜沒被隔壁聽出動靜。兩個人一逕來到店後老把式場內，姚煥章忙着問蕭承澤：「究竟如何，可是仇人？」蕭承澤只是搖手，看他渾身的衣服，已都濕透了。這來的是仇人，已無可疑。

蕭承澤把頭上的汗拭了拭，坐在凳子上皺眉盤算，忽然站起來，從兵器架子上揀了一把鋼刀，便要立刻翻回黃家村去。姚煥章道：「不要忙，賢弟，無論怎樣，你先吃飯。咱們得先有一個打算；兵來將擋，水來土屯，你不要着急。」蕭承澤非常焦灼，姚煥章催令夥計端了飯來；蕭承澤已經食不下咽，把酒連喝了幾大杯，仍要出城。姚煥章道：「賢弟，你這樣子和兇神一般，又拿着一把刀，一准出不了城。現在差不多快三更了，依我想，明早頂城門回去。這刀你也不用帶，明天我叫人給你送去；不只這把刀，別的兵刃也帶幾件。你現在打算怎麼個主意？我看你最好勸李夫人帶着小姐，少爺，先躲一躲。家中可以留下你，我再給你邀幾個人，再加上我，再加李府的聽差；七個賊人想也抗得住。我們不但要防他行刺，須防他害人不成，硬來放火。我們人多了，料想賊人也下不去手。就是那個叫擎天玉虎的來了，我看也不要緊。你可以把黃家村左右鄉鄰，都託一託，有個風聲草動，也好教他們助助威。」

蕭承澤道：「姚大哥，你說叫李夫人們躲一躲，但是人家在此地乃是客居，可往那裏躲去呢？」姚煥章吃着飯，一聽連個躲的地方都沒有，不由也着起急來。忽然蕭承澤把桌子一拍道：「有了，柳林莊梅宅

。……」姚煥章也恍然大悟的說道：「對呀，人家這里有親友啊！到梅家躲一躲很好。」蕭承澤道：「事不宜遲，現在我已經飽了，我就回去，就依你，我先不帶兵刃。姚大哥，我可拜託你了，明天一清早，請你千萬多邀朋友，多帶兵刃，到李府值夜來。等到事後，我自然重謝。」姚煥章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，談不到謝字。」蕭承澤忽忽的站起來就走。

時已近三更；姚煥章對蕭承澤說：「這時候恐怕城門已經關了。」蕭承澤擺手道：「走快點，也許叫得開。」放下單刀，取了一把匕首，大敞着衣襟，大洒步走出店門，逕奔城關而去。果然到了城門前，那城門已經緊閉了。蕭承澤把匕首藏在大衫底下，和守城門的邏卒對付了好半晌；無奈城門已經上了鎖，不能再開。蕭承澤生了一肚子氣，出了城洞；想一想，便要爬城牆。蕭承澤學的武功，經那老老夫指點，竟很不錯。將大衫脫下來，搭在肩頭，匕首插在綳腿上；施展壁虎游牆功，由城牆根僻處，爬上牆頭。他沒有鏈子抓，只得脚登城磚縫，一步一步倒退着，溜下城牆。距地已近，望了望下面，冒險跳下去，却喜脚踏着實地。直起身來，急忙的邁步如飛，一路狂奔；不一時，進了黃家村。忽見村口人影一閃，向蕭承澤連連擊掌。蕭承澤吓了一跳，一身冷汗道：「壞了，誤了！這一定是仇人的底線。」

蕭承澤頓然大怒，一俯身，抽匕首刃上前，啞聲低喝：「好大胆的賊！」一刀扎去。這一刀好像大出那人意外，急閃身，連聲喝問：「來的是誰？」蕭承澤罵道：「太爺是你祖宗！好大胆的賊人，胆敢尋到這裏來，往太歲頭上動土！」惡狠狠又一刀刺去。此時賊人已聽出口音來，猛然怒罵了一聲，略一招架，回身就跑。蕭承澤直追出好遠，猛然止步；暗道：「到底不知他是幹甚麼的。」便大聲吆喝，叫那人止步，問那人是幹甚麼的；那人跑得更快，一字也不回答。

蕭承澤越發生氣，拔步又追；追出幾步，忽想不對勁：「我還是趕緊回去看看。」這才一翻身，又往回跑。跑不多遠，又進了小村，來到李府借寓的民房之前，把長衫穿好，上前叫門。連叫了數聲，老僕張升和護院的廚師馬二提着燈，隔門縫大聲喝問，問明白了，這才嘩啦的一聲把門開了。齊說道：「蕭大爺



這時候才回來？」蕭承澤道：「少爺睡了沒有？」老僕道：「沒有睡，太太小姐全沒有睡，都等着你呢。你老快進去吧，太太小姐和少爺全哭了。」蕭承澤這才放了心，急忙走到上房前，李步雲公子正張皇失措的在門口探頭呢。一見蕭承澤，不由失聲道：「蕭大哥，你怎麼才來？了不得啦，仇人尋來啦！」一把扯住蕭承澤，偕入上房。上房燈光影裏，李夫人，姑奶奶攬着李映霞，正在啼哭。

原來蕭承澤進城之後，村中突然來了兩個人，探聽李宅。鄰家雖會受囑守祕，可是鄉下人不會扯謊，到底被來人套問準了地方。李公子焦盼蕭承澤總未回來，很是心驚肉跳，坐立不安，忍不住到門口探頭眺望。這一眺望，竟劈頭遇見了一個對頭；當年在廬州府，那個自稱爲牛文英的族姪牛八爺，此時改作鄉下人打扮，正同着一個人，在李宅門前徘徊。李步雲公子大吃一驚，慌不迭的要想退避，那裏來得及？竟被這牛八爺看了個清清楚楚。李公子急忙撤身回來，把門掩上，吓得不知所措。過了半晌，自己不敢出去，叫廚師馬二把門縫拉開一點，向外巴頭探看；那個牛八爺和那個同伴，正對着門口端詳呢。廚師馬二上前喝問：「你們是幹甚麼的？」牛八爺未及答話，那個同伴搶先說道：「找人的，你們這裏有一位做過知府，姓李的李大人沒有？」馬二惡聲答道：「沒有。」噫降的一聲，把大門門上，回去報告了李公子，李公子沒了主意，竟跑到上房，對李夫人說了。李夫人大驚失色，說道：「這可怎麼好？這些刁民也太狠毒了；你父親生生教他們氣死，怎麼他們還不饒？」和李映霞小姐，母子三人惴惴担心，却一籌莫展。只得把僕人們叫來，告訴了他們，晚上要多加小心；又命老僕張升再到門口看看，那個牛八爺已然不見了。

誰想到掌燈時候，竟突然又有人砸門！僕人受了預囑，不敢開門，只隔着門縫詢問。那叫門的人竟說是送信的，從打徐州府來，是府台吳大人打發來，特地給濟南府李建松李老大人稟安送禮的。也不知道突如其來的吳大人究竟是誰？僕人們自然不給開門。那來人又說：「我一路好找，剛纔由打柳林莊，才掃聽出準地方來；說是李老大人已經不在了，可是真的麼？我們做上打發我來的時候，不知道李老大人已經故去。」馬二莫明其妙，忙跑到上房稟報。李夫人止不住心驚，只叫：「千萬不要給他開門，聽一聽到底門

外頭是幾個人，把門門住了。」又道：「萬一真是找咱們的，問他有甚麼事，明天再來。」馬二答應着，剛轉身出去；李公子忙又叫住道：「你不要這麼說，你就說這裏沒有做知府姓李的。」馬二依言，出去答對了。那門外的人發急嚷道：「我是大遠的跑來的，找了好幾天，好不容易才找到。哥們費心吧，別嫌麻煩，給回一聲罷。我從一清早直到這時候，沒有住腳；哥們勞你駕，我們做上跟府上不是外人，我們做上是李老大的門生。」馬二聽了，不禁問道：「你們實上是那一位？」

剛說到這裏，李公子站在堂門聽見了，很惱馬二這話，分明露出馬脚來了；忙叫老僕張升：「你快去答對去，千萬把他支走了。」老僕挨到門口，只聽門外人說道：「我們做上是輔席吳大人，新近陞了徐州府；因聽說李老大人不得意，特地打發我來稟安問候；還有一封親筆信，和幾色禮物。我來到這裏，才聽說老大人已經故去了。哥們費心給言語一聲，不見太太，見少爺也一樣。」

老僕張升聽了這話，也猶豫起來，忙問道：「二哥你實姓？我們這裏沒有姓李的。你稍候一候，我給你打聽打聽去。」忙進來對李公子說了，李夫人目視李公子道：「你父親生前，倒是有這麼一個門生；要不就開了門，叫進來問問。」李公子懷然變色道：「這可使不得，萬一是仇人使詐語呢？」張升，你聽這叫門的一共幾個人，可是安徽口音麼？」老僕道：「聽動靜好像只一個人，聽口音倒是北邊人。」李公子和李夫人竟不知怎樣對付才好；還是老僕說道：「太太不用爲難；人還在門口等着呢，依小人看，不管他是真是假。就叫他明天白天再來好了。」李夫人點點頭道：「你就這樣說去罷。」

老僕出來，捏了一套話，把那叫門人支走。那個叫門的如何肯走？明明這裏是李宅，可是不承認；既不承認，可又叫明天來；這分明是支吾語，隔着門磨煩好久，方才走了。這一來，李夫人母子越發心虛；提心吊胆的，直挨到三更天，蕭承澤方才回來。李公子忙將仇人找上門來的話，告訴了蕭承澤；又問蕭承澤進城打聽的結果如何：「那住在鴻陞棧打聽我們的，到底是仇人，還是熟人？可是那吳輔庭打發來送禮傳書的長隨麼？」

蕭承澤見一樁一樁的事接踵而來，事情正是緊急萬分，再不便隱瞞了。遂將自己在店中所竊聽的，所偷窺的，略徵說了說。李夫人，李映霞小姐，和那位寡婦姑奶奶，越發的慌做一團。李夫人叫着蕭承澤的名字，哭訴道：「承澤賢姪，你看我們怎麼好？那時候，廢河案鬧得滿城風雨，人人勸你李老伯，我也勸他不要得罪閹家豪紳，他嘔上氣，一定要做清官，一定要鐵面無私，摧強扶弱。現在落到這步田地，仇人還是不饒。我一個未亡人，死半截的了，恨不得跟了老爺去，也罷了。只可憐你大兄弟，他年紀還小，又是個書獃子；李家就只他這一條根，萬一叫仇人……萬一有個好歹，我李家香煙就絕了。賢姪，你無論如何，也得救你兄弟一條性命。你想仇人來找，是來找誰呢？一定是要斬草除根，毀害我們雲兒。……要不然，雲兒你趕緊上你丈人家躲一躲吧；就叫你蕭大哥保着你走。」李映霞小姐玉容慘淡，秀目含淚，也哭着說：「哥哥，仇人一定找得是你，你趁早躲出去吧。」

李步雲公子驟聽母妹此言，心如刀割，忙說道：「母親，這怎麼行得？我躲了，走了，這裏只剩下母親，妹妹，姑母，三個婦女，叫兒子如何放心？萬一仇人來了，母親偌大年紀，妹妹又是沒出閣的姑娘家，這萬萬使不得！」

母子三人想到難處，又抱頭悲哭起來；蕭承澤在旁聽着，暗暗着急。他在店中聽得分明，仇人的惡計並不是尋常復讎。對頭李知府死了，加害對頭之子李步雲一個人，也就够厲害了；而他們不然，這一羣匪徒對待李映霞小姐，更生了更歹毒的心。現在第一個應該先躲避的，又不僅是李步雲；尤其是李映霞一個深閨弱質，知府千金。仇人派來的這些東西簡直是江湖上的敗類，綠林中的無賴淫賊，其居心更不可測；來的人那麼多，看其來意，決不止於行刺暗殺。但是這些話怎麼對李夫人母子說明呢？

蕭承澤心中爲難，左思右想，當着李小姐，不便開口。他又是個直脖子老虎，心中着急，看着李夫人一味哭泣，越發心亂。實在警不住了，就對李夫人說道：「伯母先別哭，現在賊人不過剛到；趁他們剛到，我們及早想法子。儘只哭，一耽誤了，後悔可就晚了。剛才伯母說，叫大兄弟躲一躲，這倒很對。况且

大妹妹乃是一個沒出閣的姑娘家，知府的千金小姐，更得保重；萬一叫賊人有個怎麼樣，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很是礙口，忙改言道：「歸總說起來，要躲最好全躲。現在夜已很深了，伯母和姑太太先定定心，趁這功夫先將細軟東西收拾出來。趕明天，我先保護着伯母，姑太太，李大兄弟，大妹妹四口，就近先到梅怡齋家裏躲一躲；這裏只留我看家。躲個十天半月，情形稍緩，再打別的主意。」說着話站起來道：「伯母千萬不要儘往着急上想；我已經邀來好些幫手，明早準到，都是會功夫的人，可以給咱們護院值更。伯母先收拾着；再不然，你老就歇息了罷，趕明早也來得及。我現在和大兄弟商量商量，……大兄弟，咱哥倆到廂房仔細核計一下。」

於是蕭承澤把李步雲叫了出來，兩個人聯榻密商。蕭承澤這才將自己在店中聽來的話，對李公子如實說了。李公子格外吃驚，禁不得咬牙痛恨仇人歹毒；將身子半爬着，倚枕問道：「蕭大哥，你要實說，我並不害怕；你要瞞着我，我倒沒法子防備意外了。究竟他們來了多少人？他們打算的甚麼壞主意？難道他們公然敢來打搶我映霞妹妹麼？」蕭承澤強把李步雲按在床上，道：「你別發急，我自然全都告訴你。」遂將仇家已經打發來七個人，聽口氣人數還沒有到齊；以及他們意欲殘毀李知府的屍體，戕害李公子，並且對李映霞存心不測的話，一一說了。李公子口說不害怕，禁不得渾身打冷戰；抓着蕭承澤，向他討主意。蕭承澤主張把李家母子四人，全送到梅宅暫住，這裏給他擺一個空城計。至於李知府的靈柩，只可僱兩個鄉下人，先看守着。蕭承澤自以為這很是一個辦法，他却忘了仇人找到黃家村，就不能找到柳林莊了？但柳林莊總是一個大村子，到底住戶稠密些，這裏却太空曠；梅家的房子又比較高大，門戶也嚴緊得多。除此以外，倉卒之間，也實在沒有好法子。蕭承澤打算明天就進城僱車去，李公子想：這一進城，又耽誤一天。對蕭承澤說：「明早可以就近向梅家借車去，離的近，晌午就可以走到了。」蕭承澤搖手道：「這那能白天走？要躲避仇人，自然是起五更，或者是趁天黑，教人看不見才好。我心裏想，最好明天先知會梅怡齋一聲；還是在起更以後，趁着人家看不見，悄悄一走才好。鄉下人嘴不嚴密，叫他們看見了，那就遲

早會叫仇人打聽出來的。」

當時大致商定，時已四更。蕭承澤到院外巡視了一遍，並沒有任何響動，暫且稍爲放心。在村口追跑的那個人，看來也許是小毛賊。蕭承澤性子粗疎，這一番打算本就煞費苦心。於是前後繞轉，巡視完畢；回到廂房來，和衣而臥，那把七首刀始終沒有離開身。

轉瞬天明，蕭承澤要親去梅宅借車；但是又怕教頭姚煥章打發來護院的人，貿然來了，兩下不接頭，覺着自己又不好離開。遂對李公子說了，打算叫年青廚師馬二前去借車。轉念一想，這又不止是借車的事；這是仇人尋蹤已到，二番借寓避讎，要候到夜晚，才好悄悄坐車走。這些祕密的話，叫一個下人去轉達，李公子覺得不很妥當。後來還是李夫人想了一個法子，叫蕭承澤到村子外面看看；趁着大清早沒有行人，命李步雲公子改了裝扮，由馬二陪伴着，先投到梅宅去，一來借車，二來說明此事。等到晚上，再叫馬二獨自押着車回來。蕭承澤依照李夫人的話，急急出了村口，到縣城的來路，眺望了一回。清晨時候，只有鄉下人進城的，沒有城裏人下鄉的。蕭承澤登高一望，曠然無人，很是放心。急急的走回來，便催李公子作速改裝。李公子穿了一件舊小襖，戴一頂破帽子，把臉掩住，帶着馬二，由步下走着，投奔柳林莊而去。這也足有十幾里路，很够他走一回的。李步雲在路上惴惴的怕遇見仇人；他沒想到這一去，轉眼間已弄得家破人亡，生離成了死別了！

這邊家裏，李夫人，李小姐，和姑奶奶，忙着收拾細軟。翻箱倒篋的，一找出李知府生前的貂裘狐褂，李夫人忍不住心酸落淚；想不到李建松一死，竟落到這步田地，成了有家難奔的人了。蕭承澤對李夫人說：只可帶值錢的東西，其餘物件千萬不要多帶；要一輛車連人帶東西都裝得下，還要看個不顯形才好。李夫人養尊處優慣了，有許多零碎東西，覺着缺一不可。草草的收拾着，已然裝了兩個箱子，四個衣包，兩個網籃，還覺得東西不夠用。

快到巳牌時分，那教頭姚煥章竟身率着四個徒弟，各帶單刀花槍，跑來照應。人勢多，沒有騎驢，全

是走來的，所以來得慢了，而且都沒顧得吃飯。蕭承澤把五個人讓進來，吩咐僕婦備飯。姚煥章問蕭承澤：「這里仇人來過了沒有？」蕭承澤點點頭，又搖搖頭道：「昨天來了，今天沒有。」因又低聲問姚煥章：「那七個人現時可在店房？」姚煥章道：「奇怪呢，他們今早全出去了，這裏又沒見着，莫非他們全走了？蕭二弟，你到底認清了那幾個人的面貌沒有？我們剛才來時，在路上也沒碰見他們。」又道：「你們沒有到村前村後，打聽一下麼？」蕭承澤道：「今天一清早，我眺望了一回，一個眼生的人也沒有看見。」姚煥章搖搖頭道：「不是眺望的事，我問得是：你沒跟鄰近人家打聽打聽，可有外路人在本村借寓的沒有？」蕭承澤道：「約，這一節我沒有想到。」站起來就要去打聽，姚煥章最是能吃的，忙攔道：「別忙，咱們先吃飯。吃完飯大家都到近村打聽打聽，看一看他們是不是窩藏在近處。」

蕭承澤知道姚煥章大酒大肉，好吃好喝，趕忙催着僕婦，把酒飯備上來。這五個鄉下人見了酒肉，跟沒了性命一樣；蕭承澤心頭煩惱，只拿酒來消愁，白乾酒喝了兩三壺。然後把姚煥章留在家中，自己率領那四個壯丁，分到各處巡視打聽，却一點也沒有打聽出來，鄰近各村並沒有眼生的人借宿。前後轉了一圈，只碰見一個鄉下人，似乎眼生一點，此外毫無可疑。蕭承澤折回李府上，那四個請來護院的也陸續到來，都說沒有看見生人。

這時候，李夫人和姑奶奶已草草安排停當了；遂將僕婦丫環叫到面前，對他們說：「要帶着小姐到梅家住幾天。你們好好看家，聽蕭大爺的話，不許到門口巴頭閒看。」誰想李夫人儘管這麼說，做下人的內外都通氣，早曉得主人是要躲避仇人。那個叫春紅的丫環心裏害怕，素常她是伺候太太，給太太捶腿的，這時忙搶來說：「太太的水蒸袋，檳榔荷包，和梳頭匣，還是交給我吧；春喜她不行。」李夫人說道：「這回我誰也不帶，你們好好在家守着。」春紅聽了，臉上立刻帶出害怕的神氣來，忙偷偷找了小姐去，央求小姐把她帶了去，別的女僕使女們也都搶着要跟了去，李夫人一概不許，只把十三歲的丫頭春喜，帶在身邊。這樣一來，要走的可就是四口女眷了；只借一輛車，又有行李，又有網籃，如何容得下？

到未牌以後，風聲忽緊，竟有四個壯漢到黃家村徘徊；李知府停放靈柩之所，也有人前往。是兩個穿長袍的人，各拿着冥鏹紙錢，說是來弔祭李知府；找着看靈柩的農民，打聽這個，打聽那個，盤桓很久才去。這農民已受蕭承澤密囑，容兩人走後，忙分出一個人來，給蕭承澤送信。蕭承澤吃了一驚，忙問弔紙人的長相；自然是人樣，看柩人竟說不出特點來。又問口音，回答說是南邊人。問可是安徽廬州府的口音，還是湖北口音？這個看靈柩的山東侏子從來沒有到過外邊，聽不出甚麼是皖語，甚麼是鄂音。蕭承澤堵氣不問了，反正這兩個弔紙的是奸細。蕭承澤因此又加一番着急，看柩人如此笨法，簡直沒用，護靈之事可託付何人呢？自己救活的要緊，當然分不出身來照顧死的。忙與教頭姚煥章商量；如今棺木雖是浮厝，却已用磚砌起來了，這怎好再起出來？起出來要想掩藏一具棺材，叫人看不見，也是很難。蕭承澤和姚煥章一時都騰住了，竟束手無策。那請來的打手却想出一個好主意；叫蕭承澤可以抓個功夫，把靈柩起出來，刨坑一埋，把土墊平了，便可躲過仇人眼目，不致被他們殘毀了。

此計很好，蕭承澤慌忙跑到上房，告訴了李夫人。又找房東借了鐵鏈，木杠，繩子；趕到停柩之處，把看靈人支走。由蕭承澤，姚煥章幾個人，刨的刨，扛的扛，窺人不見，抬起來，找一個隱僻地方，掘個淺坑，埋在地下；將土墊平，又做了暗記。這一樁事是辦妥當了，蕭承澤和姚煥章立刻趕回來。不想走到寓所門前，大門對過，一個石碌碡上，坐着兩個男子，兇眉惡眼，直勾勾的注視李府。姚煥章忙對蕭承澤打個招呼，急急退出村外；將各人手中拿的鐵鏈等物，都交給一個護院壯丁。叫他繞村口過來，把這些扛抬刨掘之物寄放在別家，千萬別叫前面兩個人看見。這門前兩人定是仇人派來的探子，決無可疑。

姚煥章這一個隨機應變，竟使李知府的遺體得免暴露殘毀的劫難。幾個人錯落走回來；蕭承澤怒氣勃勃，站在兩人面前。這兩人中的一個，正是昨夜窺店時所見的一人。蕭承澤橫目怒視，這兩個人全是雄糾糾的，昂然坐在石墩上，也橫目相盼，傲然不懼，面孔上帶出輕侮冷峭的神色來。蕭承澤突然厲聲說：「你們是幹甚麼的？」兩個人把臉仰着，互相使過眼色，說道：「你管我是幹甚麼的！我願意幹甚麼，我就

幹甚麼，誰也管不着我。」蕭承澤斥道：「我就管得着你！不許你在這裏逗留，給我走開！」

這兩個人，內中一個麻面大漢，就是名叫麻雷子的那個客人；另外那一個生得毛頭毛臉的，一臉野氣；這個人也是江洋大盜，外號叫做毛頭鷹。兩個人一聽呼叱，突然站起身來；麻雷子拿出了憊賴的神氣，道：「走開？走開就走開，還要吃人不成！這裏又不是皇宮內院，又不是閻王寶殿，怎的就許人逗留？」回頭來叫着同伴道：「歇够了麼？走吧，人家攆了。你不知道這是人家包的地方麼！」那同伴毛頭鷹吐舌道：「喝，好厲害！想不到鄉下地方，還有這大的勢派，別是知府老爺的公館吧？我倒看不出來。」麻雷子哈哈笑道：「你可小瞧人，你怎的就知道不是公館？不是公館，怎的會有二爺把門？」蕭承澤更忍不住，霍地撲上去，罵道：「好你個奸細，計松軒的走狗，敢到這裏來撒野？二爺今天就要管管你！」「你」字沒落聲，右掌往麻雷子面上一幌，一領他的眼神，左拳往外一穿，「黑虎掏心」劈胸打去。這麻面大漢手底下也很明白，一幌頭，右掌橫着往下猛切蕭承澤的脈門，口中却說：「怎麼打人？」蕭承澤一撒招，那毛頭鷹從後面攻過來，突飛起一腿，照蕭承澤腰上踢來。蕭承澤「鶴子翻身」，身軀陡轉；毛頭鷹一脚踢空。蕭承澤反撲到他面前，「猛虎伸腰」雙掌齊出，砰的一聲，雙掌整擊在毛頭鷹的胸坎上。蕭承澤是轉身遞掌，全身之力全運在兩掌心；把毛頭鷹打出數尺，倒跌在地上；「哎喲」了一聲，疼得滋牙裂嘴。這時候，麻雷子一個箭步，到了蕭的背後，奮力向蕭承澤腦後擊來。蕭承澤突覺得腦後風聲，右脚忙往後一滑，身軀半轉，右掌往上一撥；「摘星換斗」，嘖的把麻雷子的腕子刁住。往左一帶，喝一聲：「倒！」麻雷子倒很聽話，「撲通」，來了個嘴啃地，連門牙全磕破了，跳起來便走。

那教頭姚煥章已然如飛趕到，大喝：「好野種，敢來撒野！」四個徒弟也從房後繞過來，要攢擊二人。麻雷子和毛頭鷹見不是路，兩人撥頭便跑，恰被四個徒弟擋住。蕭承澤大叫：「截住他，這兩個小子是奸細！」四個徒弟怪叫一聲，揮拳當路。麻雷子，毛頭鷹并肩急往前衝。這才看出人的武功各有深淺；麻雷子二人敵不過蕭承澤，却敵得過四個徒弟；三拳兩脚，被他打開一條路，衝逃出去；四個徒弟反被打倒



兩個。蕭承澤那裏肯饒，飛步急追下去。教頭姚煥章連忙叫住，恐怕歹人在前面有埋伏，使的是調虎離山之計。一羣聲吆呼，蕭承澤這才止步；與姚煥章四個徒弟，含怒回宅。叫老僕來問時，才曉得麻雷子二人只在門口徘徊了半晌，並沒有叫門。

這時候已經不早了，辦正事要緊。蕭承澤見了李夫人，具說已將李知府的靈柩埋藏，催促僕婦提早打點晚飯。蕭承澤預備要走，把姚煥章和四個護院徒弟都拜託了。老僕張升惴惴的密對蕭承澤說：「這位姚教頭是你的老朋友；這四位年青小夥子，可跟你老認識麼？你老陪着太太小姐走了，這裏又止贖下我們了，萬一這四位有一點不地道，……這個沉重可不小，你老請想想。」

蕭承澤聞聽一怔；可不是，這四位年青人被邀來護院坐夜的，名目上是姚煥章的徒弟；不過和自己曾經在鴻陞棧把式場中，一塊練過武罷了，一點交情也沒有，更不知道他們的底細。蕭承澤有點後悔了，怔了一會，對老僕張升說：「沒有錯，你放心，這都不是外人。我的朋友，錯不了。」口中這樣說，心裏却打鼓，悄悄的對姚煥章，把自己担的沉重說了；因問道：「這四位都是朋友，可靠得住麼？這不是我多心，因為……」教頭姚煥章佛然紅了臉道：「老弟你說這個話，倒也有理。他們雖說是我的徒弟，可是人心隔肚皮，誰知道他們呢？要不然，就趁着天還沒黑，打發他們哥四個回去吧。」

姚煥章顯然是有點惱了；一時仗義多事，代人邀來護院的幫手，却忘了這裏頭担着很大的沉重。真是多管閒事，多生閒氣，姚煥章自己也要告辭。蕭承澤連忙陪笑道：「姚大哥，你可別怪罪！小弟太口直，我不過閒問一句；不知道這四位和大哥是怎麼個交情。交情厚，不用說了；交情要是淺，人家幫忙，咱們要好好的酬謝人家。」蕭承澤懇切的敷衍了一陣，姚煥章方才不說走了，然後才告訴蕭承澤：「這四位都是咱們本街上的人，管保沒錯。老弟你就疑人莫用，用人莫疑好了。出了錯找我，你只管護送李太太去，看家的事全交給我，看我姓姚的够朋友不夠。」

蕭承澤這才放了心。他從來有個僕人緣，沒有得罪過人；這回真是頭一次，心中不由格外添煩。與姚

煥章痛飲了一陣，轉瞬天黑；蕭承澤忙換上短裝，帶好兵刃，須備隨車護送。姚煥章便吩咐邀來的護院，分前後夜，兩個人一班；就在下房坐夜，不時要出來溜看溜看。姚煥章跟老僕張升喝茶閒談，叫老僕守上半夜，姚煥章自己守下半夜；彷彿佈置得很有條理，那樣子也非常盡心。

到定更以後，只聽外面車聲磷磷；蕭承澤道：「別是車來了？時候早點。」果然這車到李府門前停住了，只聽外面有人叩門。蕭承澤忙去應門，叫門的果然是青年廚師馬二，和一個鄉下趕車的，押着一輛車來了。一看這車，不由皺眉；原來沒有借着轎車，是一輛笨重的大車，帶着蓆篷。蕭承澤略問了馬二幾句話，具知李步雲公子已平安到了梅宅；他還想折回來，親接妹妹，已被梅怡齋勸住了。蕭承澤放了心，忙到上房，見了李夫人，請她收拾上車。四位女眷，許多東西，一趨裝不下，只好分兩趨走。拿這一輛車倒換着，這必得早走。蕭承澤最擔心在店中聽來的那些閒話，請李夫人帶李映霞小姐先行，自己押送；然後姑奶奶和那小丫環做爲下趨走。

只是這姑奶奶乃是一個寡婦，無兒無女，寓居在府上，生來有個小性兒。這一回叫她末一趨走，彷彿把她看成女僕似的。姑奶奶臉上帶出不悅之色，把身子坐在床上，說道：「我走不走的不吃緊，我給你們看家吧。」李夫人心忙意亂，倒沒理會；李映霞小姐早看出來，慌忙讓母親陪姑奶奶先行，她自己隨後不要緊，有丫環陪着呢。李夫人搖手道：「霞兒，你快上車吧。這不是鬧着玩的，還你讓我讓的！二姑帶着霞兒先走；我東西還沒歸着完呢，我末趨走。」蕭承澤道：「依我說，大妹妹應該先走；姑奶奶帶着大妹妹先走也好。」但是這寡婦姑奶奶口中儘說不走的話，李夫人又不放心把女兒離開自己，遂決然對蕭承澤說：「我娘倆後走，姑奶奶先行一步也好，我可以趁空多安排安排。」還在你推我讓着，蕭承澤發急道：「不管誰走，趕快上車吧；咱們今晚上還要趕兩趨呢。」吩咐丫環快來攙姑奶奶；這才把鬧小性的姑奶奶攙上了車，小丫環也跟着上了車。人已坐定，把衣包箱子繫在車後，又裝了兩個包袱；蕭承澤踏上車沿，吩咐車把式快走。轎子一搖，馬蹄移動，這輛篷車才開走，那老僕和姚煥章趕緊把大門關上。

由黃家村往柳林莊，不過十幾里路。大車走起來，顛播得很厲害；姑奶奶攙住了小丫環，被車顛得兩人直碰頭；却幸路上沒出閃錯。到了柳林莊，車停在梅宅前，叫開門；從裏面走出來梅大爺和梅奶奶，李步雲也出來了；滿以為李映霞先來，不想是姑奶奶。李步雲道：「我母親和妹妹呢？」蕭承澤道：「回頭來我這就接去。」姑奶奶看見李步雲道：「你娘非叫我先來。」梅奶奶忙將姑奶奶讓到內宅。

蕭承澤慌忙催着開車，立刻往回翻。這空車狂顛着，往黃家村走；蕭承澤嫌車慢，將鞭子搶過來，吧吧的一陣亂打，車像飛似的亂撞。幸喜有月光，才不致翻了車。一路狂奔，將近黃家村口，忽聞村後羣犬狂吠；蕭承澤心中一動，急忙馳車來到李府門前，陡見街門大開。蕭承澤吃了一驚，一竄下車，抽刀邁步往門內闖。搶到內院；廂房下房燈光射窗，却都門扇大開。蕭承澤一陣酥軟，覺着兆頭不對；急撲奔上房，上房突竄出一個人來，和蕭承澤險些撞個滿懷。急看時，正是那個教頭姚煥章；一見蕭承澤，大叫道：「壞了，仇人大夥的攻進來了！」這姚煥章半個臉是血，拿一塊白布包着，手裏還提着一把刀。蕭承澤頓時面目更色，厲聲道：「伯母呢，李夫人呢？」急撲到屋內，李夫人臥在床頭血泊中，殘息猶存。蕭承澤一把抓住姚煥章，二目圓睜道：「姚大哥，你守的好夜！」急張眼一瞥道：「噯呀，李小姐呢？」姚煥章喘着說：「李小姐叫他們擄走了！他們來的人太多，我打不過，他們把李夫人刺在堂屋，逼着張升找李公子……」蕭承澤惡狠狠睡了一口，把手掌照自己臉上猛搗數下，失聲狂嚎了一聲。急又收淚，如旋風似的在堂屋打了一轉，又撲到李夫人床前。李夫人身被重創，是教頭姚煥章剛給搭到床上的，此時呼吸細微，寂然不動。蕭承澤跪在牀頭，連叫：「伯母，伯母！」李夫人遍身血漬，人已垂絕，只把眼珠轉了轉，口中嘶出兩個字來：「救，救！」再叫時，已然死了。

## 第二十二章 一步來遲紅顏被擄 三更人靜竊刃全貞

蕭承澤放聲大哭，忽地竄起來，旋風似的又在房中一轉；屋中翻箱倒櫃，銀錢已被衆惡徒打搶。蕭承

澤一翻身，釘住了姚煥章，銳聲喝問：「姚大哥，你你你：他們甚麼時候來的？」姚煥章吃的說：「還還沒到二更……」蕭承澤吧的又自己搗了一個嘴巴道：「渾渾渾，我問的是惡徒甚麼時候走的？」姚煥章忙說：「剛剛走，：他們先把李小姐搶走，又找李公子；他們人太多了，一共十三四口子。咱們邀來護院的，個個不是東西，全吓跑了。：」姚煥章還要表白自己的苦鬥抗賊，蕭承澤一腔悲憤，那裏聽得入？霍地抓住了姚煥章，掣着那把鋼刀；吓得姚煥章連連說：「蕭賢弟，你饒恕我，我要不會拚命拒賊，教我天誅地滅，不得好死！」

蕭承澤使出渾身氣力，把姚煥章抓得澈骨疼痛，不住告饒；蕭承澤連連頓足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你好渾蛋，我我我你領我追賊去！快快快，我一定要把李小姐奪回來。快說，賊人是往那條道上逃走的？」邊說邊走，把姚煥章扯着，直搶出大門。

來的這一夥惡徒，一共竟有十三個人，先到了七個人；是火蛇盧定奎，獨角羊楊盛泰，劊子手姜老炮，和麻雷子，毛頭鷹，丁樹皮，郭牛兒等人。那個名叫擎天玉虎賀錦濤的，是最後到的；他另外又邀來兩個好手，一個叫雙頭魚馬定鈞，一個叫七手施耀宗，此外還有三個人。其中以擎天玉虎賀錦濤的武功最好，爲人也慷慨豪俠，但是作事狠辣，素來看不起麻雷子等人的。那七手施耀宗，倒並不是剪絡小竊，他實是善使飛叉；背後帶着七把鋼叉，所以人家贈了他這麼一個不雅的外號，好像是加料的白錢賊似的。這些人受了計桐軒的重聘，特來戕害李知府；不意一路跟蹤，趕到了郟城縣境，訪明李建松已然死去。擎天玉虎來到之後，便要把李知府之子李步雲公子窺隙刺死，回去有個交待，也就罷了。火蛇盧定奎却是這回行刺的主腦人；盧定奎受了計家重金聘請，替人家戕官報仇，完全是計老二先找的他，他再轉邀別人；除了擎天玉虎，像麻雷子這些人，連計桐軒的面都沒見過。因聞李知府府上有一個蕭承澤，拳技很精；計桐軒爲求事之必成，會再三對盧定奎說：「辦這事要趕盡殺絕，因此才大舉邀來這些人。等到一切探聽明白之後，盧定奎食人之祿，忠人之事，必定要做出個樣子來。那獨角羊，毛頭鷹一班匪類，又心涎李映霞芳姿，

又想趁機打搶；所以雖知府已死，還要大大的來一下。火蛇盧定奎也曾囑咐過大家，要辦得機密，要辦得歹毒，不要留餘地。擎天玉虎來的最晚；大家都是這個意思，他也隨着。他們都是綠林大盜，殺人不眨眼的，越聽見李府上有能人，越要來得狠些。

於是一次兩次的窺探，等到麻雷子，毛頭鷹吃虧回來，覺着自己太丟臉了；遂把李府上防備得如何嚴法，護院打手人數如何多法，蕭承澤是如何扎手，兩個人極力形容了一番，爲得是給自己遮醜。衆惡徒聽了，越發着惱，連擎天玉虎也詫異起來。這才各持兵刃，撲到黃家村，隱藏在半里之外，先派兩個人來探。恰巧蕭承澤護送頭趙車剛走，這個探子忙回去報告了火蛇盧定奎，擎天玉虎賀錦濤，說是李府上已得風聲，剛才走了一輛車，恐怕他們要跑。賀錦濤不悅道：「是誰露出形跡來，叫李家看破了？」麻雷子，毛頭鷹都不肯說出自己叫蕭承澤趕跑的話，也跟着詫異裝做沒事人。火蛇盧定奎道：「不管風聲走漏沒有，咱們既來了，就趁此動手。」當下各人拿了兵刃，分兩撥，提早進襲李府。他們說好，假裝是趁夜明火打劫；擎天玉虎賀錦濤暫不動手，專叫他對付蕭承澤。賀錦濤使一對鈎刀，算是巡風接應。盧定奎，麻雷子，毛頭鷹進宅打搶；其餘劊子手姜老炮，獨角羊楊盛泰等，都分派好了。至於到李知府停柩之處，開棺盜首，也派定了兩個人，專辦此事。

盧定奎完全主謀。動手的時候，本該在三更以後，才合綠林道的規矩。只是盧定奎要把李映霞擄走，專說把這個活寶獻給計桐軒，必得重賞；實在他另有私心。他有私心，他的夥伴却也另有私心。其實計桐軒的本意，是叫他們把李知府夫妻和子女全給殺死，並沒有講下要留活的。盧定奎抱定壞主意，覺着三更不動手就晚了；藉口消息走漏，所以公然提前，要在二更天動手。殺家掠財之後，羣賊就逕奔紅花埠；並且預備了一輛車，把劫來的人和贓物都裝在轎車內。擎天玉虎不願意劫人，恐怕一路上教官人打眼，或者女子在半路上狂哭亂喊，必致就誤了事。盧定奎連說不妨：「因爲我這裏預備下了，我有蒙汗藥，迷魂餅；把李知府那個小娘子擄來，你們就不用管了，滿交給我，我會把她治的不能哭嚷。」

羣賊在月影下，悄悄的分散開，溜到李府院牆之外；附垣一聽，院內沒有動靜。火蛇盧定奎，雙頭魚馬定鈞，劊子手姜老炮，這幾箇人是會輕身術的；便從東面牆上，竄到房脊後。七手施耀宗，獨角羊楊盛泰也會上房，就竄到西房脊後。往院中一看，北房廂房全有燈光。獨角羊取出一塊問路石子，往院庭一投，吧達的一響。值夜的姚煥章正倚刀獨酌，聞聲一驚，忙站起來拿刀。七手施耀宗從房脊一長身，溜到前坡，衝東房一點手；隨即輕輕一躍下地，東房上火蛇盧定奎也一躍下地。兩個人頗會幾分輕功提縱術；立刻到各屋窗前，紙窗紙內窺。這一邊廂房內，教頭姚煥章正持刀要往外走；忽然似看見有人窺窗。姚煥章到底很在行，急忙將身驅一轉，把油燈忽地搗滅了。火蛇盧定奎滿不介意，一個箭步，竄到大門前；暗捫門門，輕輕的把街門開了。

大門外埋伏着麻雷子，毛頭鷹，和郭牛兒等五個夥伴。盧定奎微一鼓掌，麻雷子五個人一湧而入，這五個人功夫差得太多，撲到院中來，脚步踐踏之聲很重。可笑姚煥章邀的那四個值夜的打手，賊人們在房上，在房下，來了好幾個，他們還是沒聽出來。直等到麻雷子五個人撲進院中，四個打手方才吃驚的喝問道：「誰呀？」

麻雷子五個人撲奔正房，噹的一脚，把門扇踹開。房頂上的賊人只留了一個人瞭高把風，其餘的也都竄下平地，頓時滿院都是賊人。教頭姚煥章挺單刀，搶出院來；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振吭大叫：「有賊！」七手施耀宗刷地發出一飛叉，急閃不迭，姚煥章額角上被劃破一塊，頓時鮮血迸流。毛頭鷹，麻雷子掄兵刃上前，罵道：「太爺欠賬還賬，今晚上沒失信，找你來了，小子！」兩個笨賊鬥一個乏教頭，刀鋒叮噠亂響，倒也殺得難分難解。李府上那現邀來四個護院的也亂喊着：「有賊，有賊！」提刀的提刀，拿棒的拿棒，撲出屋外一看，可了不得！滿院子全是賊人，而且真殺真砍，四個打手不邀而同，把刀棒舞動起來，一路瘋打，一溜烟似的奪路搶奔跨院；由房東院內，爬牆頭跑出去了。

賊人一部分闖正房，持刀威嚇李夫人，追問李步雲公子藏在何處。李夫人拒賊大罵，被賊人砍了一刀

，踢倒在地下。羣賊一直搶進內室；李映霞小姐已聽出情形不對，心知落到仇人手中，必受奇辱。急切間無法可想，尋了一把剪刀，往咽喉便刺。被賊人一掌打掉，捉住了李映霞，便往外推搡。李映霞哭罵支拒，她一個弱女子如何抗得過兩三個壯男？竟被獨角羊網住了雙手，堵住嘴，揹起來就走。負傷倒地的李夫人看見女兒被擄，霍地爬起來，狂喊救命，下死力抱住賊人的大腿，與賊爭奪。麻雷子奔過來，罵道：「臭婆娘找死！」一把扯開，連砍數刀，李夫人頓時血濺堂前，倒地不能動轉；李映霞小姐竟被賊人背負而逃。

那火蛇盧定奎，前前後後尋找李步雲公子；這是計桐軒報仇的正對頭，却前後都沒有搜着。盧定奎捉住了老僕張升，連砸了幾刀背，追問李步雲藏在何處。張升受不住，如實的供出：「少爺已從白天逃到柳林莊去了。」更喝問：「那個蕭承澤，白天還有人看見，現在跑到那裏去了？」老僕張升戰抖抖的說出：「護車避難，也逃到梅宅去了。」盧定奎罵了一聲：「老鬼羔子！」方要尋繩子網人，不想劊子手姜老炮趕了過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值得費那個事做甚麼？」順手一刀，把張升砍倒在男廁所的門邊。

火蛇盧定奎急翻身，又來到上房套間內；那個毛頭鷹止按着一個使女，欲行無禮。被火蛇盧定奎趕到，從背後狠槌了一掌，罵道：「毛頭鷹，不辦正事，幹這沒起色的把戲，就誤功夫幹甚麼！」毛頭鷹歪着頭嚷道：「二太爺就好這個樂。」不想此時劊子手姜老炮已然搶進來，鋼刀一揮，道：「叫你好這個樂！」嘍噓一下，只聽得一聲慘號，那個使女已被姜老炮一刀，剝去了半隻胳膊，鮮血濺了毛頭鷹半臉一身。把個毛頭鷹吓得也一哆嗦，直起腰來，和姜老炮瞪眼大嚷道：「劊子手，你娘賣皮的，你真混賬！」掄刀過來要跟劊子手算賬。劊子手姜老炮狂笑着跑開。那毛頭鷹臉上只是滴血珠，引得羣賊譁然大笑。火蛇盧定奎連忙攔阻道：「毛頭鷹別胡鬧了，辦正經事要緊。劊子手，你這傢伙也太手饒了！」

火蛇盧定奎吩咐羣寇：「趕快動手！」羣賊立刻翻箱倒櫃，把李府錢財大掠一空。教頭姚煥章戰不過敵人，已然奪路逃到跨院，也翻牆躲出去了；幸而還鎮定得住，藏在黑影中喘氣，窺伺賊蹤。宅中一個女

僕被堵在上房，一個乳娘藏在廂房床底下，僥倖沒遇着劊子手姜老炮，却落在別的賊人手中。兩個女僕都被逼到套間內，用繩子捆上，拿東西堵住了嘴。盧定奎再找李映霞小姐，連問數人，才曉得已被獨角羊楊盛泰背走了。火蛇盧定奎大惱之下，想不到自己一步落後，教獨角羊佔了先着。

盧定奎急催羣賊快快收拾；將搜搶來的金銀首飾，各打了小包。羣賊個個貪心過重，有的看見貂裘綉襖，有的看見別的值錢之物，也要抓來包走。盧定奎連罵渾蛋：「你們搶些東西，怎麼帶法？白天走得了麼！」立逼着放下笨重招眼之物，只取珍飾細軟。羣賊戀戀不捨，被盧定奎和房上巡風之賊連連吆喝催促，這才紛紛出來，直走街門；按照約定的聚齊地點，一路狂奔而去。惹得村犬亂吠，却沒有人敢來過問。

這一夥賊黨各背着包裹，獨角羊楊盛泰却背得是人。那個麻雷子趁盧定奎偶一疏神，到底被他攔着了一個活寶；是丫環春紅，教他從女廁所裏尋着。也效仿獨角羊，先把春紅捆了手，堵上嘴，用一塊大搭包一兜，一伏身揹在背後。跟隨衆人，踏夜影，穿過了一帶樹林，到一座小廟聚齊。羣賊放下擄掠之物，席地稍歇。獨角羊和麻雷子把李映霞和春紅倒剪二臂，放在地上。兩個人偷偷商量，要將二女反縛着，用蒙藥迷住，外罩女褂，裝在轎車中；就是白天，也可以冒充女眷走路。羣賊按照預定的打算，不便回店，恐防教店夥打眼；只要會着了擎天王虎賀錦濤，立即投奔紅花埠。再由紅花埠動身，翻回安徽；領賞交差。

但是擎天王虎賀錦濤一見麻楊兩人，各擄來一個女子；又問明這一番尋仇，不過殺了兩三個下人，砍死李夫人，却放走了好幾個活口，連正主李步雲也沒有尋着；那尋找停柩之處，要割取李知府屍體首級的兩個賊人，也是兩手空空的走回來，居然連棺材也沒有尋着；擎天王虎氣惱已極，不由頓足罵道：「你們這羣廢物真會辦事，怎麼連李步雲也沒尋着，你們就回來了？可有精神背姑娘！」回頭來厲聲斥問火蛇盧定奎道：「軍師爺，我倒要請教，這還是你親自出馬，那個姓蕭的朋友，你們可會着了沒有？你成天嚷斬草除根，軍師，你到底幹的這是甚麼？任憑他們帶這兩個娘們，是打算怎麼樣？可是要留活口，等着叫她



們咬一口麼？好淫食色之徒，決不能共事！」將手一拍脖頸道：「我這顆八斤半，也不願意隨便叫人齧掉，你們就不怕女人壞事？」

擎天玉虎聲勢咄咄的鬧，把盧定奎罵得臉通紅，他自己的私心是沒法子出口的。擎天玉虎嗖的掣出鉤刀來，便要砍李映霞和春紅；李映霞延頸待死。盧定奎是不好惹賀錦濤的，只得橫身一擋道：「賀大哥別急，你聽我說一說，我正要跟商量。」雙頭魚馬定鈞也抓住了擎天玉虎的一隻胳膊，笑說道：「賀大哥，殺不得！你不信瞧誰，這個女孩子長得太可人疼了。」

擎天玉虎一心要殺死李映霞滅口，他曉得擒虎容易放虎難；當時不綁架則已，既將肉票擄來，無故放回去，前途定然不利，這好像是江湖道上的成規似的。盧定奎忙道：「賀大哥，你別砍。這個瘦些的女子就是李建松的女兒，計老二肯出三千兩買她。咱們留活口回去獻功，足夠咱弟兄一年半載的了。」獨角羊楊盛泰見情形緩和，也忙解說道：「賀大哥，我老遠的把她揀來，就為發一筆小財。這個小妮子長得真够人樣，就不獻給計老二，賣到娼寮裏，也值幾百。」擎天玉虎冷笑道：「你們真會打算就給了，她真是李知府的女兒麼？」遂將一個紙燈籠接取在手，走到李映霞身旁。獨角羊和火蛇盧定奎都惴惴的緊隨在後；眼睛看定了擎天玉虎的右手，惟恐他抽冷子真砍一刀。

擎天玉虎借燈光一看，李映霞和丫環春紅倒剪二臂，捆在地上；披頭散髮，玉容慘白，被手巾堵住嘴，呼吸悶塞，懣懣欲絕。却是李映霞那一種秀麗的容色，實在動人憐惜；丫環春紅的姿色也不尋常。擎天玉虎本是好色之徒，一生好嫖，只是謹守綠林門規，從來只搶不淫。這一提燈照看，驚於李映霞那種被難的神色，另叫人看着悽豔可憐；擎天玉虎竟情不自禁的挑着燈籠，看而又看，忘其所以了。獨角羊，麻雷子緊跟在背後，伸長了脖頸，瞪大了眼珠，只隄防賀錦濤一怒揮刃；萬沒想到賀錦濤已看直眼了。

忽然，賀錦濤省悟過來，回頭問衆人道：「你們誰把她背來的？」明知故問，早被七手施耀宗，火蛇盧定奎看出形色來，暗地冷笑着，正經回答道：「這是獨角羊，麻雷子兩塊料幹的。我們大夥一陣狂跑，

沒把兩個鬼蛋累殺。半路上他倆就直告饒，央告我們慢走；他們願意措活寶，誰管他？我們還是腳底下加勁。這一道，反正把兩個東西壓得够勁了，本來千金小姐麼。喂，獨角羊沉不沉？麻雷子這一個活寶大概是丫頭，不够千金，也够五百斤油吧？」羣賊哄然大笑起來。

擎天玉虎也笑了笑，到底忍不住，將燈籠信手遞給別人道：「我得問問，是李知府的小姐不是？」將刀插在地上，挨到李映霞身旁；左手一托下顎，解了繩套。使一個手法，把李映霞的櫻口捏開，從口中掏出一塊手巾來。說道：「喂，你別害怕，你可是李知府的小姐麼？」

擎天玉虎這一問，自覺沒有甚麼破綻，卻沒留神羣賊十幾對眼睛都釘着他暗笑。原來他一時忘情，在白天還說李知府的兒子，李知府的女兒；這功夫抵面訊問，不知不覺的動了官稱呼，叫起李知府小姐來了。

李知府的小姐李映霞乾嘔了一陣，喘過一口氣來；睜秀目四面一望，自己是落在仇人手中了，還是落在賊人手中了？自己還不甚明白，可是將來的結局是可想而知的。父親死了，母親是被他們剝了，哥哥逃奔到梅宅，還不知仇人賊黨追尋與否？現在是求死爲上著。李映霞閨門弱質，但是在秀媚之中，却潛具一種剛氣。喘息了一回，啞聲說道：「你們諸位先別問我；你們諸位到底是求財的，還是尋仇的？李知府的小姐早躲了，我不是李小姐，我是他家的使女。我也不求諸位饒我，我只求諸位慈悲慈悲我，給我一刀；我死了，陰魂有知，也感激你們。諸位都是好漢，我不過是苦女子，你們都是英雄豪傑，別留下罵名。你們快殺了我吧，讓我跟我那死去的苦命爹娘一路走好了。」說着，聲淚俱下。

李映霞自稱不是李知府之女，可是末後一句話也漏了底了；羣賊都是粗人，都沒有聽出來。但見李映霞一個十幾歲的弱女子，落在十幾個強徒手內，還能這樣侃侃而談，火蛇虛定奎早就先挑大姆指；那麻雷子却也會看風使舵，嘴裏說道：「咱們也問一問這個女子。」

他也學着擎天玉虎那樣，伸手來把他擄來的丫環春紅，也給摘去了勒口的繩套，把口中塞堵之物掏出

來。使女春紅一張得嘴，就嘔的一陣嘔吐，跟着哇的一聲哭起來，叫道：「饒命呀！小姐，救救我吧，沒有我的事呀。」劊子手姜老炮哈哈笑道：「好麼，小姐！這一個女子可是你們的小姐麼？說！」把眼一瞪，裝起面孔，拿刀對著春紅一幌；春紅只能往回縮脖頸，一閉眼而已。又吓了個臉白，連聲叫道：「她是我們小姐；我不是小姐，我是使女春紅呀！」

羣賊的眼珠子都集在李映霞身上，由頭看到脚，由脚看到頭，恨不得蘸白糖把她吃了。麻雷子把手一拍道：「如何，她一定是撇李的女兒，你瞧那神氣，就像個知府千金。獨角羊，你小子眼力真高，沒白挨壓，我却揀了這麼一個丫頭。」麻雷子心中另自高興，只要擎天玉虎不殺，丫環春紅總可以落在自己手內。李映霞却真正是活寶，說真個的未必能行，紅眼的太多了，「獨角羊」傻了，搶頭一口，未必得實惠；到底還是我麻雷子合式。」

麻雷子是這樣盤算，獨角羊果然有些着急，怕別人拿出道理來，奪他這到口之食。獨角羊忙說：「你別聽她胡指亂說；你問她們，她們一定全說自己不是小姐，這那裏靠得住？」說着搶過來，把丫環春紅擰了一把，手指李映霞道：「她到底真是你們的小姐麼？你不許胡賴，我瞧你像小姐呢。」春紅急得要哭，一疊聲說道：「是小姐！我不是小姐呀，我是春紅。小姐，你是小姐！小姐你快說了吧。」一片喧笑得意聲中，羣賊面問李映霞道：「你一定是李知府的女兒，快說實話。」李映霞把心一橫，翻秀日向衆人一看，厲聲說：「衆位好漢，你別管我是誰，我只求一死，你們行好積德！」

羣賊一齊說道，「好好好，一定是她了。」火蛇盧定奎大笑道：「這可是活寶，獨角羊，真難爲你小子！賀大哥，依我說，這兩個女子都殺不得。」麻雷子，獨角羊急從背後，暗把火蛇捏了一下，不叫他再提「殺」字。不想擎天玉虎這時候的心情早已變了卦；雙眸看定了李映霞，眼珠亂轉，心中盤算，該當說甚麼話。獨角羊自己把李映霞背來，就彷彿放了定似的；分開衆人，搶到李映霞身邊，口角流涎的說：「你別害怕，李小姐，你不是李知府的小姐麼？你父親得罪了仇人，咱們可是沒仇，我們不會殺你的。你放

心，我老遠的把你背來，你要心裏明白，你這是走運；落在我們手裏，我們從來不肯傷害姑娘們的。我說你今年十幾了？這位是賀大爺；賀大爺別看那麼說，他是吓嚇你玩。他也不會殺你的，你來謝謝他。：」一邊說，一邊做出萬分溫存的样子，要來摸李映霞的臉，又要給李映霞解縛。李映霞氣的滿面流淚，極力的掙躲，如何躲得開？不意火蛇盧定奎，擎天玉虎賀錦濤這時全炸了。擎天玉虎刷的伸出手掌，只一磕，把獨角羊的手腕磕開；怒罵道：「獨角羊，你鬧甚麼！你怎麼：怎麼連我的姓也叫出來？」盧定奎瞪着眼，從背後把獨角羊的脖頸一掐，伸手掌照項窩砍了一下，罵道：「獨角羊，少要貧嘴！這個女子既然是李知府的女兒，你背來，算你的大功，可總得把人交給我。你不要信口胡嚕，亂泄自己的底。我說賀大哥，對不對？咱們趁早走，把這兩個女子都裝上車，到紅花埠再講。」

七手施耀宗，雙頭魚馬定鈞，劊子手姜老炮，看見衆人著魔，三個八冷笑道：「你們還沒忘了走，難得難得！這不就快鷄叫了，還早着呢。不過兩個小丫頭片子，你們一羣大小夥子，一人一口也分不過來。依我說，還是切碎了吧。」劊子手嗖的掣出刀來，七手施耀宗也惡作劇的把刀抽出來；火蛇盧定奎發急攔阻道：「你們別亂，別亂，這就走。好容易捉來活的，你們給砍了，怎麼對得起挨壓的獨角羊，麻雷子？」

施耀宗嗤的笑了，說道：「這不是兩位嫂子麼，我敢砍誰？」獨角羊滿面通紅的說道：「別開玩笑，倒是留活的好。」劊子手姜老炮是有名的殺人不眨眼的魔王，衆人儘管說玩話，他却冷不防刷地遞過一刀，半真半假，直向李映霞砍來。獨角羊喊了一聲；擎天玉虎手疾眼快，一側身，倏飛起一腿。劊子手哎喲一聲，嚷道：「你怎麼真踢？我又沒有真砍，礙着你甚麼事咧？」擎天玉虎賀錦濤順手刁住了姜老炮的腕子，斥道：「姜老炮你敢！你專會這一套，抽冷子就動刀；不管挨着人沒有，濺人一身血，你才高興，是不是？」手指一攢勁，把個劊子手姜老炮攢得咧嘴直叫疼。然後擎天玉虎對衆人正色說：「這兩個女孩子，既然大遠的背來了，就不必殺了；就依着盧三哥的話，先帶到紅花埠再講。……可有一節，那李知府的

兒子，你們打算怎麼個交待？盧三哥，不是說斬草除根？……」說到此，看了李映霞一眼，把話嚥住，改口道：「好在他是一個文墨人，也沒甚麼了不得，就丟下他也罷；咱們趕快走吧。」

羣賊立刻將早預備的轎車趕過來，把李映霞，春紅都倒剪二臂，裝在車內。盧定奎還要把她們的嘴堵上，春紅央告道：「我們不敢言語；你們老爺們行好吧，我們都要死了。」麻雷子果然不堵嘴了；七手施耀宗道：「這可大意不得，萬一她們喊一聲救命，路上就許有人過問。來，快給堵上點。」李映霞，春紅眼中都帶出求免之色；擎天玉虎忽然說道：「不用堵嘴，我看着她們倆。」臉上紅紅的，一偏身跨上左車沿，親自給二女駕車。

獨角羊向麻雷子做了一個鬼臉，剛要搶跨右首車沿；不想火蛇盧定奎早將手中刀一順，一窺身跨上車去，口中說：「這總得看着點，萬一喊一聲，不是鬧着玩的。」羣賊把搶來之物也裝在車上，大家這就要走。七手施耀宗瞅定了盧定奎，冷冷的說道：「軍師，你真個就跨車沿走了，你走得乾淨麼？利落麼？」盧定奎道：「怎麼呢？」七手施耀宗很鄙夷的說：「一個李知府的兒子是文墨人，不要緊；一個蕭承澤是粗人，大概也不要緊，哥們可就忘了計老大，計老二了。他倆難道是甚麼了不得的人物？他可會鑽門路，把李知府參倒；也會邀朋友，替他報仇。你們瞎亂一陣子，你們還留了好幾個活口，你們真放心，真大膽！依我說，這不該派幾個人，搜搜他們去麼？你們不願去，不敢去，我七手施耀宗是廢物蛋，有那一位跟我去一趟？」

盧定奎還沒開言，劊子手姜老炮搶先說道：「我老子同你去一趟；他發了財，得了兩個姑娘，甚麼也不管了。走，還有那一位跟我們辛苦一趟；把小李的腦袋砍來，也可以弄一筆小財；我還想會一會那一個姓蕭的朋友哩。」立刻有雙頭魚馬定鈞等三個賊人應聲願往。盧定奎順坡而下的說：「你們五位多辛苦吧，咱們是在紅花埠仁和店見面。」這五個賊人持兵刃，復往尋仇。擎天玉虎和盧定奎等揚鞭驅車，逕往紅花埠而去。

這轎車開得飛快。擎天王虎在月影下驅車而行，不時的回頭想和李映霞攀談。那火蛇盧定奎却更得勢，他跨在右車沿上，不用照管車，把全部心神都放在李映霞身上；動手動腳，不住的囉唆，拿話挑逗李映霞，暗示着她的生死全須由他決定。李映霞情知自己的生命貞操，都陷在敵人的掌心；在這生死呼吸的時候，她已打定了主意，要想法子尋個自決的機會。大聲對盧定奎說：「好漢們，你不要動手。我落在你們手中了，你們要我怎麼樣都行，可是我到底是聽你們誰的話呢？你們那一位是頭兒？你這位好漢貴姓？你們爲甚麼要打搶我們？你們說姓計的，姓計的可是那個巢縣獻糧莊的計百萬？是他打發你們來的麼？」盧定奎和李映霞在這裏閒談，擎天王虎賀錦濤却在那裏想心思，不由發怒道：「盧三哥，不要說話；你敢說路上遇不見打眼的人麼？」回頭來對李映霞說道：「我告訴你實底，不錯我們是計百萬聘請來報仇的；可是你落在我們手裏，我們也犯不上替別人做惡事，毀壞你們女子。我回頭一定想法子，怎樣出脫你。」盧定奎忙搶過來說：「李小姐，要想救你，這全在我和這位賀大哥身上。」……

盧賀二人你爭我搶，你一言我一語的對李映霞說話，可就忘了當心車路了。「咕咚」一聲響，車輪碰上巨石，險些把車弄翻；李映霞和春紅都震得往前一倒，倒在盧賀二人的背上。又走了一程，到了一個地點，已將近紅花埠地界。這時候已在三更以後了。這些人，這等慌促的神情，要選投紅花埠住店尋宿，羣賊也覺不穩當。於是臨時改計，要在曠野外尋個宿處。經羣賊派出三個人，到附近探路；就在距離紅花埠二三里外，找到一家菜園，四外空曠，並無鄰舍。羣賊破門而入，將看菜園子老頭，從土炕扒起來網上；旋又釋放了，逼着老頭子燒水做飯。

火蛇盧定奎，擎天王虎賀錦濤，將李映霞，春紅，全攙下車來，安放在土炕上。羣賊告誡二女：「我們不殺你了；明天白晝，就把你倆帶離此地，一定把你倆放在一個安穩快活的地方。你倆別害怕，在路上別嚷；要是一嚷，我可要對不起，立刻把你們處死。」立逼二女答應了；又教給了路上遇見盤詰的人，應該怎麼答對。「如果你們走了嘴，那可是自找死路；我們決不能教你們倆好死。」

羣賊一面忙吃夜飯，一面七嘴八舌的亂講；有的吓嚇二女，有的向二女鬥舌調戲，有的盤算明天的走法。內中一個賊人道：「咱們總得把話全編好了。就是她倆不嚷，可是咱們一羣男子漢，不倫不類的，跟着兩個小丫頭一路走，別說官面，就是我看也很扎眼。若教我說，還得分道走。」另一個賊人連連稱是道：「這對極了。一羣男子，兩個女子，在路上走，太扎眼了。使蒙藥也不行，行家一看，就看出來了。」內中一個賊人連忙插言道：「我倒想了一個好法子，分途走很對。咱們從中挑出一個人，年貌相當的，和這個李小姐喬裝夫妻，帶丫頭投親。再找一個人裝車夫，一個人裝長隨，這就萬無一失了。咱們這裏頭，頂誰年青呀？」

原來這出主意的人年紀最小，今年才二十四歲。他這一出主意，立刻有人反對。麻雷子搶着說道：「那可不行，那真便宜你小子了。誰不知道你是倪老么？教我說，走幹甚麼？往那裏走？兩碗粥，十來個和尚，分得過來麼？咱們也不用獻給計老二，就獻給他，也犯不上給他頭口肉，一定交給他紅子紅瓢做甚麼？咱們太冤了，給他破貨，他就不要了嗎？他是要報仇，不是搶親呀。老實講，咱們誰受累，誰得……」盧定奎罵道：「滾你的蛋吧。」又一賊人接聲道：「這沒有放下定禮，是誰許給你獨得？依我說，兩塊肥肉咱們不能白瞪眼看着。咱們抽籤，誰先抽着，就叫她倆先陪誰睡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來擰春紅的嘴巴道：「小寶貝，今晚就是你倆大喜的日子。咱們誰先當新郎呀，快抽呀！」說着就要做紙圍。

這話一說出，立刻就有人喝采道：「好主意，真公平！咱們哥十三個，去了五個，算是下一撥。這頭一撥一共八個人，四個人佔一個小娘們，人人都要嘗一口。……」直說得口角流涎，把眼釘著那面無人色的李映霞，過來動手道：「我說我們大家夥的小姐呀，你瞧這主意高不高，新鮮不新鮮？回頭我就圍着你，咱倆做個抓鬪夫妻，你別衝我飛眼呀。……」正說處，忽然怪叫了一聲，被擎天玉虎一掌打開，怒罵道：「丁樹皮，你你你……」丁樹皮一縮脖子道：「我不過說一說，嘴快活。」一人就笑道：「丁樹皮渾蛋，人家是大閩女，四個爺們，末一個准挨不着，就死了。」一人道：「管她呢，你還要積德麼？」

一個賊忽然想出高著，道：「八男對二女不行，我却想了一個法子，有老婆的暫且靠後，今晚上得讓光棍兒佔先。盧三哥有三嫂子，麻雷子有麻大姐；賀大哥是光棍漢，我是曉得的，我也是個光棍兒。……」這個主意，立刻被那有妻子的賊人推翻道：「這不行，你說這話有私心。待我說句公道話吧，誰肯來，算誰的。」這話大家更不願意，立刻又有了一個人再拿出年貌相當的理由來，可是大家更不以為然。擎天玉虎心中已打好主意，只是說不出口。盧定奎主張把二女好好的送到獻糧莊，羣賊明知這話不啻是送給盧定奎先嘗頭一口，大家又都不肯。後來一個賊發壞主意道：「咱們別儘管瞎吵了。招軍買馬，得要兩家情願；依我說，咱們別自打如意算盤，莫如叫二女挑。她願意跟誰，就叫她跟誰。反正這不過是路上走着方便，到了獻糧莊，再想正經法子。」盧定奎，賀錦濤暗暗點頭，因為他二人已與二女在路上說了好些話，自覺有點把握似的，便問二女道：「你們聽明白了沒有？我們不願殺你倆，現在就叫你們倆從我們這夥人中各挑一個，就嫁了他，也好救你們。你們不要把我们看成殺人不眨眼的強盜，我們都是江湖上的好漢，你嫁了我們，我們不會錯待你的。你兩人看明白了，各挑一個吧，不要害臊。你要是不說，那就落在大夥手裏，焉有你的命在！」

春紅惴惴的聽羣賊講究處置她們的法子，本已吓得縮成一團；現在要教她從羣賊中擇婿，這豈是女孩兒立刻能出口的？不意李映霞却脫口說出來，道：「衆位好漢，你們誰有本領，誰的武藝強？你們比一下子吧，我就挑那個頂厲害的。……」擎天玉虎哈哈大笑道：「好主意，對！」

不想立刻就有一賊喝罵道：「好歹毒的婆娘，別看你人小。你倒會坐山看虎鬥，叫我們火併給你看，你這小姨子！」過去照李映霞臉上一掌，盧定奎伸手攔住道：「郭牛兒，你先別急，知道你的功夫稀鬆，你就急了。這個女人說的話也是人情，她要嫁個綠林，自然願嫁有本領的綠林，她還要嫁屎蛋不成？不要緊，你不是怕咱們爲她比武，弄成自相殘害之局麼？這一點子系也沒有，咱們只管比量武技，咱們誰也不許傷誰，這不就結了麼。那一位願意要老婆，那一位就下場比；不願意要老婆，就袖手旁觀。可是誰算主



考呢？」麻雷子，獨角羊正惱恨衆人，立刻發話道：「誰算主考？自然是盧三哥，賀大哥算主考，想爭老婆的，就和盧賀二位較量較量。較量不過，就沒有老婆的盼望；都較量不過，這兩個老婆還得讓給我們，誰教我們倆白挨壓了呢。」

麻雷子和獨角羊的主意，便是料定無人能勝過賀盧二人，那麼春紅和李映霞還可以落在自己手中。但是擎天玉虎和盧定奎豈肯上這個當？立刻冷笑道：「我們兩個怎的這麼冤枉呢？還是你們倆下場，願意奪老婆的，就跟你們兩位過招。你們那位過來打麻雷子，獨角羊來呀？」

立刻有幾個人過來揪麻雷子，拉獨角羊，要跟二人動手。麻雷子連連擺手道：「不行不行，這可不行！你們六個人挨個打我們兩個人，饒挨了打，還落不住老婆，我幹甚麼這麼冤呢？還不如把這兩個女的拱手奉送給你們，你們還得承情。反正說罷，我和獨角羊，是白挨壓就結了。」引得大家鬨然譁笑。一個人伸手過來，照麻雷子後項窩，比劃着說：「克察克察，老麻白挨壓！」麻雷子捂着脖子，跳上炕去說道：「你們爺們別鬧了，饒了我吧。我說真的，不管後事如何，現在先叫我倆痛快痛快，就行了。」說着，就伸向春紅囉唆；獨角羊也就跟着學樣，也來向李映霞動手。羣賊看着眼紅，也跳上炕去打攪；亂做一團，把麻楊二人又逼下來了。

擎天玉虎賀錦濤一臉的怒容，對火蛇盧定奎道：「這個亂法，在這裏還不要緊；到了路上，那是一準出差錯。這決不行，咱們還得想法子。……」盧定奎點頭道：「可不是，真應了那句話，一有女的就亂了。分兩撥走很對，咱們還是分開走吧。」擎天玉虎按捺不住，就正色對盧定奎說：「反正是爲路上走着方便，他們哥幾個都像兇神一樣，要跟這兩位姑娘裝做眷屬，太不像了。還是你我兩人裝一裝吧，並且你我也都有長袍馬褂；他們就有袍子，也都是江湖上的短袍，只及磕膝蓋，那是看不下去的。」盧定奎大喜道：「著，這對極了。」羣賊說：「好差事！」正要再說俏皮話，瞥見擎天玉虎整着面孔，都不敢說了。擎天玉虎看了看麻楊二人，神氣更是不忿，遂說道：「就叫麻雷子裝車夫。喂，我說老麻，你不是會趕車麼

？」麻雷子大喜道：「會。」獨角羊也搶着說：「我也會，誰還不會趕車呢，我來趕。」盧定奎忙說：「老楊別急，就叫你裝跟班。咱們一共四個人做一路，別位做一路；可是在一道走，誰也別理誰。回頭姜老炮和馬定鈞，施耀宗回來了，就叫他們五個人另做一路走。」

於是賀盧二人，重新教給李映霞，春紅一番話；叫二女冒充女眷，萬一路上有人問，就說姓紀，由山東起程回南。麻楊二人裝車夫長隨，也都編好了話。羣賊嘖嘖嘖嘖，還有不願意，說閒話的，都懼着擎天玉虎，敢怒而不敢爭。

羣賊草草吃完夜飯，擎天玉虎把一塊餅拿在手裏，送到李映霞的嘴邊道：「李小姐，你吃點餅；不要着急，不要害怕，我決不教他們作踐你。」李映霞含淚抬頭，見這擎天玉虎賀錦濤，神氣與衆不同，生得身量很高，闊肩細腰，兩道重眉，一雙大眼，却生得雪白的面孔，唇紅齒白，與羣賊那種兇悍粗狂之氣截然不同。李映霞孤立無援，向擎天玉虎看了一眼，將頭搖了搖，表示食不下咽。擎天玉虎再三勸食，李映霞只是不吃。麻雷子也想起來了，忙着也撕了一塊餅，來喂春紅。獨角羊一見，也立刻紅了眼，忙找了一只粗碗，盛了一碗熱水，給李映霞送來，說道：「喂，是我把你揀來的，你記得不？我說你喝點水吧。」順手來摸李映霞的臉；李映霞秀眉一皺，面含嗔怒，急扭頭一閃，咬着牙連聲說：「不喝不喝，我謝謝你。」引得羣賊譁然而笑，學着細腔細調說道：「不喝不喝，我謝謝你！」擎天玉虎眉峯一皺，回頭向衆人橫了一眼，又緩聲對李映霞說：「別害怕，你吃不下，總可喝一口水。來，我給你鬆開繩子，你自己端着喝。」將李映霞倒剪的二臂解放開了，暗暗把李映霞的手捏了一下，口中說：「你不要就心，不要緊。」盧定奎向衆人看了看，吩咐一個賊人：「別顧自己吃飽，快喂喂牲口。」又將菜園子前後看了看，叫大家輪流歇息；把那個看菜園子的老頭照舊捆上手，拘在屋內。擎天玉虎在屋心轉了一個圈，說道：「咱們該歇歇，明早摸黑好走，不要等天亮。」羣賊立刻各尋宿處，倚刀而眠。獨角羊進去出來兩三趟，向裏間望了望，也睡下了。

八個賊人值夜的值夜，歇息的歇息。李映霞和使女春紅被拘在菜園子兩間草舍的裏間內。李映霞自視手腕，已被繩子捆得紅腫，磨擦破了兩塊油皮。李映霞一陣心酸，睜兩隻秀目，不時偷看各處，惴惴的守着守夜賊人，惟恐他或行無禮。使女春紅年歲很小，到這夜深的時候，更是害怕；低低的叫了一聲：「小姐！」李映霞看了她一眼，心如刀絞，眼中流下淚來。兩個弱女子緊挨着坐在土炕裏面，誰能挽救誰呢！

屋中一盞油燈半明不亮，值夜守崗的正是擎天王虎賀錦濤；將手中一把刀放在膝前，倚牆而坐，雙目微闔，不言不動。看外表好像入睡，又像閉目養神，那知他正偷窺李映霞，心中盤算主意。擎天王虎心知此時若跟李映霞說話，羣賊必定不放心，也要不肯睡了。擎天王虎遂倚牆置刃，在那裏伴睡。外面舖上臥着四個賊人，麻雷子展轉不寐，獨角羊却打起很重的鼾聲。火蛇盧定奎持刀守門；菜園子柴扉，另有一賊守着，是盧定奎硬派去的，就是那個郭牛子；約定了只守一個時辰，便有人換班。麻雷子翻了幾個身，於是說道：「不對，這裏點着燈睡覺，萬一叫人看見燈光，那是不對勁的。」說着爬起來，撲的一口將燈吹滅，兩間草舍立刻漆黑，對面不能見人。外面月光也已橫斜過去，裏外昏沉沉，是四更時分。

李映霞在黑影中坐着，口乾舌焦，兩眼枯疼，一陣陣暈眩；恨不得立刻求死，但是並無死法。賊人對她們很放鬆，竟沒有倒剪雙手；李映霞慢慢的在黑影中伸了伸腿。春紅聽出李映霞動彈來了，忙一把抱住李映霞的腰，驚慌的低聲說：「小姐，要走帶着我。」李映霞急捫住春紅的嘴，附耳說：「別說話，走不脫；我：要下地小解。」把春紅穩住了，慢慢的蹭，想要蹭下地來。她記得擎天王虎那一把刀是放在膝蓋上；李映霞心頭撲登撲登的跳，她要摸着黑，過去奪刀。

李映霞於倉皇危難之中，定下了主意，慢慢的溜下炕來。她才溜到炕沿，忽然黑影中，聽見一種響動，吓得李映霞一抖。彷彿一個巨大的黑影，殺殺作響，向自己這邊撲來。李映霞急往後縮，不禁喘息有聲。那黑影也發出重濁的呼吸來，已有一股氣味夾鼻撲來；頓時兩隻鋼鈎似的手，在暗中一摸，整摸着李映

霞的胸口和肩膀。這兩隻生硬的毛手往上一探，摸着李映霞的下頰，腮，頰，鼻，眼。李映霞嚙不齧聲，伸雙腕來支拒。這兩隻力量很大，支拒不得；把李映霞由上到下捫攔着，直摸到乳頭和兩隻纖足；彷彿是摸對了，沉着的呼出一口氣。這雙手便一按勁，竟把李映霞仰面按倒，順手便來撕她的衣裳。李映霞拼命掙扎，失聲叫了一聲，炕裏邊的使女春紅也失聲叫了一聲。

陡然聽見一聲哼；跟着刷的一聲響，那兩隻鐵硬的毛手突然撤去了一隻。黑影中，似見寒光一閃，猛然聽見破鑼似的狂喊；「噯呀，是我，是我！」跟着聽噙的又一聲，李映霞身上的重壓猛地離開。就在同時的一刹那，撲登一聲重響，如倒了半堵牆，滿屋地一陣撲撲，呻吟，呼罵之聲；「你扎殺我了！」同時又聽見一個悶啞的聲音喊道：「併肩子，空子摸進窩了！亮青子，別教秧子泚了。」

## 第二十二章 羣寇涎色血門蕭牆 雙雄馳援連彈攻玉虎

草舍內外，一陣騷亂，李映霞脫開毛手，拚命的爬到炕裏去；恰巧一頭撞在使女春紅懷裏，春紅怪叫起來。緊跟着，人縱竄迸之聲，驚咤之聲，兵刃磕碰之聲，和受傷的痛罵之聲，亂成一片。火蛇盧定奎本守屋門；一聞動靜，却不奔裏間，摸着兵刃，霍的一頓足，反竄出屋外；大呼道：「併肩子，不要亂，沒有進去人。快快住手，睡下睡下，看誤傷了自家人！」

但是，他喊得似乎遲了；八個賊人除了盧定奎自己，和守圍門的郭牛子，其餘六個人都竄起來，竟在草舍內亂打一鍋粥。盧定奎連聲的吶喊，郭牛子奔過來，便要進屋，被盧定奎一把拖住。屋中人叮噹的亂打，黑影中還在自相殘殺。展眼間，忽又竄出兩個人來，是獨角羊楊盛泰和倪老么。

火蛇盧定奎急問郭牛子，郭牛子也沒看見有外人進來。盧定奎大為着忙，倉卒間不能進去點燈，也無處覓火；忙探百寶囊，將自己獨門祕製的飛蝗火筒拿出來。擲刀到門口，將崩簧一按，蓬蓬蓬響了數聲，連打出幾個火球來，從屋門直打入屋山牆。又忙到窗前，撕破窗紙，再一按火筒崩簧，兩個火球打到草舍

裏間；藍色的火焰一閃，照見屋內情形，歷歷在目。屋中人也看清楚了，竟是自己人跟自己人動刀；堵着裏間屋門，地上躺着一個人，兩手捫胸，還在呻吟；另外還有一個人，在裏間地上打滾。衆人駭然相視，火光已滅，頭一個便是擎天玉虎賀錦濤，揚着那把刀，發出驚訝之聲道：「噫呀，怎麼都是自己人，打錯了，打錯了！」

羣賊這才住了手。火蛇盧定奎吶喊着：「別動手，別動手！」提刀重走進屋來。那郭牛子已從身上取出火鏢火絨，敲出火來，把火摺子點着，再把油燈點上。這燈光一照看，簡直糟不可言。裏間屋門口躺着的人，叫王洛椿，胸口刺傷一個洞，血突突的冒，人還在掙命。屋當地躺着打滾的，正是麻雷子；在軟肋上被扎一刀，深入數寸，半身血染，也是致命傷。那跑出來的兩個人，一個是獨角羊楊盛泰，肩頭挨了一下；一個是倪老么，手背上也劃破一大塊。屋中的別人只是聞警跳起來，貼牆舞刀自衛，所以沒傷。那擎天玉虎賀錦濤提着那把刀，血槽上清著熱血，右邊身上也濺了好些鮮血。

羣賊瞠目相觀，茫然失措。火蛇盧定奎連連頓足道：「吹燈吧，吹燈吧，這都是吹燈的好處！」側轉身，看了看地上兩個負傷人，嘆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，我把門，就沒看見進來人。」郭牛子也道：「我在外面，也沒見有人進來；這是誰炸廟，硬說空子進窰了？」說時，衆人的眼光都移到擎天玉虎身上。擎天玉虎臉色一變道：「是我，怎麼著！我正守著這兩個肉票，不意黑影中撲進一個人來，伸手就奪我的刀。……」麻雷子在地上哼道：「好你玉虎，你屈心罷！你好……你官報私仇，你扎死我了。……咱，那輩子算賬。你安心要我的命，我怎麼你了？相好的，你們可防著他點！……」

盧定奎俯下腰，看了看麻雷子，抬頭翻了擎天玉虎一眼，眉峯一聳道：「哦，唔，是了。」擎天玉虎面含秋霜，把眼一瞪道：「是甚麼！叫我守肉票，屋裏進來人影，黑燈瞎火的，我知道是自己人，是外人啊？又言語一聲，硬來摸我的兵刃，我能不動手麼？麻雷子，我怎會知道是你，你都睡了，你摸黑進來做甚麼？我只當是肉票要跑呢。」說著把眼一瞥，瞥見李映霞衣裳凌亂，蜷伏在土炕儘裏頭。玉虎道：「

還好，肉票沒有走。喂，剛才你可是下地沒有？沒有吧？」李映霞抖抖的說：「我，沒有下地。」羣賊也不禁把眼光都集在李映霞和春紅身上。

麻雷子身負重傷，臉上已沒了人色，頭上冒出豆大汗點來；兩隻毛手血淋淋的，自己按着自己的創口，血從指縫溢出來。麻雷子咬牙掙扎着，坐了起來，仰着臉對衆人很慘悽的說：「咱們哥們相好一場，哥們可別忘了我死得太冤，盧三哥，倪老弟，我叫賀玉虎王八羔子暗算了！賀錦濤，你好狠毒！你爲女人，下這毒手，你對不起朋友！你扎我，你真不知道是我？老天爺在上，你可別屈心，你提防要遭報，我等着你！哥們，相好的，你們看着我掙命麼？我受不了了，那位行好，快給我一刀，疼死我了。」這話很慘，這景象更慘。羣賊束手搔頭的說：「這怎麼好！事情很順手，偏偏臨完出這岔頭，咱們快救救。」倪老么和麻雷子最好，郭牛子是麻雷子的同鄉；倪老么把自己手背的傷綁紮好了，便來救麻雷子。

擎天玉虎很掛火，瞪着眼，拄着刀，反響只說：「誤會了，誤會了。」可是，這事瞞不過盧定奎，他素知擎天玉虎手黑心辣，又夙常瞧不起麻雷子。盧定奎冷笑一聲，道：「這叫做冤孽！」俯下腰來，先看了看門口躺着的王洛椿。此人胸口受了致命傷，匕首還在胸口插着呢；兩隻手捧着心口，攢眉咬牙，似乎也想說話，一張嘴竟從口裏冒出血來，只哼了一聲，盧定奎搖搖頭，伸手來拔匕首。這匕首一拔出來，胸口忽竄出一股血。王洛椿喊了一聲，滿嘴噴血，腿登了登，死了。

這把匕首却是麻雷子的，盧定奎把匕首看了又看，道：「真精心，誤傷了這些人；不吹燈，那有這些事！」把匕首信手在炕沿上，回頭又看麻雷子；軟肋上足有四寸長一道血口，皮肉已翻出來，血液流離，明知也是無救了。歎氣道：「麻兄弟，你準是吹了燈，進去摸女人去了？冤家路狹，碰上了刀。」麻雷子疼得眼都直了，將頭點了點，呻吟道：「我不行了！倪老弟，盧三哥，咱們相好一場，你們不管誰，給我一個痛快的吧。我疼，我受不住啦。」說到末了，聲音慘厲，伸手向盧定奎，要那把匕首。衆人那裏下得去手？只將刀削藥大把抓來，扯塊衣襟，想給他縛上傷口；但血流很多，立刻滲透。麻雷子神色越變越

不像樣，斷斷續續的哀告衆人，快給他一刀；又恨恨的毒罵擎天玉虎，大睜着失神的兩隻眼道：「小子，老子二十年後找你算賬！你够朋友，再給我一下；我死了，也少罵你兩頓。」把個擎天玉虎罵得心頭冒火，手中刀動了動；當着衆人，又不好重下絕情。把刀拍的往炕上一拍，道：「麻雷子，我誤傷了你，……江湖上的好漢臨死也是好漢，你別洩氣了。我誤傷了你，你却把人家王洛椿了結了，他跟你也有仇麼？你摸黑進來，我只當是救李小姐的人進來了。……」

突然，聽窗外狂吼一聲道：「好惡賊，救李小姐的來了，趁早給我獻出來！」一聲未了，當門處，聽一聲狂號，跌進一個人來，是郭牛子。緊跟着李映霞銳聲叫道：「蕭大哥，快救救我，我在這裏呢！」羣賊頓時一陣騷亂。擎天玉虎手疾眼快，霍地一轉身，刷的提起刀來；刀光一閃，把油燈砍掉，房中立刻黑洞洞。六個賊人磕頭碰腦的亂撞，擎天玉虎冷笑道：「併肩子，留神，不要誤傷自己人！」順刀要往外闖。火蛇盧定奎身手也很麻利，信手一摸，把匕首拔起來，大聲發話道：「外面甚麼人？報個萬兒來。」外面人喝道：「狗賊，太爺蕭承澤！你胆敢成羣結夥要害官眷，却擄貴女，快滾出來受死！」又一人隨聲喝罵：「狗賊萬惡滔天，太爺連珠彈楊二爺，要會會你們這羣無恥的賤賊。」盧定奎貼牆往外走，那獨角羊早將屋門忽隆的虛掩上，持刀在旁守住。羣賊忙亂已極，正不知來的有多少人；却幸有剛才一陣誤會，此時特加小心。羣賊各各貼牆蹲身，看定了門窗；先不敢忙着動手，都穩住身形，一齊攏眼光，辨察外面的情形。擎天玉虎身法非常的迅快，眼光略一攏住，便提刀要搶出去；忽一望土炕，心中轉念，却去輕輕一竄，竄上了土炕。

這時候，火蛇盧定奎，郭牛兒，獨角羊楊盛泰，這幾人已陸續竄出去，跟蕭楊二人動起手來。

蕭承澤追救李映霞，逐犬吠，辨輪聲，幌火招，驗轍跡，一路拚命狂奔，轉眼間把教頭姚煥章甩落在後。蕭承澤口角噴沫，鼻竅生煙，舉步如飛，在林邊遇着舊友玉旛杆楊華。一度動手，訊明了緣由，玉旛杆慨然拔刀相助；兩個人便結伴狂奔，邊走邊說，且奔且尋。荒徑無人，遙聞犬吠；登高遠望，似見火光

。這麼晚的時候，這麼野的地方，村戶人家那裏來的燈亮？而這菜園子裏面竟有燈光閃爍。蕭承澤，楊華便撲奔燈亮，跟尋過來。兩人分從兩面掩過去，抹牆角，繞牆頭，向內一望；一輛轎車，一匹牲口，不倫不類的停在菜園子當中，任那匹駕轆的騾子啃嚼成捆的青菜。兩間草舍微聞人聲，柴扉虛掩着。蕭承澤衝楊華一點手，向轎車一指，又向草舍一指，兩個人悄悄湊在一處。楊華道：「蕭大哥，這轎車却怪。」蕭承澤喘吁吁的道：「且到草舍探一下。」

兩個人彎着腰，鴨行繞步，借物障身，繞到草舍後，兜到草舍前。草舍裏面，羣賊正在吵鬧；一口鄂北方言，就是楊華也已聽出不對。蕭承澤却早變了臉，刷的抽出刀來，啞聲說：「準是他們，咱們攻。」說話時，已然怒不可遏。楊華握住蕭承澤的手道：「大哥先別忙，他們一共多少人？」蕭承澤道：「大概十來個。」楊華道：「人數可不少，扎手不扎手？」蕭承澤著急道：「不扎手！就扎手，難道罷了不成？」楊華忙說：「不是不是，若是扎手的話，」將彈弓卸下來道：「我就用彈弓打他們，不跟他們力敵。大哥要小心，咱們只兩個人，須防他們一擁齊上。咱們萬不能教他們圈住了，怕他們分兩撥對付咱們；一撥圈咱們，另一撥驅車劫人先走，咱們就上當了。小弟從前吃過這種虧。」

蕭承澤聽了這話，非常佩服；想不到十數年未見，楊華竟有這等見識。不想楊華去年在黃河渡，路遇羣賊，救護蘇楞泰的大小姐，曾經上過當；現在便學了乖。蕭承澤依言，便教楊華堵門揮彈；他自己奮然持刀，貼窗溜到門口。把窗紙弄破，略往內一窺；不由怒焰橫發，暴喊了一聲，賊人突然把燈打滅。

當下屋中羣賊只賸下六個人；郭牛子向外一探頭，被玉簪杆楊華刷的打了一彈；吭的一聲，跌入屋內。火蛇盧定奎伸手把郭牛子拖開，免得礙路。獨角羊楊盛泰，倪老么一股急勁，跟着要往外闖；火蛇盧定奎忙喝道：「併肩子，招子放亮了，窩口安着椅子呢。」這句話（是說眼睛放亮了，門口有埋伏，）把兩人攔住。

盧定奎攔了攔眼光，伸手把門旁一條板凳抄起，抖手砍出去；立刻一個箭步，跟蹤竄出屋外。將手中



刀一展，夜戰八方式，照四面一幌，防人暗算；眼光一掃，已瞥見蕭承澤把在門旁。身軀還未容站穩，蕭承澤早惡狠狠掄刀砍來。火蛇盧定奎目力充足，脚尖一點地，往旁滑步，讓過這一招；右腕一攢勁，往前探步，遞刀便扎，把整個身子直欺過去。蕭承澤立刻抽身撤步，用刀一剪盧定奎的腕子，下盤却往右一展，退出七八尺。

這一來，草舍屋門的出路，已被火蛇犯險打開；火蛇的手腕却收不迭，教蕭承澤的刀尖貼肉皮劃破了一道。火蛇盧定奎罵道：「娘賣皮的！併肩子，快出窩！」一語未了，蕭承澤又一刀砍到；刷的一聲響，黑影中又打來一粒彈丸。火蛇急急竄開。趁這夾當，獨角羊，倪老么各掄兵刃，搶出屋門。其餘賊人也躍躍欲動的，要跟蹤竄出來。他們「賊人胆虛」，不曉得來了多少人，只怕把他們堵在屋內，逃不出去；齊往暗影中注視蕭承澤，並不知那邊還有個玉旛杆。

玉旛杆楊華掌中扣着一把彈丸，立刻將腕子一翻一甩，一甩一翻，叭叭叭，流星趕月，連打出數粒彈子。倪老么剛剛照面，肩膀上挨了一下。獨角羊急橫刀磕擋，措手不及，也着了一彈。兩個人怪叫起來。頓時又從屋中竄出二賊；一個叫雙鈎莊廷綬，那一個便是郭牛子，雖然負傷，並不甚重。兩人四面一尋，見只來了蕭承澤，楊華兩人，立刻胆壯；大罵着分向楊華蕭承澤撲來。楊華展開了連珠彈法，獨戰三賊。三個賊人都不能上前，立刻漫散開，從三面來攬攻楊華。楊華把彈弓不住手的打，阻住賊人，不令近前，展眼又打傷了二賊。賊人連喊風緊，也將暗器掏出來，金鏢，袖箭，飛蝗石子，遠遠的照楊華打過來。

那一邊，蕭承澤却逢勁敵。火蛇盧定奎是鄂北有名劇盜，久經大敵；那一路七星刀招術非常狡猾。起初不曉得蕭楊一共來了多少人，他只是橫刀招架，兩隻眼不住的照顧四面，恐被包圍。連走了十幾個照面，沒見再有人來；火蛇這才放了心，把刀法一變，緊緊攻擊過來。一面打，一面喝問蕭承澤，是鷹爪，還是李家護院的姓蕭的朋友？蕭承澤破口大罵，也不報名，只要他獻出李小姐來；手中刀上下翻飛，力敵盧定奎和莊廷綬。施展開老更夫傳授給他的六合刀法，崩，扎，窩，挑，挑，斫，斫，劈，刺，招招緊湊，刀刀

兇狠，意在拚命殺人。盧定奎將七星刀遮攔招架，沉機觀變，不求有功，只等敵人的破綻。那雙鈎莊廷綬，舞動了虎頭鈎，力猛招熟，打得也很厲害。

這時候，玉旛杆楊華展開連珠彈，力拒數賊；百忙中還乘隙照盧定奎，莊廷綬發出幾粒彈丸來，幫助蕭承澤。盧定奎左閃右竄，躲避彈丸。蕭承澤力鬥二寇，恨不頓時制勝；趁這機會，略向莊廷綬虛冒了一招，刷的將刀鋒一轉，照盧定奎斜掃過來。不意盧定奎功夫很穩練，霍地一擰身，閃過這刀；却將身軀一偏，「白鶴展翅」，七星刀向蕭承澤下盤斬來。莊廷綬的雙鈎也一合，直向蕭承澤上三路剪去。蕭承澤像應付不暇，喊一聲：「不好！」驀地一擰身，脚尖一點地，向後倒竄出一丈多遠。脚下似登滑了，身軀不由一栽，分明栽倒地了。玉旛杆楊華從旁瞥見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嚇！」

火蛇盧定奎眼光注定，那肯放鬆？急往前一縱身，疾如飄風，直竄過來，七星刀刀尖向下便扎。莊廷綬的雙鈎也緊跟着豁下來。却不防事出意外，蕭承澤「犀牛望月」，伏臥着身軀，陡喝了一聲：「打！」憂崩一響，嗤嗤嗤，三枝袖箭直向敵人中三路打過來。這一招險極快極，火蛇盧定奎將刀鋒一橫，將腰身一閃；只避開兩枝，末一枝袖箭竟打在左膀上。

這一招乃是蕭承澤的絕技，叫做「臥看巧雲」；迎門三不過，敗中取勝，非常的驚險，出人意料之外。這倒吓了玉旛杆一跳，慌不迭的發出一彈，遙阻敵人；頓時掣豹尾鞭，暴喊一聲，飛奔過來救援。

火蛇盧定奎一時的疏失，身受箭傷；一聲不哼，咬了咬牙，喝采道：「好箭！」一鬆腰，竄出一丈多遠，將箭拔出來，已經沒鏃及桿，深入二寸許。莊廷綬也驀地竄出好遠；原來後腦項窩上，冷不防挨了玉旛杆一彈，打得失聲怪叫了一聲。兩人撥轉頭，不奔草舍，竟向園子空地敗下去。敗到分際，火蛇盧定奎將七星刀交在左手，他滿想敵人必來乘勝追趕。却不曾料到蕭承澤，動手時志在拚命，爭勝後急想救人。揚刀對楊華打了一個招呼，不管羣賊逃竄，竟鼓勇奔草舍；急叫玉旛杆守門，蕭承澤自己要搶進草舍，去搭救義妹李映霞。大聲喊道：「大妹妹，大妹妹，我蕭承澤來了。」可是，草舍中還沒等有人答應；草

舍外，火蛇盧定奎又追襲過來。

盧定奎悄取暗器在手，本盼蕭楊二人追趕；偏偏蕭楊二人不肯戀戰，竟要奪門。火蛇盧定奎更忍不住，一個箭步，倒竄過來，厲聲喝道：「相好的，看傢伙！」蕭承澤，楊華回頭一看，火蛇盧定奎早將飛蝗火筒的崩簧一按，突然一抬，首照蕭承澤打來；一道藍燄，似旗火掠空。蕭楊二人吃了一驚，倏地往旁一竄；藍焰直射到草舍窗上，篷的一爆，火星四射。蕭承澤不禁駭然，他從來沒見過這個暗器。突然又有兩道火焰打出來，急閃不及，整打在蕭承澤胸口上，烘的發火，將衣衫立刻燒着。火蛇盧定奎又將火筒一按，藍焰奔玉旛杆打來；玉旛杆楊華急將彈弓一甩，一粒彈丸照火焰打去。祇聽叭的一聲暴響，兩彈相碰，篷的爆開來；火光亂迸，立刻漸滅了，倒把盧定奎吓了一跳。

這飛蝗火彈，一個火筒只能發出一個火彈。火蛇盧定奎不肯多打，急將七星刀一展，竄過來，撲頭蓋頂，搶向蕭承澤劈下。蕭承澤連連迸跳，身越動，火越旺；急得他用手亂撲，火未滅，手却灼傷了。楊華大喊：「蕭大哥躺下！」這時盧定奎業已趕來，蕭承澤忙撲身倒地；就地施展「燕青十八翻」，連翻幾個滾，將火略略壓熄，胸前燎傷了數處。盧定奎惡狠狠挺刀已迫面前，獨角羊也趁勢追過來。蕭承澤手忙腳亂，左手捫胸，右手舞刀，往旁倒退。玉旛杆一見，暴喊一聲道：「惡賊看彈！」盧定奎眼看一刀就要取勝，不防叭的一彈，打在肩頭；猛然掣回刀，怒罵一聲，轉向楊華撲來。

此時羣賊因抵不住楊華的連珠彈，呼嘯一聲，分散到菜園子各處；互相招呼着，要大家協力攢攻楊華。火蛇盧定奎對着草舍，連聲叫喊，催擎天王虎出來。就在這時候，擎天王虎突然的穿窗出現；左手却挾定李映霞，右手舞刀，要奪路逃走。李映霞拼命叫喊：「蕭大哥，救命！……」這一聲已跟着擎天王虎的身形撲奔菜園子西南角去了。

原來，當蕭楊始到，羣賊紛紛撲出拒敵之時，擎天王虎揮刀欲出，忽復轉念，竟竄上炕頭。約略着方位，摸到李映霞的跟前；使個拿法，捉住了雙手，低聲附耳道：「別害怕，我先教你出去。我把你背出去

，你千萬別嚷。」便來俯身，要背李映霞。李映霞是個聰慧女兒，擎天玉虎的心，她已經猜透；忙變着嗓音低聲道：「謝謝你，我是春紅，只怕走不出去。」擎天玉虎不由一怔，但是立刻恍然，急一摸李映霞的脚。李映霞連忙把脚縮在腿底，但已被玉虎摸着。春紅是大脚，李映霞是纖足；擎天玉虎暗笑道：「你這女子，倒有急智，還想騙人哩！」不聽那一套，把李映霞的嘴一堵，展左手一夾；李映霞急想掙扎，如何能够？拚命喊出來一聲，已被擎天玉虎挾起；突飛起一眼，踢落窗格，破窗竄出。甫到院中，被蕭承澤一眼瞥見，眼都紅了；大叫一聲，不顧死活，橫截過去。對玉旛杆狂喊：「楊賢弟快追，這就是，快開弓打，打！」玉旛杆不待招呼，早扭身一彈，照擎天玉虎打去。擎天玉虎微聞弦響，霍地側身，右手揮刀一格；蕭承澤已然趕到，一刀刺過去。

這時候火蛇盧定奎，倪老么等人，從後面反轉來追楊蕭二人。獨角羊楊盛泰一眼看見擎天玉虎，肋挾一物奔出；獨角羊暗罵自己渾蛋，也火速的從窗洞竄到草舍間，向土炕上連撈數把，將使女春紅撈着；往肋下一挾，也穿窗竄出來，一逕的撲奔園門逃去。那擎天玉虎自恃藝高，不走園門，挾定李映霞，奔到菜園子西南角；將近牆根，兩脚攢勁，往上一縱，李映霞狠命的往下一墜，擎天玉虎竟沒有竄過牆去；怒喝道：「好好的，再亂掙，我可要殺死你！」只說了一句，再想攢力上竄，已來不及；被楊華展開連珠彈，追趕過來，喝罵賊人：「放下李小姐，饒你逃生！」話到弦鳴，一彈打去；擎天玉虎側身閃開，挾定李映霞，回衝過來。楊華放開了弓，蕭承澤連連吆喝：「不要打錯了，不要打錯了。」擎天玉虎橫鈎刀一衝，奪路搶向菜園門；楊華刷的又一彈打去，擎天玉虎挾着人一闪。楊華又一彈打去；獨角羊怪叫一聲，挾着使女春紅，負傷如飛逃去。

當下蕭承澤橫身過來，截住了擎天玉虎；玉旛杆楊華展開彈弓，上上下下，從擎天玉虎背後襲來。擎天玉虎傲然不懼，挾着李映霞，揮刀亂舞。儘管李映霞拚命喊掙，擎天玉虎遠防連珠彈，近拒蕭承澤；仗身法迅速，左閃右閃，且戰且走，如水蛇掠波，曲折奔竄，居然搶到菜園門。

火蛇慮定奎率領羣賊，一看見擎天玉虎這番舉動，心知有異；也跟蹤追過來，一疊聲喊叫：「玉虎不要走，快來拒敵；大家合起來，把蕭楊二人料理了。」擎天玉虎回頭一望，却說：「兩人的來意是奪人，你們拒住他，我先把人拈走。」羣賊不是傻子，越發譁然不忿起來，這樣，倒便宜了蕭楊二人。

擎天玉虎說了這幾句話，依然邁步如飛。蕭承澤縱步趕上去，大罵：「賊子那裏走！」任憑玉虎武功矯健，挾着一個人，自然減色；被蕭承澤趕上來，橫身將園門擋住，照擎天玉虎一刀扎去。擎天玉虎把牙一咬，猛翻身，橫鈞刀一架，喝一聲：「着！」將刀一撥，又一順刀鋒，來切蕭承澤的腕子。蕭承澤躲也不躲，架也不架，六合刀一探，反奔敵人劈來。擎天玉虎慌忙一閃，立刻還招；蕭承澤全身欺過來，又是不招架，又是一刀奔玉虎剝來。玉虎這才曉得；敵人並不是以攻爲守，簡直是拚命來了。擎天玉虎罵了一聲，猛撒刀往後一退，厲聲道：「失陪！」嗖的躍出數步，一扭腰奪路前闖。蕭承澤橫身揮刀阻門，不放擎天玉虎。

那一邊，獨角羊楊盛泰一步搶先，已奔出園外，走上荒徑。使女春紅連聲哭喊，獨角羊威吓她，她越發哀叫。獨角羊想堵她的嘴，稍一猶疑，被玉旛杆追來。人未到，彈先發，叭叭叭，一連三彈；獨角羊躲不開，「哎喲」一聲，兵刃出手。玉旛杆大喊：「那裏跑！」飛身一躍，直追過來。獨角羊忙把春紅一拋，俯身拾刀，欲要再戰。那知楊華連受打擊，已曉得捨短用長，再不肯輕離弓彈了；人雖撲過來，鋼鞭不動，弓弦輕曳，嗖的又是一彈。獨角羊怪叫了一聲，幾乎跌倒，掩面拖刀而逃。玉旛杆奔過去，伸手扶住春紅，忙問道：「你可是李映霞小姐麼？」春紅哭道：「我不是小姐呀，我是春紅。」玉旛杆顧不得搭救，吩咐道：「你快藏起來！」回身直搶向園門黑影中。園門前，忽見藍焰一閃，玉旛杆又吃一驚，大叫：「蕭大哥！」蕭承澤追趕擎天玉虎，重撲回菜園子去了。

擎天玉虎挾着李映霞，循牆而走；尋見東牆較矮，似可越過。立刻心生一計；火速的奔過去，把李映霞先擡過牆頭，不容她跑；自己急忙挺身一躍，立刻竄過去。就在這時候。蕭承澤又已追趕來到；恰從火

蛇盧定奎身旁馳過，火蛇發了一火彈。蕭承澤急忙閃開，飛身一竄，竄上牆頭；大叫：「楊賢弟快來，賊人跳牆跑了！」楊華大聲回問：「跳那一邊牆？」蕭承澤道：「東邊。」楊華立刻撲出菜園子，從牆外繞過去，打算邀截玉虎。這却湊巧，幾個人影迎面奔來；頭一個是擎天玉虎挾着李映霞，後面一個是蕭承澤，再後面却是盧定奎等。玉旛杆已然辨認出來，便要開弓發彈。但是追着打和迎面打不同，楊華恐怕誤傷了李映霞；急一伏身，把彈弓一開，照對面敵人下三路打去。擎天玉虎連連閃躍，忽聞李映霞失聲叫了一聲，楊華道：「糟了！」急忙停手，掛弓抽鞭，迎擊上前。

那擎天玉虎賀錦濤既窘且怒，火蛇盧定奎等眼看着擎天玉虎被蕭楊二人追逐，就想過來援手。倪老么等惱恨着玉虎，狺狺的攔阻；幾個人竟虛張聲勢，袖手不肯上前。擎天玉虎恚極，定要挾走李映霞，才不算栽跟頭。擎天玉虎應該刺殺了李映霞，丟開手一走，但是他捨不得；怒吼了一聲，肋下仍挾定李映霞，仗一身功夫，直衝過來。大喝：「閃開，擋我者死！」

玉旛杆楊華倉卒間橫鞭截住，刷的一鞭打去。擎天玉虎將右手鈞刀一翻，照鞭一磕；又一削，突然把李映霞丟在地上，一墊步竄上前，雙鈞刀照楊華猛砍。玉旛杆楊華揮鞭招架，不放敵人過去。刀鞭對舉，只數合，被擎天玉虎一錯身，喝一聲：「著！」刀光一晃，欺過來突飛起一腿；玉旛杆猝不及閃，急一擰身，整踢着左胯，直搶出數步，將鞭一拄地，幸未跌倒。擎天玉虎毫不放鬆，刀光又一閃，趕上來，挺刀尖，照後心便刺。玉旛杆一側身，刷的一鞭；擎天玉虎早撤回刀來，招數一變，突又襲擊玉旛杆下盤。玉旛杆頓足躍開；擎天玉虎手法很快，嗖嗖連砍數刀，把玉旛杆直砍得應接不遑，連連倒退。蕭承澤已從後面跟蹤追到。

擎天玉虎眼光一閃，突向玉旛杆衝來；玉旛杆揚鞭招架。擎天玉虎煞是了得，忽地一撒身，不待蕭承澤趕到，勢如狂風，翻回來，竟來搶捉李映霞；眼看李映霞第二番又被擄走。蕭承澤拔步如飛，怒喊如雷，大罵道：「賊子看箭！」刷刷刷，一面跑，一面連打出三個蝗石。擎天玉虎把手一鬆，急忙縮項藏頭；

蕭承澤早已一躍丈餘遠，揮刀猛砍過來。這一刀力量十足的沉重；擎天玉虎震地翻身，往旁一讓，手中刀順勢一掃，斜劈過來。蕭承澤一股急勁，對李映霞身旁直竄過來，要想收招止步，已來不及；百忙中也將刀一掄；叮噹一聲響，刀鋒磕刀鋒，激起火花來；蕭承澤震得虎口發熱，直搶出兩三步，才得站住。擎天玉虎賀錦濤大喜，跳過來，一俯身，便來抓李映霞；不意黑影中嗖的打來一彈。

那玉旛杆楊華造次吃了虧，輸了招，又羞又怒。急將鋼鞭收起，順手摘弓，從彈囊中抓起一把彈丸，重又展開連珠彈法，叭叭叭叭，叭叭叭叭，咬牙切齒，如驟雨驚雹，一陣暴打。這陣彈丸圍着擎天玉虎上三路，中三路，下三路亂迸。擎天玉虎賀錦濤，猛然一閃，倏然一竄，刷的一伏身，嗖的一頓足，使盡身法，要想躲開彈丸，再趁勢進攻。那曉得任你武功高強，黑影中要想抵擋楊華這一手連珠神彈，却煞非容易。而且李映霞已然脫出敵手，更不必投鼠忌器；玉旛杆放胆張弓，手腕一翻一甩，一甩一翻，把十幾粒彈丸連續的打出來。

擎天玉虎到底在手腕上，大腿上，挨了兩彈；一個來不及，末後一彈，撲奔面門而來。擎天玉虎一偏頭，彈丸打着耳輪，血流及肩。擎天玉虎情知把一番心計弄拙了，恨恨的叫道：「相好的，算我栽了！人讓你們奪回去吧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竟一翻身，撲奔曠野走去。

玉旛杆的連珠彈居然奏功，眼看着擎天玉虎飄然遁去；蕭楊二人一夜的奔波，已然沒力量追賊，而且忙着救人要緊。蕭承澤趕來叫道：「大妹妹，大妹妹！」李映霞跪在地上，兩手據地，人已半死似的了；哭着叫道：「蕭大哥，我還能活麼！」蕭承澤不遑安慰，急急的把她攙扶起來，對楊華說：「楊賢弟，多謝你幫忙，我感激不盡。你來斷後，咱們快走；賊人還有餘黨。好在快天亮了，一到白晝，就可以脫過去。」楊華依言，持鞭保護着便走。

擎天玉虎已然氣走，火蛇盧定奎和一般賊黨也沒追來；雖則如此，蕭楊二人依然惴惴。李映霞道：「蕭大哥，還有使女春紅呢，蕭大哥可能找找她麼？」蕭承澤頓了頓道：「顧不得了，不必管她了；」李映

霞掩面悲泣道：「只是小妹是同春紅一塊教賊人架走的，尋着她一路回去，將來也好……」蕭承澤只是搖頭，攙定李映霞急走；楊華忽然說道：「蕭大哥不忙，我知道那個使女，她大概藏在園門東邊呢。」用手一指道：「那個黑影就許是她。」過去一尋，居然把使女春紅找到。

當下蕭楊二人，每人攙着一個女子，打算尋路奔回柳林莊去；因為蕭承澤心裏明白，黃家村已非安身避禍之地了。但是二男二女才走出幾步，便覺得不行；李映霞和使女春紅都像癱了似的，弱質纖足，劫後殘喘，幾乎半步也走不上來。兩個壯男當真背着兩個少女逃難，蕭楊二人又都不好意思，止能攙扶着罷了。蕭楊二人很是焦灼，記得菜園子裏面，有一輛轎車；若把這輛車弄來，就可以保護着二女，驅車回去。無奈菜園子裏，說不定還有賊黨。

蕭楊二人相顧爲難，要想奪車，還得冒一回險。二個人又不敢分開，恐怕人單勢孤，二女再被擄去；只好由楊華持鞭保護二女，蕭承澤裝好袖箭，挺着單刀，一齊掩到菜園門前。只見那輛轎車，居然還停在菜畦中呢。楊華命二女跪伏在地上，自己持鞭握弓，兩眼向四面張望。蕭承澤揮刀撲過去，硬要奪車代步。奪車的打算，太已行險僥倖，羣賊雖被連珠彈打傷，却並未逃散；不過惱着擎天玉虎，一時袖手觀望不前罷了。但一見擎天玉虎當不住蕭楊二人的攢擊，以致棄女而逃，李映霞竟被來人奪回；火蛇盧定奎等立刻又動了敵愾之心。蕭承澤二次進園，未免是太歲頭上動土。盧定奎，倪老么，莊廷綬，郭牛子，暗打招呼，跳牆進園，潛襲過去。分出兩個人，與蕭承澤動手，攔住他奪車；另分出兩個人，循着牆溜過來，暗算玉旛杆楊華。

雙鈞莊廷綬，和倪老么，記恨着楊華一彈之仇，一個從鏢囊中登出兩枝鏢來，一個掏出三個飛蝗石子來。玉旛杆楊華二番進園奪車，本已提心弔胆，兩隻眼東瞧西看；忽然見牆頭上冒出兩個人影來，跟着聽見暗器破空之聲。楊華急忙一閃身，喝道：「好大胆的賊，看彈！」把弓弦一曳，拍的一聲：吓得倪老么把飛蝗石子信手一發，跳下牆，撥頭便跑。這二賊吃過虧，中過彈，已成驚弓之鳥。倪老么一跑，玉旛杆



弓弦連響，莊廷綬也慌了；把第二枝鏢陡的發出來，也吓得退回去。玉旛杆彎着弓，扣着彈，旋身一轉，搶行數步，撲到菜園子門內。菜園子裏面，蕭承澤與盧定奎，郭牛子，已然交起手來。只走幾個照面，火蛇盧定奎暗對郭牛子打了個招呼；郭牛子揮刀拚命向前。蕭承澤刀光揮霍，郭牛子招架不迭，依然勉強支持。火蛇趁勢急忙退出，又把飛蝗火筒取出一枝；將崩簧一按，蓬的一聲響，刷的打出一道藍焰，一粒火彈直向蕭承澤上身打來。這蕭承澤也是吃過虧，中過彈的，一見藍焰，吓得翻身便跑；火蛇盧定奎，郭牛子持刀便追。蕭承澤大叫：「楊賢弟，快開弓。」玉旛杆應聲跨進一步，叫道：「賊子休要張狂。看彈！」

「看彈」二字比咒語還靈；郭牛子抹回頭便跑，火蛇盧定奎也立刻止步不追。玉旛杆這一把彈弓，竟拒住四賊；四個賊人擋不住連珠彈，呼嘯一聲，紛紛逃走。蕭承澤乘機搶過去，把騾子一帶，狠狠拍了一刀背，將轎車驅出園外。大叫道：「大妹妹快上車。」立刻將李映霞和使女春紅，攙架上車。蕭承澤拿刀背當了馬鞭，玉旛杆楊華就持弓跨轅；兩個人一個照顧前面，一個留神後面；轎車軋軋的順着荒徑，奔向大道。

蕭楊二人戰退羣賊，救回二女，心中都很高興。李映霞落在匪人手內，雖說是當晚遇救，並未失身；一回想到被擄時，遭羣賊輕薄調戲，心中很是難堪。又記得被擄之初，自己的母親拚命奪救，曾被賊人砍倒。自己的哥哥僥倖逃到柳林莊，賊人聲言斬草除根，也不知賊人尋着沒有，正是生死難保，李映霞在車上，抓着使女春紅，欲哭無淚；因向蕭承澤打聽母兄的吉凶。蕭承澤却全副心神都注意着前途的艱險，提防着賊人的追趕，更顧不得答言。玉旛杆楊華也是兩眼注視着沿途的黑影，恐防賊人潛伏邀截，也是一語不發。李映霞偷窺着，楊華的背影，不知他是幹甚麼的，或者就是蕭大哥邀來的護院拳師吧？他的彈弓打得真準，自己得救，與其說是蕭大哥的功勞，還不如說是這個人的力量。李映霞心緒紛亂如麻，坐在轎車裏面，也看不見路上的情形；就看見了，她也不曉得路程，只覺得車行甚疾，一道顛頓得很厲害罷了。

蕭楊二人驅車疾走，只盼望立刻天亮；路上一有行人，就不妨事了。只是天公惡作劇，覺得經過功夫

很大，可是夜影依然很濃；單車馳行荒郊，但聽得車聲磷磷。走了一會，已將到那樹林前邊。也是李映霞紅顏薄命，車行拐角處，玉旛杆楊華驀地一伸手，把蕭承澤推了一把，低聲說：「蕭大哥你看，後面有人追來了。」蕭承澤扭頭剛往後面一望，不防前面林叢裏火光一閃，突然從荒徑中竄出好幾個人來。蕭承澤忙道：「不好，留神前面！」急挺身跳下車來，叫玉旛杆護車，自己持刀迎上前去。

林中竄出的人頓時撲過來。相隔已近，隱約辨出是六個人；全都是穿短打，持兵刃，分爲人字形，把路擋住。內中兩個人發話道：「前面的車站住！」蕭承澤生就魯莽的性格，早厲聲喝道：「你們是幹甚麼的？快快閃開！」前面的人忽然大笑道：「哈哈，千里有緣來相會，踏破鐵鞋沒處尋。併肩子，這就是那個姓蕭的！……呔，相好的，快快把李知府的女兒獻出來。」蕭承澤罵道：「放你娘的狗屁！」躍過去一刀，立刻與賊人打起來。就在這時候，後面追來的人也遠遠的奔過來；人影歷落，一共是四個人。

這林前的攔路之人，正是從柳林莊回來的七手施耀宗，雙頭魚馬定鈞，劊子手姜老炮等五個賊人，另外一個却是擎天玉虎賀錦濤。那後面追來的，便是火蛇盧定奎，雙鈞莊廷綬，郭牛子，倪老么。麻雷子和王洛椿，是自相殘殺死了；獨角羊眼珠被打瞎，逃到紅花埠去了。這一夥賊人分爲兩撥，替計松軒弟兄報仇，一撥擄李映霞，一撥尋李步雲，恰巧在此地相會。偏偏蕭楊二人搭救李映霞，驅車而逃，必經此路；竟被夾在中間，成了腹背受敵的形勢。

蕭承澤曉得賊人若全來到，往上一圍，一定逃不開。當下不顧死活，掄刀奔賊人亂砍。七手施耀宗，雙頭魚馬定鈞，劊子手姜老炮，立刻動手三戰蕭承澤；餘賊便來奪車。玉旛杆楊華看得明白，曳開彈弓，先下手爲強，叭叭叭叭，只發出四彈。這幾個賊人初次領略到玉旛杆的連珠彈，猝然大意，有三個賊人呼痛喊罵，掉頭退下來。

擎天玉虎冷然大笑道：「姓蕭的朋友，我佩服你，但是你們別想走了。使彈弓的朋友，有胆的留下萬兒來，咱們再鬥鬥。」楊華怒罵道：「太爺玉旛杆，你有甚麼招，趁早施出來！看彈罷。」一躍上前，開

弓便打。擎天玉虎霍地跳開，左手拿着一塊毡，做了盾牌，右手揮刀來攻楊華。楊華往後退了兩步，張弓暴打。擎天玉虎仗着毡子護住了上身，玉旛杆一連數彈，打在毡子上；蓬的一響，擎天玉虎趁勢又趕上前。玉旛杆慌忙又退回數步，切齒罵道：「讓你擋！」彈弓一曳，彈弓照下三路打來。擎天玉虎仗自己飛縱功夫不壞，滿以為上盤用毡子擋着，下盤總可以閃得開，攻不上。他却小覷了楊華的手法；只幾彈，叭的一彈，打着擎天玉虎的脛骨，一陣奇疼，身形一幌。玉旛杆突又一彈，改取上身；擎天玉虎忙用毡子來擋。叭的一聲，彈丸打在手指骨節上；擎天玉虎一陣奇疼失手，毡子墜地。楊華大喝：「惡賊，再看這一彈！」刷刷刷，流星趕月，彈丸橫飛，直撲擎天玉虎；擎天玉虎抵擋不住，撒身躍走。楊華張弓就要追，蕭承澤忙喝道：「楊賢弟看住車！」楊華立刻止步，守住轎車；持弓伺隙，幫助蕭承澤。

蕭承澤力戰七手施耀宗，和雙頭魚馬定鈞，創子手姜老炮；他唯恐後面的賊人追到，更沒法抵擋了。胸部灼傷雖然陣陣疼痛，他却咬着牙，打得格外賣命。展轉苦鬥十數合，玉旛杆楊華抓着一個破綻，嗖的一彈打來；姜老炮噯呀了一聲，兵器脫手。才待逃走，被蕭承澤竄過來；一刀砍着後項，死在路旁。七手施耀宗急救不及，勃然大怒，一回手，取出暗器來；七枝飛叉照蕭承澤連打出兩枝，一取中路，一攻上路。蕭承澤一側身，揚刀磕開一枝，躲開了一枝。不防施耀宗左手還藏着一枝，右手把兵刃一幌，佯作進攻；左手發暗器，抽冷子照下盤鏢打過來。蕭承澤進攻過猛，猝不及備，急忙一頓足，飛叉刮著腳脛骨打過去；雖是串皮傷，却也撲破血流。蕭承澤怒吼一聲，往前猛攻；才一接觸，刷的一個敗勢，撲的跌倒在地。七手施耀宗大喜，趕上一步，挺刃待往下扎；忽聽林中同黨叫道：「留神！」蕭承澤果又使出他那「犀牛望月」的招來，巧打浮雲，突地射出一枝袖箭。七手施耀宗托地往後倒竄出一丈多遠；就在這一剎那間，玉旛杆楊華把彈弓一曳，刷的一彈，乘虛打到。七手施耀宗吃了一嚇，雙手撲地，剛剛的躲開。

這時候，後面的人影飛奔前來。施耀宗瞥了一眼，不敢戀戰，收刀而退；一伏腰，竄身沒入林中。因為認不清來者是仇是友，綠林中不能不格外小心。後面人影已將撲到，蕭楊二人也是心驚。一見迎面的羣

賊相繼敗入林中，蕭承澤急叫道：「楊賢弟，趕快奪路往前闖呀！」玉旛杆楊輩往後瞥一眼，與蕭承澤連忙竄上轎車沿。不敢穿林而過，立刻把牲口亂打，繞林落荒而走。遙見西北面黑影甚濃，似是竹林，便向斜刺裏飛馳而過。

羣賊在樹林中隱伏窺探，不一刻後面人影已然趕到。相離至近，羣賊試打一暗號，才知是自己人。那擎天玉虎被玉旛杆連彈逐走，一直敗回；竟在柳林莊前，路遇七手施耀宗，雙頭魚馬定鈞，劊子手姜老炮等人。搜尋李步雲回來。雙方會面，擎天玉虎未肯說出己的舉動，他自己也很覺丟臉。此時這兩撥人會在一齊，再找擎天玉虎，又已不見。這後面趕來的四個人，火蛇盧定奎，雙鈞莊廷綬，郭牛子，倪老么，都對擎天玉虎大抱不滿，口出怨言。說是李知府的女兒，生生由他手內，被人家奪去，擎天玉虎滿口的不貪淫，守戒規，派別人許多不是；誰知臨事時，反是他一個人先做出對不起人的事來。他竟趁衆人搏鬥時，挾着李映霞跑了；又沒有跑好，被人家劫奪回去。而且麻雷子分明是他妬情刺殺的。更不够人物了；大家一齊亂罵。七手施耀宗却和擎天玉虎交情甚好，忙攔勸衆人：「過去的話不要說了，辦正事要緊。咱們十三個人，叫人家兩個人打了個落花流水，太丟人了。若再教他們把人奪回去，未免太顯得無能。我不知諸位怎麼樣，我却真覺得無面目見江湖同道了。剛才那個打彈弓的，也不知是誰，好生厲害，簡直挨不近身。」火蛇盧定奎冷笑道：「那個傢伙叫甚麼玉旛杆，也就是那一手彈弓很麻利，別的功夫稀鬆平常。有了，我有對付他的招了。」郭牛子忿忿的說道：「有招咱就快施出來。咱們憑白自相殘殺的死了兩個人，都是這女人害的；又教人家奪回去，簡直太泄氣。走，咱們還是追。那小子的彈弓總有打完的時候，豁出去挨打，也得跟他拚一拚。不管怎麼樣，人不能白教他們奪去。咱們奪不回人來，難道不會想法子給弄死麼？也給死去的麻雷子出口怨氣。」羣賊議論片刻，立刻又追下去。

## 第二十四章

綠野荒村避仇失伴

孤男弱女絕地連踪

蕭楊二人驅車繞林，尋路而逃，且逃且回頭看。遠遠望見賊人又追出來，兩個人將刀鞭照騾背亂打，把轎車開得飛快。眨眼間已穿過樹林；前面一帶濃影，是一片一片的竹林荒草，高低起伏不平。蕭楊二人一見荒草大喜，將轎車一直往草邊低路開過去。

蕭承澤情知賊人苦追不捨，忽然心生一計，對楊華說，要趁賊人看不見，叫楊華保護着李映霞和使女春紅，跳下轎車，鑽到荒林亂草裏面，躲藏起來。由蕭承澤自己驅着空車單逃，把賊人誘開。這好像齊景公誣管之計，倒是個妙着；趁天色未明，足可使得。但由玉旛杆楊華保護二女，少女孤男，玉旛杆有點猶豫不決，打算自己驅車拒敵。蕭承澤很着急的說道：「楊賢弟，這一夜全仗你的彈弓救命！你的彈弓子直打了這一夜，還能有多少麼？我們人少，賊人勢衆，一個彈盡力竭，……我的好賢弟，你快依着我吧。你又不曾趕車，你那里行？」

玉旛杆楊華一想，自己的彈弓子，果然還賸下有限的十幾粒。當真把彈丸打盡，自己和蕭承澤必死在羣賊亂刀之下，二女也就救不了了，自己又當真不會駕車。事臨危迫，顧不得避嫌，只得應允；道：「可是藏在那裏呢？又投奔何處呢？蕭大哥，咱們怎麼會面呢？」蕭承澤着急道：「沒有商量的空了。」把車驅到荒草地邊，叫李映霞和使女春紅一齊下了車，忽忽的告訴楊華：「不等天亮，不要出來；就到白天，也要小心。」李映霞揮淚道：「蕭大哥，這行麼？」蕭承澤道：「大妹妹放心，這是我楊兄弟，自己過命的哥們，跟我一樣。」只說得幾句話，立刻把轎車趕出了荒林野地。

蕭承澤的打算似乎不錯，却是時機不巧，剛剛馳出野地，迎面便見一條人影一幌，竟奔轎車撲來。刷地一竄，疾若箭駛，快似飄風，這當然是綠林中人。蕭承澤愕然，把騾連拍了幾刀背，空車軋轆轆的走出不多遠；那個人影一陣狂笑，追了過來，叫道：「相好的，咱們有緣，不見不散。」蕭承澤一聽這人，又是那個擎天玉虎。擎天玉虎狂笑聲裏，忽將手一揚，發出一件暗器來。

蕭承澤怒罵一句，揮刀竄下車來。這一回擎天玉虎却想出了毒招；他並不想用暗器傷人，他竟用鋼鏢

來打馬。刷的一下，這跨鞍的驢頭上着了一鏢。這驢頓時負疼狂嘶了一聲，拖車狂竄起來。擎天玉虎趕上去，一連數鏢，轎車頓時停住。這匹驢撲地栽倒，跪起爬倒，慘嘶了幾聲，被車輾架着，竟不能動了。擎天玉虎狂笑道：「相好的，我看你怎麼走？快把人獻出來吧。」趕過來，一面提防着彈弓。趕緊往車廂一張望，車廂是空的。擎天玉虎失聲道：「咦，小子倒會弄詭！」話未說完，蕭承澤見一番妙計竟白用了；氣得他揮刀上前，跟擎天玉虎惡鬥起來。

此時玉旛杆楊華保護著二女，鑽入荒草地內；是楊華攙架着使女春紅，春紅攙架着小姐李映霞。三個人伏着腰，往暗處亂鑽；地上磕磕絆絆，李映霞摔倒好幾回。楊華無可奈何，只得把小姐丫環，一手架着一個，斜着身子，穿行叢莽。找到一個較好的地方，便囑二女伏在地上歇息；千萬不要出聲，不要亂動；留神頭頂上的叢草，不要使它搖幌。然後玉旛杆退出兩三丈遠，慢慢探出頭來，往外張望。但此地形勢隱密，前後黑忽忽的，都擋着視線；竭力窺看了一回，任甚麼也看不見。更傾耳細聽，曠野聲稀，一起初聽見輪蹄奔馳；後來忽然聽見一個喊聲，跟着聽牲口一陣悲嘶，輪聲寂然頓止。順風吹來，恍忽聽見東面兵刃叮噹，人聲怒罵。玉旛杆心中一動，退回來，低頭看了看二女坐在地上，相偎相倚。楊華俯腰低聲說道：「李小姐，你們就這樣默着很穩當；就聽見動靜，你不動，也看不出來。我得出去張望一下，怕蕭大哥找不着咱們。這功夫聽不見轎車響動了，他許是跑開了。」

李映霞一聽這話，仰面看着玉旛杆頰長的身影，張了張嘴，沒有說出話來。使女春紅忙偷着一推李映霞，低說：「小姐，人家要走，就賸下咱倆了！」李映霞對楊華不好稱呼，含糊的說道：「出去行麼？這個，我看……」楊華道：「不要緊。」轉身要走；李映霞很着急，忙將使女春紅推了一把，道：「春紅，你你請這位大爺別走吧。走了，萬一賊人尋了來呢？」春紅忙道：「大爺別走，我們小姐不叫你走呢。」說話的聲音不由的大了。

玉旛杆楊華心知二女不願自己離開；忙又俯下腰，兩手拄着自己的膝蓋，低聲說：「小點聲，小點聲

！李小姐，你不用害怕；我去看一看，就回來。」李映霞實在無奈，只好站了起來，低聲囁道：「這位楊大哥，我，我想你別離開吧！你想萬一把賊引來，豈不是白藏了？」說話聲音顫顫的，彷彿要哭。楊華不由心軟下來；這麼兩個弱女子，樣子實在怯怯可憐。但楊華又不放心蕭承澤，只得安慰李映霞道：「快坐下吧，李小姐。轉眼就天亮了，賊人決不敢在白天任意胡爲，耗一會是一會。既然你們不放心我離開，我就在這里好了。只是蕭大哥，這時候到底也不知怎麼樣了？」

玉旂杆抹了抹頭上的汗，兩肋下的衣衫也濕透了。玉旂杆把彈囊摸了摸，數一數囊中的彈丸；果然所剩無多，連十粒也不到，只還有八粒彈丸，幾個鐵蓮子罷了。玉旂杆暗暗皺眉，把鋼鞭拿在手中，仍舊側耳傾聽四面的動靜。忽然聽東面草叢簌簌的響，李映霞吃驚的扶地起來，撲到楊華面前，抓着胳膊道：「楊大哥，你聽那邊，進來人了！」使女春紅也忙爬起來，也把楊華抓住，失聲叫了一聲：「娘！又追來了！」這動靜玉旂杆早已聽出來。猝然間，顧不得甚麼顧忌；忙把李映霞春紅按下，急低聲道：「別動，別言語。」左手持鞭，右手捏着一粒鐵蓮子，悄悄的迎過去，蹲下身來。如果是賊，抖手就給他一下；然後再往外跑，好把賊引開。一剎那頃，野草亂搖亂動，脚步聲越來越近，夾雜着喘息聲，和低低嘶叫聲，道：「楊，楊！」

玉旂杆楊華放了心，知是蕭承澤溜了回來。忙站起來，迎過去，應聲叫道：「蕭，蕭，我們在這裏呢。」兩人尋聲湊到一處，楊華剛要詢問；不想蕭承澤很是倉皇，把楊華一扯，急說道：「賊人沒尋到這裏來吧？我剛走出去，就遇上賊，駕車的牲口叫他們打死了。糟了，他們這就搜尋過來！我們避避看；萬一躲不住，只好由咱們倆把她兩個擋着逃吧。」蕭承澤一面喘，一面扯住楊華，催楊華把他帶到二女藏伏之處。李映霞看見了蕭承澤，如見骨肉一樣，哇的失聲要哭。蕭承澤慌忙攔住，吃吃的說：「大妹妹別哭！別事到臨頭，沒法子！萬一的話，我只好背着你。咳，這個春紅太累墜人了！楊賢弟，沒甚麼說的，救她一命吧，你只好背她。咱們往那邊藏藏看；我怕賊人看見我鑽到這塊來，趁早挪地方。」

正說著，忽聽數箭地外，有人大聲吆喝道：「哈哈，相好的，鑽草棵，豈是好漢？有本事出來會會！」頓時聽見西面北面，都有人聲；跟着劈劈拍拍，往這邊亂投土塊。一面投，一面叫道：「相好的，看見你了，滾出來吧！」把二女又吓得魂喪胆。這時候，蕭承澤身負數傷，已竟強自支持；右手握着把刀，左手抓着李映霞，噓噓的喘氣；對楊華說：「我的袖箭全打完了，你的彈弓子可還有多少？」楊華知道蕭承澤着急，忙道：「還不少呢，我這裏還有別的暗器。」把三個鐵蓮子交給蕭承澤。蕭承澤略爲緩過一口氣，把肩上一處刀傷，撕衣襟纏了；胸口滿露出來，數處刀傷此刻越發疼痛，問楊華有藥沒有。楊華把靈砂定痛解毒丹取出，請承澤乾嘔下去。眼望外面，聽賊人脚步踐踏聲，曉得他們還斷不定蕭楊二女藏伏之地；他們又怕暗器，料想一時還不敢進來搜。蕭楊却不知賊人也有法子；只留兩個人在外面嚷罵，其餘的人兩個一幫，三個一夥，已然慢慢的，輕輕的從四面掩撲進來。

相隔半箭地，已然聽見叢莽簌簌的響動。楊華一扯蕭承澤，又一指方向。兩人更不暇尋思，忙把李映霞和春紅，一個人攙扶着一個，側着身子，慢慢的躲着聲音往旁退。忽然賊人喊道：「來啊，他們藏在這裏啦！」跟着瓦礫土塊，劈拍一陣亂投；脚步聲也越繞越近，竟有一枝鏢打過來，險些被打着。蕭承澤又急又怒，慌忙一伏腰，把李映霞背在背後，掄刀便走。玉簾杆一見這樣子，也只得把春紅一背，跟踵而行。西面北面有脚步聲，東面南面沒有，蕭承澤就奔東南角。一直走過去，這一片荒草地到這裏已是盡頭處！前面橫着一條狹徑，分隔成兩塊高地；狹徑那邊，不是長林，不是茂草，乃是收割過的莊稼地。

蕭承澤急用眼一尋，在數箭地之外，偏南面又有黑影。蕭承澤把刀尖向前一指，拔步便奔過去，楊華也跟過去。蕭前楊後，背人飛跑；忽啦的一下，頓時追過五個賊人，各將鏢，箭，蝗石，火彈，沒上沒下的打來。蕭承澤一閃一竄的狂奔，蕭楊二人已然筋疲力盡；却喜賊黨們鬧了一通夜，也是筋疲力盡。五個賊人前趕，四個賊人斜抄；追出不多遠，只有擎天玉虎賀錦濤，七手施耀宗，火蛇盧定奎，雙頭魚馬定鈞，這四人功夫好，脚步快，當先趕來。餘賊竟已落後。因爲天色將破曉，有的不敢追了。楊華背着人不能



弓，只有捨命狂跑。賊人在後叫罵道：「相好的，我們佩服你！你把人給我留下，我就放你兩人逃生！」蕭承澤不答，踏著田地，撲奔黑影；這黑影却是小小荒村。玉旛杆一面跑，一面想起主意來，忙大聲喊道：「捉賊了，捉賊了，衆位鄉親快出來捉賊呀！」這雖然丟人，但是賊人多，自己人單，也不算丟臉；蕭承澤也應聲喊罵。羣賊大怒，越追越近，把手中暗器，照二人背後打來；也有捨來的石塊碎磚，也有沒用完的餘箭彈石。楊華不如蕭承澤功夫好，比較落後，幾乎成了衆矢之的；羣賊把所餘的暗器，悉數照楊華背後鏢打過來。玉旛杆賈勇拔步，一溜烟的狂奔；看見蕭承澤已奔入村口，玉旛杆也忙奔向村口。

村前野犬狂吠，蕭楊二人越發的喊叫捉賊；將入村內，這才住聲。蕭承澤回頭看了看，叫道：「楊，楊，加勁呀，快快！」把渾身的力氣都使出來，蕭承澤竟搶先鑽入村巷內。瞥見就近有一所小村舍，蕭承澤忙飛奔過去；隔着短牆，向裏一望，却喜院內並沒有狗。蕭承澤不遑思忖，一側身，把李映霞放下來，一把提過牆去，然後自己也飛身跳到裏面。眼光如電火似的一閃，見這小村舍只有幾間土房，院子那邊有兩座柴禾垛，很高，可以躲藏；慌忙把李映霞脚不沾地提了過去，只說道：「別動！」一撒手，李映霞搖搖的倒在草堆上。蕭承澤立刻翻身一竄，撲到牆根；扶牆探頭，往來路張望。

展眼間，玉旛杆狂奔過來。蕭承澤低嘶了一聲；楊華抬頭看見，立刻撲奔過來。奔到牆下，也照蕭承澤那樣，一側身，才要把春紅放下，換手來提她過牆；春紅竟隨手軟癱下去。玉旛杆吃了一驚，忙一把捉住，却濕漉漉的抓了一把。楊華失聲道：「喲！」蕭承澤急問道：「怎麼了，別是死了吧？」

原來這使女春紅，在楊華撲入村口時，她的頭已然仰向後去；這一撒手，竟倒在地上；玉旛杆不由一怔，蕭承澤忙叫道：「快提過來，賊人這就追過來了。」玉旛杆不顧死活，忙把春紅抱起來，送上牆頭。蕭承澤伸腕抓住，往裏一拖，把春紅提過牆來。玉旛杆楊華飛身跳了過去，兩個人架着春紅，一齊奔到柴禾垛後面。

兩人喘息着細辨春紅，春紅後心靠肋處插着一枝鏢，耳門上也插着一枝袖箭。楊華這才想起，由草地

下坡時，一路奔竄，賊人從後面側面一路亂射，彷彿聽見春紅叫了一聲；自己只顧捨命狂奔，白白教死屍壓了好幾箭地，竟不知人已死了。兩個人試摸春紅的口鼻，出氣多，入氣少；胸前雖然微微跳動，人雖然還沒斷氣，可是耳門一鏢已然是致命傷，決不能救藥了。

蕭楊二人抹着汗，相顧嘆氣；急展眼觀看這村舍的形勢，打算把垂斃的春紅，和力疲的李映霞掩藏起來。不意時不及待，又加外面的村犬竟逐影狂吠，做了賊人的引線。擎天玉虎賀錦濤，雙頭魚馬定鈞，七手施耀宗，火蛇盧定奎，已然飛奔入村；一望各處，看不見蕭楊二人的影子，猜想必已藏入民宅。這四賊打一招呼，靈地一躍，分東西兩面，跳上路旁村舍，登房越脊，來回搜尋，竟被擎天玉虎賀錦濤一眼瞥見；打一呼哨，雙頭魚馬定鈞，七手施耀宗，火蛇盧定奎，都應聲竄跳過來。擎天玉虎一指草堆，三個賊人由房上竄落到院內，暴喊一聲：「那裏跑？」掄刀砍來。

蕭承澤，玉旛杆剛把使女春紅的尸體抬到一間空棚內；李映霞搖搖的站起來，蕭楊正要找一地方安置她，却已無及。四個強徒倏地分散開，雙頭魚橫刀檔門，堵住出路；火蛇，玉虎，七手施耀宗等揮刀進攻。蕭承澤怒發如雷道：「惡賊趕盡殺絕，大爺今天把命兌給你們了，你也休想好好回去！」將楊華給他的鐵蓮子，嗖的打出來；擎天玉虎一伏身讓過，趕上前，一刀搠來；火蛇盧定奎也從側面斜襲到。蕭承澤刷的一竄，刀光一閃，撲到盧定奎面前，掄刀便砍；立刻與賀盧二人打在一處。一面打，一面急叫楊華，快背起李映霞；他自己打算以死相拚，橫刀開路。玉旛杆眉峯一皺，正待動手；不想七手施耀宗竟搶先著。趁賀盧二人把蕭承澤圍住，即抖手一叉，照楊華打來。玉旛杆一閃身，這七手施耀宗掄刀一竄，照李映霞便砍；玉旛杆慌不迭的橫身一檔，揮鞭迎敵；百忙中不能開弓發彈，忙伸左手探囊，抓了好幾個彈丸，喝一聲：「看彈！」信手發出；七手施耀宗急往旁一竄，楊華趁勢插鞭開弓。兩邊相距極近，七手施耀宗閃退不及；楊華只發兩彈，便把施耀宗打倒在地。玉旛杆大喜，頓時一轉身，彈弓照擎天玉虎，火蛇盧定奎打來；叭叭叭叭，每人送上兩彈。二賊也當不住，飛身竄上牆頭，向牆外連打呼哨；雙頭魚擺刀當門，

躍躍欲上。

玉旛杆的彈丸，此時只還剩下兩粒。七手施耀宗受傷倒地，蕭承澤趕上來，挺刀便刺。施耀宗負痛一滾；擎天玉虎急喊一聲，刷的打來一塊磚石。蕭承澤挨了一下，幾乎跌倒。急忙退下來，奔向楊華，連連揮手；叫他背起李映霞，趁此機會，急速逃走，他自己好捨命斷後。楊華看着李映霞，還在躊躇。這功夫再沒有猶豫的空了，個個人都筋疲力盡。蕭承澤急得搶過來，把李映霞一挾，用刀尖一指西面牆，連連叫道：「快快，快跳過去！」

玉旛杆楊華應聲撲到牆下，飛身竄過去。蕭承澤忙將李映霞托過來。玉旛杆探手把李映霞接過牆外；攙着李映霞，踉踉跄跄便跑。蕭承澤在牆根自覺力疲，恐怕不能拔過去；連忙退出三四步，跑開來飛身一掠，這才跳上牆去。擎天玉虎跳過來，扶救施耀宗；施耀宗的鼻樑竟被打斷，滿面是血。火蛇盧定奎便來追趕楊華；蕭承澤急忙橫刀邀住，大叫：「楊賢弟快走，快走！」一面對盧定奎定拚命揮刀，一面扯開喉嚨，一疊聲的狂喊：「衆位鄉鄰，有賊了！強盜殺人了！」刀兵亂響，殺聲沸騰，村犬狂吠，頓時間驚動了睡夢中的村民。蕭承澤這一路狂喊，越發激怒了賀盧二賊。

擎天玉虎在牆內扶救施耀宗；盧定奎，蕭承澤在牆外死戰。蕭承澤把性命置於度外，狂喊不已，死鬥不休。盧定奎功夫儘強，竟抵擋不住；忙打招呼，催雙頭魚過來，兩個拚一個。擎天玉虎賀錦濤取出刀創藥，急急的給施耀宗敷治；施耀宗忍痛不哼，握着擎天玉虎的手，叫道：「賀大哥，你必得給我出氣！你快跳過牆去，把兩個東西料理了，我這傷還不要緊。」

這時候，聽見牆外盧定奎失聲叫了一聲，似乎負傷。賀錦濤飛身一躍，站在牆頭一望；火蛇盧定奎已被蕭承澤殺得倒退，雙頭魚馬定鈞已奔過去救援。那玉旛杆楊華，挽扶着李映霞，已然奔出小村，往後面的大村落奔去。擎天玉虎跳下牆來，竟不援應盧定奎，反而奔向楊華跑去。盧定奎氣得連連喊叫，擎天玉虎佯作不聞，竟一直追下去。

玉旛杆楊華架着李映霞，半拖半提的，邁步飛奔；心裏乾着急，竟跑不快。忽一回頭，見一條人影追來；玉旛杆無可奈何，急忙一伏身，把李映霞背在背後，大洒步跑去。擎天玉虎嚷道：「看你往那裏跑？趁早放下人！」於是展眼間，就要追上。但是蕭承澤豈容他追趕？立刻喊一聲，拋下了盧定奎，馬定鈞，挺刀反從後面，追趕擎天玉虎。擎天玉虎回身迎敵，玉旛杆趁此機會，遠遠的奔入黑影中去了。擎天玉虎與蕭承澤鬥在一處；火蛇盧定奎惱恨擎天玉虎，抱刀袖手不前；只是口打呼哨，招呼落後的賊人。羣賊這一犯心思，反得救了楊華。

玉旛杆背着李映霞，還沒有奔到大村落，便已通身浴汗。李映霞伏在玉旛杆身上，覺得玉旛杆的背衣如洗了一般，把她自己的衣襟都沾濕了。李映霞此時是恥恨，悲苦，驚恐交併。她手攬着楊華的肩頸，喘息着說：「楊恩公，你快把我放下吧！我逃不出去，你不要管我了。」便要往地下掙；玉旛杆一面跑，一面回頭，一面吃吃的說：「別害怕，不要緊……賊人沒追來，……蕭大哥擋着他們呢。……喂，喂，李小姐，你別掙！你一掙，我更跑不動！你瞧瞧，一到前面，就活了。」

李映霞回頭一看，賊人果然還沒追出來；又往前面看，前面一片濃影。玉旛杆道：「天就亮，……有一人，……賊就不敢……」雖然這樣說，玉旛杆楊華的武功沒有根底，這一口氣竟提不住，眼冒金星，耳輪嚙嚙；深一脚，淺一脚，一連幾次，險些栽倒。眼望前面大村落，相隔還遠，覺着力氣不能奔到；却是道邊不遠，就有一片莊稼地。玉旛杆實在支持不住，就往莊稼地奔過去；努力往前一竄，不意地邊却有一道畦溝。玉旛杆心慌氣喘，眼睛看不清楚，一脚登空，撲地栽倒，把個李映霞竟從身上翻摔過去。玉旛杆實實落落的栽在地上，掙不起來；那李映霞也摔得呻吟了一聲，已然昏死過去。

玉旛杆鼻息呼呼的喘做一團，掙扎着爬起來；把李映霞整個抱起，鑽到草棵低窪處。尋一黑暗地方，便把李映霞放下；李映霞隨手軟癱倒地上。楊華自己蹲在一旁，手抓着草棵，喘息起來；容得略緩過一口氣，扯衣襟把頭臉上的汗一擦，俯身低叫：「李小姐，李小姐！」李映霞沒有答應。

楊華皺眉道：「難道又白費事了？」忙扶着李映霞，試一捫胸前，胸口還跳動；又試一試鼻息，却咻的微微出氣，知道沒有死。玉旛杆忙將李映霞抱起來，往深草裏躲藏。在草地上，找了一個平坦障礙處，把她慢慢的放下；替她伸直了四肢，却將雙腕替她拳起來，交叉着放在胸口下。然後玉旛杆自己站起來，手提豹尾鞭，輕輕的溜出來，向外一望。只見三條黑影，一前二後，奔向村落跑去。又一回頭，見小村那邊，也似有幾條人影奔跑。玉旛杆倒吸一口涼氣，忙縮回頭來。

玉旛杆只得走回草叢，找到那低窪處，守在李映霞身邊，席地而坐。心裏想：「一等天亮，便不要緊了。是的，我救人總須救到底；況且，還有蕭大哥。這個李小姐，也真可憐！」想着，再一看李映霞。朦朧夜色，略辨頭面，李映霞躺在地上，已然慢慢的醒轉；微微呼出一口氣，咽喉裏發出響聲，手脚也慢慢的伸縮起來。玉旛杆忙俯身低呼道：「李小姐，醒一醒。：不要出聲！」

李映霞兩手抖抖的揉了揉眼，掙扎着似要坐起，但是竟不能起來。玉旛杆只得架着她一隻胳膊，伸右手托着後項，把李映霞輕輕扶起，給她盤好膝坐穩了。李映霞漸漸神智清醒過來，半晌，低聲說：「我蕭大哥呢？」楊華應聲道：「他還沒有趕來呢。」

兩個人默然相對，不敢出聲，猶恐賊人聞聲尋來。李映霞當這曠野草地上，四顧無人，與一個陌生男子相對；一顆芳心說不出的慚惶，不禁嗚咽起來。玉旛杆楊華連連搖手示意道：「李小姐，我們還沒有離開險地，恐怕教賊人尋聲找來。李小姐你要是還走得動，咱們可以從這邊草地爬過去，繞到那邊。我看那邊像一座村莊，到了人家多的地方，咱們就可以喊救了。你看，再耗一會，這就天亮；一有鄉下人出來，賊人天胆也不敢白晝行凶，咱們就脫過去了。」

李映霞搖頭慘笑，半晌道：「楊恩公，我還有臉見人麼？我我還不如教賊人殺了痛快呢。楊恩公，：：你把你的刀借給我。」楊華忙低聲說：「李小姐，快不要這麼想；我也沒有刀，人誰沒有一步難呢？等一會，天大亮了，蕭大哥一定要尋來，我們就把小姐送回家去。你們骨肉團聚，設法遷地避仇，報官緝賊

，還可以一洗讎恨。再不要拙想；小姐玉潔冰清，不逢險難，不見貞節。」

李映霞眼看着楊華那把匕首，只是搖頭。玉旌杆催促她快走，李映霞一來渾身疼痛，二來料想蕭承澤大哥恐已死於賊人之手；自己一個女孩子家，跟一個陌生男子，昏夜奔匿荒郊，將來何以自處呢？況且她又是個聰敏女子，暗想自己的母兄多半是凶多吉少；自己身在難中，懸想前途，痛定思痛，倒覺着唯有一死乾淨。又見楊華是個少壯男子，人心隔肚皮，有蕭大哥還好；沒有蕭大哥，這却怎辦？李映霞自有她的難言之隱，想到苦處，不由扣指捫心，眼含痛淚，只是不肯走，要尋過自決。

這一來，却把玉旌杆難壞；李映霞伏在草地上，只哭不走，這可怎麼好？玉旌杆不禁張手做出催促的姿式，想把李映霞攙扶起來。李映霞往後躲閃，正色道：「恩公，你你不要，：雖然在難中，可是……我不能再累墜你了！你……你把我殺了吧。」兩眼凝淚，啾啾定楊華。

玉旌杆楊華一聞此言，心下明白，不覺羞愧起來。被賊人追逐時，自己曾經提抱過李映霞；但那時是生死呼吸的當兒。這時却在黎明時分，彼此相對，已隱約能看清眉目；此刻又不是危急之時，楊華也覺着自己舉動有點冒失了。一番好意，不要教人家一個姑娘，把自己錯看成輕薄子，乘人於危吧？玉旌杆頓時臉兒紅紅的，囁嚅道：「李小姐我們趕快走吧，此地再不可留了。……李小姐，你儘管放心，我可以對天鳴誓；我仗義救人，我一定把李小姐救澈，一定把你想法子送回家，交給你家裏人。不管蕭大哥趕得來，趕不來，我自己一定這麼辦。我也有親姊妹，我若不把李小姐當自己姊妹一般看待，我楊華若有一點對不住人的歪心思，蒼天在上，教我楊華天誅地滅，必遭慘報。……我是蕭大哥從小的朋友，是他邀我來搭救李小姐的。我也是官宦人家，我的父親做過游擊將軍；李小姐你不要把我看成江湖上的粗野漢子。對你說了吧，蕭大哥和我自幼同學，我們是盟義弟兄。蕭大哥的父親乃是我父親的師爺，是我的老師。……」玉旌杆自己表白了一番話，李映霞慘白的面孔泛起紅雲，忙不待扶，自己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恩公快別過意，我李映霞實在感激你的大德。無奈……我一落賊手，便是一生玷辱；恩公試替我想，我一個姑娘家，

：我實在無顏苟活了。我也不是不感激你，我也不是個不及你，可是我呀！……」說到此哽咽難言，眼淚又流下來了。

玉旌杆也爲之慘然，安慰道：「那麼，李小姐既然信得及我，我和蕭大哥俱是一樣；我一定要把小姐救出危難來。請放寬心吧，小姐再不要說尋死的話了。你想我救了你一場，我焉能看着活人尋死？李小姐你不要難過，咱們還是趕快走吧。這裏過於荒曠，萬一教賊人尋來，逃也逃不及，喊也喊不着救星的，走！」

玉旌杆楊華口裏說着，自己站起來，向四外張望了一回，然後走到李映霞身旁。看着李映霞將手扶地，嫋嫋的站了起來，柳腰款款，蓮足蹙蹙，才走了兩步，似一陣腿軟，搖搖欲倒。楊華忙要伸手來扶，然而這時候東方已泛魚肚白色，兩個年青的人面面相覷，再像夜間奔命時那麼抱提扶攙，彼此都覺難以爲情。而且兩人心裏也都亂亂的不安頓，覺着能有蕭承澤生場，就不致這樣窘了。李映霞嬌軀一側一歪，牙齒微咬，往前挪了幾步，只覺一陣陣眼暈，身子直往前栽。玉旌杆楊華不覺的上前，伸手把李映霞胳膊攙住。李映霞臉一紅，忙說：「不用，不用！」口說着，身往旁閃；強走了幾步，力不能支，雙足一軟，撲的又坐在地上了；不禁低低的呻吟，道：「娘啊！」

玉旌杆搓手道：「這可怎好？」腦海中，倏然有一個美人影子一閃，想起了他那未婚的繆配，女俠柳葉青。像她那樣生龍活虎似的人，前年夏間在黃河渡口，仗義拔劍，從羣賊手中，奪救出蘇榜泰的大小姐，真是手到成功。這時候若有她在場，無嫌無忌，措救映霞，是何等方便呢？忽又想起亡故的元配來，弓彎纖小，弱不禁風，正和這李映霞一樣嬌柔；一旦遇見非常變故，這是何等受罪？

玉旌杆想入非非，那李映霞却雙蛾緊蹙，背着身子，把弓鞋提了提，想要站起來；仍是覺得四肢無力，趾痛腰酸。哀吁了一口氣，面呈絕望之色，仰臉看着楊華道：「楊恩公，我……你去你的吧，你不要管我了。我如今，這一夜逃亡，我一點兒氣力也沒有了，……可怎麼好呢？」說着，淚流滿面，眼看着楊華那把匕首刀，意思想要，又不敢開口。

玉旛杆楊華歎了一聲，只得坐下來；側對着李映霞，慰藉她道：「李小姐走不動，那麼再歇一歇；索性等太陽出來再走。……」李映霞低頭不語。楊華又道：「不過，此處究非善地，四望空曠無人；就到白天，你我年紀很輕，教行人碰見，也很不妥。……」李映霞立刻雙腮飛紅，瞥了楊華一眼。楊華接着道：「我還怕賊人不甘心，也許在附近隱伏着呢。」李映霞凜然變色，不禁閃眼四窺。楊華忙道：「李小姐別害怕，我是這麼想；近處沒有人。……你看，出了這草地不很遠，就有村莊，我們歇足了，扎掙過去，可以先到村戶人家借地歇脚，就便吃些東西；緩過精神來，我就給你雇一輛車，把你一直送回家。」李映霞呆呆的聽着，蹣跚無言。楊華剛才說的話，已打入她的心坎，「你我年紀很青」這一句話聽來何等刺耳？楊華見她默然無語，便說道：「李小姐，只管歇着，你家住在甚麼地方？距離這裏有多遠？」

李映霞悲道：「我家遠在南方，我們倉卒避仇，才暫寓在此處黃家村；我也不知道路有多遠。我身被擄，我母被賊傷了，我哥哥和我姑母避到柳林莊，還不知是死是活。我這時家敗人亡，我恐怕已是無家可歸了！恩公要有法子，到了前村，我求你務必費心，把我蕭大哥尋找回來才好。要是尋着蕭大哥，我還有活路；萬一蕭大哥也毀在賊人之手，我這苦命的女子可就沒有生望了。」

玉旛杆這才明白李映霞索刀自殺，確是有這些個難處。這不由越發激起楊華救人救激的任俠心腸來，忙道：「李小姐，不要爲難；天無絕人之路，我自有辦法，你放心。到了前村，我先把李小姐安置在村舍人家將息着，然後我再找蕭大哥的下落。蕭大哥一身很好的功夫，他獨戰羣盜，雖然不易制勝；可是乘夜躲避，並不算難事。這時候，他也許正在找尋咱們，找不着呢。」

楊華口頭這麼說，只是安慰李映霞，他心裏却非常絕望。他料到蕭承澤身已負傷，力鬥二賊，或者不致失手。但他明明聽見賊人連打呼哨，若把餘黨勾來，蕭承澤可就一被圍攻，恐怕逃脫不開了。現在已經天亮，賊人是不會白晝出現的了；蕭承澤如果無恙，他焉能不尋自己來？玉旛杆這樣一推想，情知蕭承澤身命不測；但是怎好實告李映霞？索性瞞哄一時是一時，對李映霞道：「現在大概沒有甚麼凶險了；小姐



既然不認得道，我們往前邊打聽着看，先進村歇歇也好。」

李映霞點了點頭，緩緩的扶地站了起來。玉簷杆用匕首刀，削斷了一棵樹枝，揪去枯葉，遞給李映霞拄着；囑咐她儘管慢慢走，不要着急。忽又想起一事，對李映霞說道：「李小姐，我們到了前村，見了村民的時候，我們形色這等狼狽，他們鄉下人一定疑怪，我們須把話編好了。我看咱們可以說是中途遇盜，脫逃至此，不要說出真情實話，省得惹出麻煩來。」李映霞低聲回答道：「是的。」楊華又道：「我們可以說是探親的，我算是接送李小姐住姥姥家的。不錯，這樣說很好，我就說……我是你家的長隨，不對，應該說是長工，做活的。……」玉簷杆楊華是故意這麼說；李映霞張秀目，瞥了楊華一眼，赧然說道：「這可不敢當，楊恩公，快不要這麼稱呼。你是我救命的恩人，怎麼說是長工呢？這決計使不得；我看我們可以說是親戚，哥哥和妹妹。……」

楊華微笑道：「兄妹稱呼自然方便些；可是有一層，你我的口音太不一樣了。我是河南人，小姐你却是一口江南話；說是親兄妹，這太不像了。咱們要說是表親，表哥表妹口音差點，固然無妨；不過，你我都很多年，沒的更招人起疑了。」這話原說得驟點，李映霞偷看楊華一眼，竟羞澀得抬不起頭來。半晌，才徐徐說道：「楊恩公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又保全了我家的清白；你若是不嫌惡，我願拜認你老為義父。你老肯收這個乾女兒麼？」

李映霞年已十七歲，而玉簷杆不過是二十七八歲的人；姪叔相稱倒還相宜，父女相稱，未免奇怪。李映霞自有她的深意，楊華却不由得滿面通紅起來，說道：「李小姐，這可不像話；這種稱呼，我斷不敢當，我才多大年紀？況且我和蕭大哥是自幼同學；蕭大哥又是你的義兄，這豈不是亂了輩分了？這一定使不得。……我們不過為路上方便，我們可以兄妹相稱。我想起來了，口音這是差一點也不要緊；李小姐，你可以不說話呀。你說不來河南話，你總可以說北方話；說北京官話，你可會麼？」

李映霞臉兒紅紅的，吞吞吐吐的，又要拜楊華為叔父；楊華仍是不肯，他已看出李映霞的心意來。闔

門弱質，倉皇窮途，她是自有一番深心，來保全自己。這一點，楊華既已覺察出來，毅然說道：「這麼辦吧，李小姐，……皇天在上，我楊華現在認李小姐爲義妹。我一定把她當親骨肉，胞姊妹看待；有違此心，上天懲罰。……李小姐，你也不用嫌疑了，我們只求上對得起天，下對得起地，中對得起自己的良心。」楊華口說着，又翹首往外張望了一回，對李映霞說道：「蕭大哥不知跑到那裏去了，他也許正在各村找我們呢；只要尋着他，我們就方便多了。如今只贖你我二人，莫怪小姐你心上不安頓，就是我心裏也是很甯貼的，就是這樣辦，我認你爲妹，你認我爲兄。尋着蕭大哥更好；就尋不着他，我也要送你送回家去。我曉得你爲難，同着一個陌生人回家，自然覺着不便。但是我有法子，我們一到前村，我就給你雇一輛車，再找一個鄉下老嫗送你，你放心吧。」

李映霞低着頭，聽了這些話，看楊華的言談態度，很是莊重沉穩；只是處處還帶着過分的矜持似的，好像唯恐她自己疑慮。李映霞這才放了心，忙側轉身，向楊華深深檢衽道：「恩公既然不棄，肯收這個妹子，小妹正是感激不盡。恩兄請上，受小妹一拜。」竟跪了下去。楊華忙伸手相攔，忽又垂手下來，側身答拜下去，李映霞禮畢叫道：「恩兄，我現在覺着力氣緩過來了。恩兄你往外看一看，我們就走吧。到了前村，恩兄還是想法子，把蕭大哥找着才好。」楊華知道李映霞還有些怯懼，遂依言向外張望了一回；有亂草遮着視線，近處四面曠然，並無行人。楊華又繞向來路，窺探了一時，也不見賊人蹤影，可也不見蕭承澤的形蹤。抽身回來，道：「李小姐，外面沒有甚麼，不要緊了。……」李映霞道：「恩兄快不要這麼稱呼我了。」楊華道：「哦；我忘了，妹妹不要緊了，咱們就奔那邊那個村子去吧。」遂仰面看了看朝陽，說道：「太陽出來了，這村子大概偏西北邊，我也迷了方向了。」

當下玉旛杆楊華在前緩緩的走，李映霞在後緊緊跟隨；兩人心中都很惴惴，却幸一路上並未遇見賊人。不一時到了前村，楊華尋了一個小戶人家，上前叩門借地歇息；就照預先編好的話，自稱是探親遇盜的人，並順便打聽附近的地名，這鄉下人覺得楊華，李映霞二人的穿戴有些不倫；但是他們也已聽見鄰村闖

賊了，所以倒很相信楊華的話。問到此處地名，原來距紅花埠很近，地名叫蔡家房子，距鄰城有四十多里地。楊華打聽鄰村鬧賊的情形，這鄉下人却說不明白。

楊華遂把李映霞暫時寄頓在這小小村舍中，立即親往鄰村，打聽賊情，並探詢蕭承澤的下落。但是問來問去，村中人只說天快亮時，捉住了一個賊，已經送進城捆了；再三探問蕭承澤的下落，竟不得頭緒，那個使女春紅，遺屍在村戶人家中，也沒有聽人談起。（楊華却沒想到：事關命案，村中人就知道，怎肯告訴陌生人呢？）

楊華連問了幾個人，也沒訪着蕭承澤的下落；只得轉回來，對李映霞說：「沒有找着蕭大哥，還是我送你到黃家村吧。」隨託付鄉下人代雇轎車；只是這小村中並沒有轎車，就是別的車也雇不着。只有一輛大敞車，要運糧出糶，恰好路過柳林莊；說好了，還可以代步。楊華和李映霞商量定了，黃家村已經去不得，就先到柳林莊，投奔李映霞的親故梅怡齋家；李映霞的哥哥也在那裏呢，使她兄妹相會，却也是個辦法。楊華便把李映霞扶上糶車，軋軋的走得很慢，天已過午，才到柳林莊附近。這糶車是不進莊的；李映霞，楊華下車的地方，離柳林莊還有二里多地，兩個人只好步行走了過去。

將近村口，忽見柳林莊聚着許多人，有的挑着水桶，有的拿着撓鈎。玉簾杆心中一動，一時存了一個心眼，忙對李映霞低聲說道：「李小姐你看，這莊前不知出了甚麼事故，聚着這麼些人；我們得加小心，也許有賊人潛蹤在內。」李映霞聽了，很是着忙，道：「那可怎好？」楊華手指路旁一樹道：「你只在這樹蔭下等着，待我過去看看。」楊華走過去一看，只聽這些村人紛紛議論，說是村中失火，延燒好幾家；幸而是昨夜沒有風，若不然，全村都要化為灰燼。楊華這才放了心，便走近前，尋人打聽梅怡齋的家。才說出梅怡齋三個字，就有好幾個村人一齊圍上來，把楊華上下打量了一回，問道：「你打聽梅大爺家做甚麼？」

玉簾杆不知就裏，便說道：「我打聽梅家，有一點事情，我是給梅家送信來的。」一個中年的鄉下人

把脖子一縮道：「給梅家送信，梅家遭事了！」楊華吃了一驚道：「梅家遭甚麼事了？」兩三個鄉下人搶着說道：「遭甚麼事了？遭了紅事啦，你不看他家着火了麼？」玉旂杆不由駭然，却又頓時恍然了；忙回頭瞥了一眼，向衆人探問道：「這梅家可在村南麼，他家怎麼失的火？」鄉下人互相顧盼道：「誰知道啊！」

楊華忙尋了一個好說話的老人，低聲下氣，向他探問。那老人連連看了揚華幾眼，反問道：「聽你口音是外鄉人，你打聽這個做甚麼？你跟梅怡齋認識麼？」楊華道：「認識，我們還算是親戚呢。」這老人又看了楊華一眼，方才說道：「梅家是昨夜走水了，大概是歹人放的火。」玉旂杆至此已經完全瞭然，忙問道：「這可是劫數！那麼梅怡齋現在那裏呢？還有一位李知府的少爺，在梅家住着，老大伯你可知道他現時在那裏麼？」

這老人嘆息說道：「按說我不該多嘴，這裏頭有很大的沉重呢。：聽說昨天晚上梅家鬧賊了，是明火打劫，把一所房子全給點了。最慘的是我那親戚的陶家，跟梅家是緊鄰，憑白也給延燒了；一家三口，眼睜睜就得尋宿住。：」楊華眼望村舍，皺眉傾聽着，還是打聽梅怡齋的下落；老人道：「不知道，也許燒死了。昨夜我們鄰居看見起火了，就出來救火；誰想火光中有好幾個強盜，拿刀動杖的，把人們都吓回來了。我們聽得真真的，梅家有人哭喊着殺人啦，救命啊！誰敢出來呀？現在梅家一個人也沒有了，也不知燒死了，還是叫賊給害了。你瞧頂現在還冒煙呢；官面上的人沒來，苦主沒有，火頭也沒有，鄉鄰們誰敢多事？大家夥不過忙着潑水救自己的房罷了，現在誰也不敢動火場。準知道裏頭有死屍，死屍不離寸地，地保沒有來，誰敢給刨呢？你老哥既然是梅家的親戚，那麼也好；你願意出頭，可以等官面來了，你投案領屍。不過話又說回來了，這裏頭很有沉重，你老哥可要尋思尋思，這不是尋常的火災呀！你們年青人，依我說：煩惱皆因強出頭，這不是鬧着玩的。：」

玉旂杆聽老人說得詳詳細細，心中雖然驚惶，外面還是鎮定着，向老人稱謝道：「多謝老伯指教，我跟梅家只沾一點親，可是遠得很。我這次是送幾位女眷來的，論親情，我倒是應該管。只是我得把送來的

女眷安置好了，再出來出頭辦理這件事。你老說的話很對，人命案不是鬧着玩的。我謝謝你老，我且到火場去看看。」遂作了個揖，別了老人，逕向梅家走去。果然望見梅宅已經燒成一塊白地，殘垣斷壁猶吐餘烟；火場附近乃圍着好些個鄉下人，指手劃腳的講論。有一個老太婆，對着火場，數數落落啼哭。楊華轉問別人時，這老嫗並不是梅家的人，乃是梅家的鄰居；這一次失火，把這老嫗的兩個柴禾垛，數間草房，也給喪送在火窟裏了。這一場火，不止把梅家燒得片瓦無存，附近鄰居竟有四五家也被殃及了。靠着村巷，堆積着許多木器什物，正有幾個壯丁搭着東西，往別處運；不消說是從火場中搶救出來的了。有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，面黃肌瘦，守着一堆家具坐着，不住嘆氣；旁邊一個女人領着一個小孩，正向別人們哭泣訴苦。玉旛杆湊到人羣中，旁聽人們談論災情；要從話風中，打聽李公子、梅怡齋的生死。傾聽良久，知道梅宅出事時，有匪徒威嚇村民，不准出來救火。梅宅房後一家鄰舍，冒然奔來，一嚷救火，被賊人劈頭打來一瓦片，把鼻臉打破，險些沒被砸死。所以梅家上下的人是否全燒死在火場裏，抑或能一兩個人逃出來，這些村民竟沒有一個曉得的。火直燒到天亮，賊人走了，這些村民方才漸漸的有人出來澆救，不想已燒掉好幾家了。楊華問到李公子，這些村民倒也曉得梅家有一家親戚，是做知府的，曾在梅家寄住了些日子，可是現在早搬到黃家村去了。村人們所說的乃是以前的情形。

玉旛杆再打聽不出別的來，忙走回去，告訴李映霞；具說梅家已竟家敗人亡。李小姐一聽這消息，心如刀割，忍不住失聲號哭起來；道：「梅大哥一家，一定是受我家的連累了！我的姑母和我的哥哥，一定也叫賊人害了！」玉旛杆連忙攔勸道：「哭不得，哭不得！空哭一會子，有甚麼用？我們先得尋個安身之地；這教走道的人看見，太不好了。况且我們還要留心匪人，萬一落在他們眼中，又是一番禍害。小姐你看村子裏有人走過來了。」

## 第二十五章

覆巢奔異方孤檠洒淚

避嫌離客館單舡投親

果然李映霞失聲一哭，引起村中人注意來。李映霞強嚥悲痛，要到火場，尋找他胞兄李步雲的屍體。對楊華掩淚說道：「這麼看起來，我全家具遭毒手了；只剩下我一個無用的孤鬼遊魂，還要這性命做甚麼？楊恩兄，勞你捨死忘生一番搭救，我如今却是存身無地，求活無路了！我一個女流，我怎麼好啊？」說着，又忍不住悲泣起來。

玉簾杆再三的勸阻，只催促李映霞快走。先離開這柳林莊附近，省得叫村中人看着可疑；若是湊過來一盤問，可就生出枝節來了。至於訪問李步雲的生死，楊華都攬在自己身上。李映霞被楊華一疊聲的催嚇着，不敢不走；只得忍痛掩淚，隨着楊華走上大路。約摹走了半里多地，已離開柳林莊。李小姐嬌怯的體，早已鼻窪鬢角沁出汗點，嬌喘吁吁的，越走越慢。玉簾杆看着好生不忍，只是倉卒間沒有地方僱車，也是無法。李映霞惦記着她母親的生死，對楊華說：「往黃家村，可是這麼走麼？」她的意思，還是想到黃家村自己家中，看一看究竟。楊華嘆息道：「李小姐你看，賊人如此兇狠，把你令親梅家都放火燒了；我說句不怕教你難過的話吧，你府上此時決計去不得了！爲今之計，最好我們先找個落脚地點，你先避一避；然後由我到你府上掃探掃探去，比你自己去方便多了。李小姐你想想看，近處可有親友能够投奔的嗎？我可以把你送去了。」

李映霞不禁淚落如雨道：「連您也這麼說，我的母親一定也害在賊人之手了！我們本是南邊人，這裏那有親戚呀？我先父做知府，不幸與豪紳結怨，罷職還鄉，半路上被仇人追尋來。我們沒法子，一路逃躲，才投奔柳林莊我梅大哥家來避禍。想不到仇人不饒，追尋不捨，連梅大哥也跟着被害。我在此處舉目無親，除了蕭大哥，我連一個倚靠的人也沒有了！」玉簾杆楊華聽了，不禁代爲扼腕，道：「小姐不要太難過了！既然如此，我們第一步還是先投店。」

李映霞此時六神無主，徬徨無策，把楊華當做主心骨看待；他說的話，自己怎好違拗？只得依着楊華的主意，不回黃家村，先找存身之所。又走了一段路，僱着一頭小驢，逕向縣城走去。不一時來到鄰城城

內，找了一家店房，名叫三星客棧，佔了一明一暗兩個房間。店家見這一男一女形色惶惶，頗覺可疑，便來盤問底細。楊華忙說：「是往鄉間探親，半途遇盜，連車輛牲口全被劫走了。幸而我手下還有點功夫，才把我這妹子救出來。我們現在打算進城報案，不知道地面上緝匪追賊，可容易辦麼？」

店家搖頭道：「這可不容易。近來地面上不很太平，路劫盜案月月都有，破案的可真不多。」這店家中說着，却偷眼打量李映霞。看她身穿重孝，面有淚容，和楊華的神情迥乎不同；心上疑疑思思的，跟楊華談了一回，問了姓名，寫了店簿走了。

玉簾杆吃完飯，精神疲殆已極，囑咐李映霞在內間房歇息，他要出去打聽打聽去。李映霞眼巴巴看着楊華道：「恩兄，你可是要上黃家村去麼？」楊華道：「回頭就去。」

玉簾杆走出店外，看了看天色，已近申牌時候了。忙將自己那個銀扣帶和玉牌子解下來，拿到城內當舖，只當了十幾兩銀子，覺得不甚够用。但是他身邊現放着還有三十六粒金珠，是白雁秋原奪劍之後，硬給留下做酬謝的，緊要時儘可變錢使用；另外還有自己的一顆珍珠帽正。楊華隨蕭承澤動手救人時自己會將行囊銀兩，潛藏在樹林隱蔽處，此時雖然未必失落，也無暇再去尋找。好在自己身邊還有這些珍物，所以心上並不着急；着急的乃是如何安插這陌路搭救的難女李映霞。玉簾杆把這當來的十幾兩銀子，拿來買了幾件衣服，和一份行李。又給李映霞買了件外罩的衣服，和手巾，木梳。然後自己備辦了一些膠泥，棉紙，槐豆等物，便一逕回店。

到了店房，只見李映霞在內間側臥着，低聲呻吟呢。看見楊華回來，忙坐起來，向楊華強笑了笑；問道：「您回來了，黃家村離這里不很遠吧？」看見楊華拿着許多東西，放在外間，猜想楊華還沒有往黃家村去；心中着急，不好催促，不禁微嘆了一聲，臉上一呆。玉簾杆把衣服手巾等物，給李映霞拿了過來道：「李小姐！」剛說出來，忙改口道：「妹妹，這是給你買的；你舖上這床被，躺着歇歇吧。」李映霞皺眉道：「我不累，恩兄一定很累了。唉，我太過意不去了！」玉簾杆將手向外一指，搖頭道：「不要說

了，你不要叫恩兄，我叫楊華，你叫我華哥。」

此時李映霞已然掙扎着伸腿下地，兩個人面對面站着。楊華暗觀李映霞，滿面通紅，頭上青筋暴露，鼻孔掀動，氣息重濁，不由暗自着急；看這樣子，映霞怕是要生病。想她一個閨門弱質，那堪受這等凌辱驚恐？再加上悲憤勞頓，萬一病倒，却更累墜了。又見她扶着桌子立着，似乎站不住了；玉簾杆忙將衣被等物放在床上；自己便先搬凳坐下來，向李映霞低聲說道：「快坐下吧，千萬不要客氣，叫店家看着扎眼。：黃家村離此二三十里地，剛才我打聽過了，今天去實在趕不及了；小姐放心，我明早一定去。你看你腿都哆嗦了，快坐下吧。你的神氣很難看，你覺着身上發熱嗎？」李映霞勉強坐在床邊，低着頭說道：「是的，剛才我要吐，沒有吐出來；我覺得渾身疼，眼睛發脹。」自己伸手把兩腮摸了摸道：「好像有點熱，咳，不要緊的，死了倒痛快了！」楊華發急道：「果然發燒！妹妹你要曉得，這不是生病的時候！此地也有醫生，待我請一位來。」站起身來，便喊店夥，要打聽醫生。李映霞很抱愧的攔阻道：「恩兄使不得，不用看，一會就好了！我實在沒有病，不過是折騰的，歇一會就好了。我想明天一早，我還是回黃家村看一看，也許我那苦命的娘還沒有死！」

李映霞堅決的不肯請醫，楊華不好過於相強。想了想，便到藥舖，討來一副成藥；教李映霞服下，催她蒙被睡倒，楊華自己獨坐在外間，喝茶進食。飯後便將槐豆熬成汁，把這膠泥綿紙都用槐汁調和了，親自動手，碾成泥丸，大小輕重粒粒相同，共做成一百零八粒彈丸；陰乾了，比鐵彈鉛子還堅硬，但是分量不過重，打出來可以極遠。李映霞這一夜燒得很厲害，玉簾杆楊華無可奈何；次日早晨命店夥延醫，給李映霞治病。李映霞只是惦記着黃家村，啼哭着求告楊華，務必快去一趟。楊華答應了，看着李映霞服藥睡下，親往黃家村。

玉簾杆離店下鄉，一進黃家村口，想找個村人探聽探聽，那知村中非常冷靜。直走進村裏，才遇見一個年青的，提着水桶，到井台打水。楊華忙搶步上前，抱拳動問：「李宅住在那個門裏？」這個鄉下人看



了楊華一眼，道：「我們這裏姓李的有好幾家呢。」說着轉身要走。楊華陪着笑，跟了過來道：「多給你添麻煩啦，我是打聽作過官的李家，老家不在這裏，他是新近搬到這裏的。」這鄉人一聽這話，愕然止步道：「你問的是李知府麼？他家裏可是有一位蕭大爺麼？」楊華道：「正是。」這鄉下少年立刻把水桶放下，把楊華打量了好久道：「你打聽李家做甚麼？我不知道。」原來這個少年當時會受過蕭承澤的囑託，凡有生人來打聽李家的，不可告訴他。囑咐之後，李宅竟出了岔錯；這少年看着楊華，心裏不免有些疑忌。楊華很著急的把少年攔住說：「我和這位蕭大爺是朋友，我現在就是有事要找他。我看大哥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實在是不願說。我知道李家出事了；要不出事，我還不趕了來呢。勞你駕，你只把門指給我好了。」

這少年無奈，方才說道：「反正李家是糟了，還怕人找做甚麼？」遂領着楊華，拐過巷角，往路北一個門口指了指道：「李知府家就寄住在那邊；可是李家前天晚上就遭了明火，今天官府已經來驗了。你不看那門口貼了封條麼？」楊華明知李府上脫不過賊人之手，遂故作吃驚，到門口一望道：「可不是封了門了！他們家裏的人呢？難道全家都教歹人給害了，一個也沒逃出來麼？」這鄉下少年帶着不耐煩的神氣道：「大概是全死了。聽說不只是匪人，還是仇人；一家上上下下，大概都毀在仇人手裏了。」說着一轉身，提起水桶，撲奔自己家去了。

玉旂杆在門口看了一會，只得又找一個鄉下人，煩他引到地保家中，細細的打聽了一回。據說李夫人是死了，丫環和男女僕死了三個；別的人有的逃了，有的被官傳去了。那地保轉問楊華：「你打聽這個做甚麼？可是跟李家沾親麼？這場命案正沒有苦主呢，你若出頭，好極了。」楊華忙說：「我只跟李府上住間的蕭承澤認識，我大遠的撲奔來，就爲找他謀事；想不到叫我趕上了，運氣太低了。」遂嘆息有聲的站了起來，探囊掏出五錢銀子，送給地保；有意無意的向他打聽李夫人也驗過屍沒有？那地保說：「你不知道李夫人是知府的太太麼？這一場命案案情很重大，是本縣縣太爺親自來檢驗的；傳集四鄰，問明底細，大老爺立刻就吩咐免驗，發棺裝殮了，大老爺還嘆息了一陣，堂堂一位知府太太，竟教匪人戕害了。四條

人命非同小可，大老爺很爲這案子着急呢。李知府府上一個男僕也帶到縣城去了；最倒霉的是房東，也抓去問話去了。據說這案子不只是明火，還恐怕是仇殺，案情很複雜。那個姓蕭的蕭大爺，和李公子，李小姐，都失蹤了；還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呢。」楊華便說：「打算到屍場看一看去，不知行不行？因爲這李知府也算是我的老上司呢；我雖然不能出頭替他府上鳴冤追兇，可是我大遠的來了，還想到李夫人靈前弔一弔，不知使得使不得？若是能行的話，我這裏有幾兩銀子，煩你費心給辦一辦。」地保搖頭道：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！縣衙剛貼上封條，沒的你去了，倒找出麻煩來。不瞞你說，別看封門了，近處還有做公的潛守着呢。因爲這是一件大慘案，大老爺担着處分呢；已經立責捕快五天破案，你當是鬧着玩的麼！」

玉旛杆楊華聽罷，盤算了一回，心裏結計着李映霞沒處安插，不由煩躁起來。說了幾句敷衍話，出離了地保家。耗到天晚，四顧無人，暗暗的溜到李宅附近。前門釘著木條，十字交叉的封上了門；四外寂寥，景象悽慘，玉旛杆暗歎李映霞家敗人亡，雖叫自己救出來，可是孑然一身，無倚無靠；遇着這樣凶慘的際遇，跟隨自己一個陌生男子，怎教她不痛心短見？楊華繞到房後，此時天色已黑，鄉下人本來早睡，又遇見兇殺案，四面早已闐然無人了。楊華抬頭看了看牆，只有一丈多高；撩衣襟，一縱身竄上去。趕緊越過後坡，扶房脊住後院中一看；院宇沉沉，院內拋棄着一堆堆的濕棉絮，一領蘆蓆舖在地上，地上有許多水跡；靠牆角堆着幾件衣服，一望而知是驗屍的遺痕。各房倒鎖着，都用木條釘了，上面也貼着鄰城縣衙門的封條。楊華翻身下來，到院中一尋；內外堆滿亂七八糟的東西，和染有血跡的衣服；却是院中並沒有停屍的棺木。來到上房門口，從門板縫內一望，不由觸目驚心；堂屋中竟排放著四口白殭棺材。更兼天色昏黑，全院中死氣陰沉；楊華雖是少年武士，到此也不覺森然毛戴。遂轉身到廚房，尋着了火鑊火石，打着火，把半段殘燭點着；來到上房，將門弄開，借獨光一照。這才看清每口棺木，全有一塊木牌釘在棺材上，上面有墨筆寫的字；一口是李宅男僕張升，年五十三歲，江蘇人；一口是前任濟南府正堂李建松之妻王氏，年四十八歲，沒有標籍貫；又一口標着使女李春喜，年十七歲，也沒有籍貫。還有一口棺材，標

着女僕張方氏，年二十四歲，江蘇武進縣人。

玉旛杆楊華已然完全察看明白，剛要轉身；忽聽後面怪叫了一聲：「好大胆的賊！」楊華吃了一驚，原來從隔壁房東院內竄過來兩個人，手中拿着鐵尺，正是縣衙門派來守案的官人。玉旛杆忙將蠟燭吹滅，挺身一躍，竄上牆頭，翻牆跳到外面去了。兩個官差追趕出來；玉旛杆不願惹麻煩，急忙繞着村子一轉，抓個空，一逕逃去。

出離村口，趕奔城門；回頭一望，已將官人落遠了。楊華便將長袍放下來，踱進城去。却喜湊巧，城門還沒有關。楊華回轉三星客棧，到房間內；只見李映霞燒已滅退，正在獨對孤燈，眉峯緊鎖，滿面含着愁容。一見楊華進來，趕忙站起來，向楊華問道：「華哥，教你受累了，你可看見我家裏怎麼樣了？」楊華噙了噙唾沫，先請李映霞坐下，然後自己也坐下，慢慢的說道：「霞妹，你的病可好些了？」李映霞扶着桌子，點了點頭道：「好了，沒有病了。華哥，我問你，黃家村到底怎麼樣？我看你有話不說，我那娘莫非真個沒命了？」楊華道：「咳，霞妹，事已至此，你就不必細問了。……我現在問問你，你在近處，有可以投奔的親人麼？」

李映霞頓時眼珠一呆，淚如雨下；再也坐不住，湊到楊華面前，顫聲說道：「華哥，你務必告訴我，我好死心；到底我的娘怎麼樣了？可是教賊剝死了，還是也教賊擄去了？好華哥，你告訴我，我知道沒好，但是我也得明白明白。……」

楊華嘆口氣道：「我看見令堂的棺木了！」遂將所見所聞，低聲告訴了李映霞。李映霞本已料到不幸，現在不過是證實了。又問到她的哥哥李步雲，和蕭承澤，也都沒有尋見。李映霞自知身陷絕路，不由的失聲痛哭起來。楊華忙在旁勸解道：「小姐快不要啼哭，這是店房，教店家聽見了，又多一番猜疑。現在事已至此，徒哭無益，還是想一個正經主意要緊。」李映霞不敢哭了，咬着手巾，強咽悲聲，這無聲之泣更是摧肝斷腸；想到自己骨肉親丁俱皆殞命，前途茫茫，誰可倚靠！這就在一個男子，也是一籌莫展，何

况李映霞不過是十七歲的一個弱女？望着楊華，脈脈無言。楊華問她要主意，她那有主意？就有主意，這造次之間，怎好對楊華說呢？

這一夜，李映霞直哭到三更天；把個玉旌杆楊華直哭得頭上冒火，背後負芒，起坐不知所可。勸慰的話已然說得無可再說了，搔頭呆了一會，只好退到外間來，和衣倚在板鋪上，自己盤算自己的主意。月前陌路援救一塵道長，落了個徒勞無功；現在搭救李映霞，又落了個擱沒處擱，放沒處放。在急難時，倒沒有甚麼；現在人已救出來了，一個少女，一個孤男，在店房中一住，又沒處投奔，這可是……玉旌杆不禁急出一頭燥汗來，反來覆去的想，要替李映霞籌劃個善處之法，一時竟無良策。他這時精力疲倦到極處了，一陣陣心血上湧，強自警醒着，不敢睡去。見李映霞這麼悲痛，生恐她一時心窄，弄出意外來；那豈不是又落一個白忙，還要打拐騙人命官司呢！

那李映霞在裏間床上坐着，吞聲悲泣，哭了又哭；半晌，沒有動靜了。玉旌杆忙站起來，向內一望；只見李映霞兩眼紅腫，眼睛呆定的看着燈光。燈光淡黯，李映霞枯坐，失神，寂然一動不動。玉旌杆輕輕的說道：「李小姐，睡吧，天不早了。有甚麼辦法，明天再想吧。」李映霞矍然回頭，對楊華慘笑了一聲道：「我睡麼？……恍然若有所悟的，欠身說道：「華哥你還沒睡？快歇着去吧，我這就睡了。」

李映霞走下床來，把內間格扇掩上，加了門；把燈撥得小一點，自己和衣倒在床頭，把被搭在身上。楊華這才放了心，也就倒在外間床上；不知怎的心中只覺煩燥，直到將近四更，才朦朧朧朧漸欲睡去。忽然，迷迷糊糊的覺得有輕微的脚步聲；楊華一驚，將眼睜開，只見李映霞小姐躡手躡腳的向外間走來。楊華暗想：「她要做甚麼？」玉旌杆將眼微闔，欲觀究竟。只見李映霞嫻嫻的走到楊華床前，欲前又縮的怔住了。楊華暗想：「難道他要自盡，來偷看我睡熟了沒有？」正想着，李小姐遲疑了一回，忽然伸手到床前，很輕巧的探着身子，把床裏邊的那床薄被拉到手裏，輕輕抖開，輕輕給楊華蓋在身上。

玉旌杆這才明白，她是怕自己凍着。雖在裝睡，楊華却也不由得臉上一陣發燒，心頭小鹿怦怦的跳動

。自己越發的不敢動轉，把眼閉得緊緊的；這薄被才加在楊華身上，不止身上燥熱，就是兩隻手也握着兩把汗。楊華閉着眼睛，覺得李映霞在床前呆了一呆，一扭身走開了。楊華將眼微睜，看見李映霞奔向堂屋門。這堂屋門沒有上門，只風門掩着。門窗紙破，夜風清冷，簌簌的吹來，桌上的油燈被吹得火燄搖曳不定。李映霞輕移蓮步，走向門前，伸手將兩扇板門輕輕的對上；方要嵌上插管，忽的似有所感觸，回頭瞥了一眼，忙把已經掩好的門扇又略微拉開了些，只虛掩上。慌忙的轉身，奔回內間來，把格扇關上。

李映霞來到裏間，把燈挑亮，也和衣睡倒。心中尋思，楊恩兄和衣而臥，門也沒關，就睡着了，他未必是倦極忘記了，恐怕也是有心避嫌。因而想到自己適才的舉動，驀地耳根發燒，覺得自己未免忘情了。一念及此，不由一陣難堪；自己是個少年女子，慘遭大難，被人家一個年輕男子，背負奔逃好幾里地；又一同寄宿在店裏，這是眼前現在的事。：以後呢，母兄俱亡，孑然一身，全家的仇恨，自己的歸宿，將來交給誰呢？楊恩兄看起來人很正派；但是，人家二十七八歲的人了，據他說，他是游擊將軍之子，他焉能沒有妻室呢？……

這一夜，李映霞思前想後的籌慮；籌慮到極處，不由得淚下沾巾。把雙手交握着，指爪幾乎掐在掌心裏去，總覺自己將來沒法子善處。那外面的玉簾杆楊華，親見李映霞替他蓋被，心神也是皇皇的，又不由得懷然有些戒懼之念；臥在床上，也是思前想後，沒有好法子安插李映霞。

雞聲報曉，店院中已有夥計起來掃院子了；忽看見楊華這屋內，燈火猶亮，門扇未關。店夥們本已覺得這一男一女有些異樣；由於好奇心支使，走來一個店夥，隔紙窗往內探看，又咳嗽一聲。楊華一翻身坐起來，很懊惱的說：「誰？幹甚麼？」店夥無可置答，故作驚訝道：「嚇，客人，你老沒關門就睡了？燈也沒熄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，萬一有個小毛賊甚麼的；……」楊華冷笑道：「我們現在甚麼也不怕，已經教賊劫得甚麼也沒有了。」隨叫店夥打臉水：「我們回頭要動身出城呢。」其實楊華並不忙着趕路，不過把店夥放進來，爲得是遠嫌避疑。

此時李映霞聽見動靜，也起來了。下床將內間格扇開了，手掠髮邊，走出內間門口。向楊華瞥了一眼，說道：「華哥，你老早起來了。」想說句感激不安的話，竟澀澀的說不出口來。微啓朱唇，吁了一口氣道：「華哥沒有睡好吧？爲了我，倒教您……」才說得這兩句，驀地紅了臉，手扶門框，訕訕的把眼睫垂下來。

楊華看李映霞髮略整，已不似昨日那麼散亂；却是眼圈微青，眼皮浮腫，那樣子很顯得憔悴可憐。楊華站起來道：「霞妹，今天覺得好些不？還燒麼？」李映霞把頭搖了搖，悽然道：「苦命的人再不會死的！好多了，倒攪的華哥也跟着熬夜。」楊華想起昨夜之情，看了看那床薄被，仍堆在床上，也不禁臉紅了。遂衝着桌旁椅子一指，說道：「請坐，我看霞妹還帶病容，你還是再睡一會兒才好。」李映霞笑了笑，道：「不睡了；我看華哥您臉上的氣色也不很好，要不你再睡一會吧？我進去，不礙事的。」

正說着，店夥已打來一盆臉水。楊華向裏間一指道：「端到屋裏去。」容得店夥退去，楊華便對李映霞說道：「霞妹先洗臉吧。既然不睡了，回頭我給你買點心去。你昨天一天一夜一點東西也沒吃，這是不行的，總得好歹吃一點。」李映霞却將臉水端了出來，放在方凳上，要請楊華先洗臉。楊華又給端回去，低聲說道：「霞妹，快不要這麼客氣！這一來謙謙讓讓的，倒不方便；叫店家看了，也不好。你我患難相逢，只索做出同胞兄妹的樣子來才好。你先洗着臉，我給你買點心去。」不容分說，楊華站起來就走出去了。

李映霞赧赧的聽了，趕緊把臉盆端到屋內，閉上格扇。有楊華買來的手巾木梳，便把臉擦了一把；兩眼覺着乾疼，用熱手巾捂了一會子；然後用木梳把頭髮梳了一梳，覺得精神清爽些，只是還覺得一陣陣頭暈腿軟，自己的手腕也有好幾處擦傷。李映霞生性好潔，梳洗已畢，看見自己的衣服多已髒了，髒了，竟沒有可以更換的小衣；只有楊華給買來的一件外罩衣服，忙着更換了。

不一時，楊華買來許多食物，熱騰騰的端來，放在外間；手彈格扇道：「霞妹，吃點心來呀。」李映霞走出來一看；楊華買來兩盤包子，兩碗豆漿，慇懃勸李映霞食用。李映霞虛火上浮，口說不餓，實

在是心裏很空，只是不好意思兩人共桌而食。楊華只顧催她吃，却忘了這一節；只一疊疊的說：「快吃吧，趁熱吃。你一天一夜沒吃東西了，身子要緊。」李映霞無奈，拈了一個包子，走到內間拿着吃。楊華這才省悟；忙將一盤包子，一碗豆漿，親手送到內間屋來；說道：「你在這裏吃，我在外面吃。」

李映霞不好過拂楊華的意，勉強的把豆漿喝了，又把包子吃了兩個，覺得精力恢復了些。玉簾杆楊華却覺得很餓，大吃了一頓，把包子都吃了。李映霞看了看自己這一盤包子，剩下一多半，楊華那裏却一個沒剩。李映霞忙把包子端出來，放在楊華面前；道：「華哥！……」楊華抬頭看了看，說道：「你怎麼剩了這些？再吃兩個。」李映霞皺眉道：「就是這幾個，我還是強嚥下去的呢。華哥，你吃了吧。」

楊華笑了笑，把李映霞剩的包子也都吃了。李映霞看着楊華如此饕餮，心中覺着奇怪：「他是個游擊將軍的公子，怎麼吃起點心來，比我一頓飯還多呢？是了，他是練武的人，要不然他怎能背着我那麼遠？……真是英雄的很！」

李映霞經昨夜一夜的愁思，對於自己今後善處之道，已經打了稿兒，本想今天早晨，立刻對楊華說了，免得孤男少女久羈店中；只是算盤打得好好的，白晝對面相看，一肚子的話又悶住了。楊華坐在桌旁凳子上，李映霞遠遠的立在門旁看着，幾次張嘴，總又嚥了回去。李映霞一片芳心，隱有所繫；她想自己一個處女，處在這嫌疑之地，而且自己又已無家可歸，有仇須報；若不把此身有所寄托，將來怎樣是個了局？只是這些話，倉卒之間，怎好曲折說出口來？

李映霞的意思，是要問一問楊華；家中可有嫂夫人麼？現在這個難女勢難別嫁，情願嫁給他，就做姬妾也好；可是只要求他肯爲她鳴冤報仇。……這事，他可肯麼？

李映霞肚裏的話只在舌尖上，口齒間旋繞，竟吐露不出，不由得坐立不寧起來。臉上紅雲漸漸浮起，由耳根漸漸紅澈兩鬢，連眼圈也紅了。楊華這時候也看出李映霞欲言不言的光景來，便先開言道：「霞妹，你請坐下。現在我們可以盤算盤算了，你打算怎麼樣呢？」李映霞忙端來一個凳子，靠裏間屋門放下，

側着身子坐着。低低說道：「是的，我沒了家了；華哥，你的家住在甚麼地方？離這裏可很遠麼？……」話才出口，向楊華暗暗的瞥了一眼，楊華恰也正向李映霞這邊看來；兩個人眼光相觸，李映霞趕緊低下頭來。

楊華道：「我家在河南永城縣，離這裏也很不近呢，那地方是不很方便的。霞妹，你在近處既沒有靠得住的親友，這却是難，那麼你原籍在那里呢？」李映霞說道：「我的老家是江蘇如皋縣。」說着嘆了一口氣，因為楊華說他們那里不很方便，這明明是拒辭了。李映霞含意難伸，面上忽露決絕之容道：「唉，那麼，華哥，這縣衙門是在那里呢？」楊華道：「縣衙門的所在，我也不曉得；但是店家一定曉得，我可以替你打聽出來。霞妹可認識郟城知縣麼？」說到這裏，覺得話不是這樣子說法，忙改口道：「我聽蕭大哥說，令尊老大人是做過知府的，不知這郟城知縣也與府上有淵源麼？若是親友故舊的話，那可好極了，報仇安身都有辦法了。」

李映霞搖搖頭道：「這個我曉得。華哥你看，我這一家子生離死散，只賸下我一個女子。這一夥惡賊不是尋常強盜，一定是巢縣獻糧莊計家打發來尋仇的。就是我父被陷失官，病死在客途，也是出於計家的陰謀。我李映霞和計家有這不共戴天之仇；我一個女子，前途茫茫，生有何歡，死有何懼？而且我也沒有安身之處，小妹昨夜仔細想過，小妹今年十七歲，雖然年輕，可是我也豁出去了；我打算到縣衙門喊冤，要給我一家子大小報仇。叩求知縣，給我這一個落難的宦家女子做主雪冤。只要官准了，我的仇人得以正法，小妹我就落髮爲尼，長齋誦佛，以了殘生。這便是小妹如今的打算。華哥請想，除此外，我還能怎樣呢？」

說着掩淚不止，那神情極其悲憤。跟着說：「至於華哥，這一回搭救我，保全我的名節，我此生無法報答，我惟有禱告上天，日日爲恩兄祝福罷了。」楊華聽了，不勝欽敬；但認爲這件事是辦不通的。楊華道：「賢妹打算的很對；但是，如今這官場辦公，緝盜捕兇，往往只憑一紙空文，罕有破案。賢妹誓志報仇，要前往縣衙鳴冤，却是打官司也得要有錢呀。你一個女子，年輕輕的，你告了狀，遞上呈子，你可往



那裏住呢？」李映霞道：「我叩求縣官，把我收在獄裏。我知道監獄也有女監；我父親做縣官時，我那時很小，曾經看見過。」楊華搖頭道：「這監獄只收押罪人，不收押原告苦主啊。」李映霞一聽這個，不由呆了。楊華跟着說：「霞妹，放火行兇的是一羣強盜，這些強盜當然是計家賄買出來的，而計家又是號稱計百萬的豪家。你令尊老大人堂堂一任知府，尙鬥不過計家；霞妹一個弱女子，怎能與他爲仇？况且惡賊如此歹毒，他不止戕害你家中人，還要擄走你。霞妹喊冤告狀，請想何處棲身？你是住店呢，還是當眞住尼菴呢？不論住到那裏，難保不被仇人尋來。你看賊人是多麼趕盡殺絕，我和蕭大哥搭救你，他們竟苦追不捨。：」

楊華還沒說完，李映霞早爲難得哭起來，說道：「天哪，難道我這仇就永不能報了？茫茫世路，我可往那裏棲身呢？」忽然站起來，走到楊華面前道：「華哥，我求你一件事！華哥，你既然把我救出魔手，我還盼望你始終成全我，你可以不可以幫着我報仇雪冤？」

楊華未及答言，李雪霞竟跪在楊華面前，嗚咽起來，道：「華哥，你可憐我先父一世爲官，勤政愛民，不畏強禦，竟得罪了豪家，落了這麼一個結果！你可憐我一個弱女子，家敗人亡，窮途無靠！華哥，你務必答應我吧，我求你把我領到縣衙，我自己去喊冤。我只求你保護我，我可以住店。有你照應我，賊人未必敢尋來；就尋來，恩哥的彈弓也足以救我了。：」楊華連忙站起來道：「霞妹不要着急，快起來，從長計議。」再三的請她起來，李映霞掩淚站起來了。

玉旂杆楊華心中爲難，他自己現在有許多事要辦，尤其是奪劍的誓約刻不容緩，那有工夫替李映霞打官司？况是孤男少女久處惹嫌；想起昨夜的光景，恐怕李映霞無可倚恃，不免要倚靠在自己身上。而自己是訂了婚的人，豈不是自尋苦惱？想了一回，還是速速隔離爲妙；幫着打官司，是決計使不得的。但是一念及她身在絕處，自己若把拒絕的話說出口來，李映霞必然心窄，恐怕又要生出意外！

楊華這里沈吟不決；李映霞在那里靜等回答，如待決之囚，心裏非常焦燥。等了好半晌，只見楊華抓

耳聾，說不出辦法來；便又低聲催問了一句道：「華哥，你看，你幫我鳴冤，還有什麼不便麼？」楊華情知不便之處甚多，只是不好說出來；口中諾諾的答道：「我想總還有別的法子可想；霞妹，這鳴冤的事不是一兩天完結的，不知要耽擱多少天呢。我現在又有纏手的事，急要往東昌府，找一個朋友去，我實無暇在此久待。况且這告狀的事，外人不得代庖，官府必要訊問我是幹甚麼的；我非親非故，沒法子代訴，再說你又抓不著計家主使的證據，你就告他，也怕不易告倒他。又隔著省，這一打起官司來，動不動就得經年累月，至少也得一兩年。你一個姑娘家，你能纏訟三年五載麼？你又何以爲生，住在那裏呢？計家又焉肯老老實實的教你告他？他不會再賄買官府，再遣派刺客？這事難極了。現在我替你打算，最好是先投奔一個地方，暫且存身避禍，把報仇的事先擱一擱。女子告狀，談何容易？况且這又是一羣惡賊，受豪紳支使；你一個弱女子，更鬥不過了。你應該先得了安身之處，有可託靠之人，那時再查找你那令兄和蕭大哥；由他們設法訪仇雪恨，才是正理。」

李映霞一聞此言，不由呆了；低頭尋思良久，慘然說道：「惡賊害得我好苦！我如今異鄉遇禍，舉目無親；仇是不能報，我可投託誰呢？近處沒有親友，就有我也不很知道，於鄉雖有本家，却只有一個堂叔最近。當年我父在外爲官，本家來投奔的很多；家父惟恐有玷官聲，不肯任用他們，在本族中就落怨言。現在我家橫遭大禍，只剩下我一個女孩子回去，家中人必先鬧起承繼來，一定要覬覦亡父的遺產。說句不做甚麼的話，他們一定好歹先把我打發出去，焉肯替我報父母之仇？我現在只想拜求華哥，設法尋找我那沒有下落的哥哥，他不一定準死在賊人之手，也許逃出來了。還有我那蕭大哥，比我那些本家還可靠；若把他找着，也就好辦多了。華哥，你想我焉能回老家！就回老家，這亡父的靈柩，先母的遺骨，焉能不搬運回去？這件大事，我也得求華哥沿途護送我，我才能回去；與其這樣，反不如在此地告狀報仇妥當呢。華哥你想是不是？」

這一席話說得非常透澈；看這意思，不管是幫她打官司，或是送她回原籍，反正一個女子寸步難移，

必得倚靠男子。既須倚靠男子爲助，那麼倚靠誰呢？楊華一番救人，憑白找出一場撕攔不開的麻煩來，丟也丟不下，閃也閃不開了。楊華當下不禁暗自着急，心想：「這可糟透了，我不過爲跟蕭大哥是多年好友，客途相遇，拔刀濟難，全爲義氣份上。不料事情有變，竟落了這麼一個結局！蕭大哥生死不明，把個全家遇害，孤苦無依的宦家小姐憑白賴在我身上。冒着若大嫌疑，捨命救人；萬一不慎，就怕落個不清不白之名。可是如今人家一個女子身在絕地，論天理，講人情，我又怎好丟開不管？可是我又怎樣管法呢？」

玉旌杆眼睫一眨一眨的，心裏犯想。李映霞接着說道：「小妹也知道仇人過於陰毒，告狀頗多顧慮；小妹也知道先覓安身之地，再籌報仇之計才好；無奈小妹是個女兒身啊。千思萬想，此身沒處安頓。華哥你既然陌路仗義，把我救了；我還求你始終成全我，替我想個安身之處。」說着臉紅了。李映霞的意思很想繞着彎子，問一問楊華家中的情況，家中的人口，問問楊老伯母今年高壽，再問問楊恩嫂今年貴庚，有沒有小孩。但是這話說出來，不致遭楊華菲薄麼？

李映霞吐吐吞吞，遲疑好久，才跟着說道：「事到如今，不能不說了。華哥，我如今是親了骨肉一個也沒有了。現在世路顛險，投託疏遠親故，有時候反是自投火坑。若是不做甚麼的話，華哥，你府上永城縣若是離此不遠，我：我想懇求華哥，把我送到楊老伯母跟前，求她老人家照應我。……不是我李映霞沾不著，賴不的呀，我實在陷於絕地了。華哥救了我，一路待承我，光明磊落。……我，心裏有數，我很感激。……華哥，你不要小覷我，我是不得已啊。我投到你府上，我情願爲奴爲婢，服侍老伯母，和嫂夫人。我只求楊恩兄看在我蕭大哥情面上，憐恤我，替我找一找我的胞兄和蕭大哥。」說着泣不可仰。

李映霞已經把她最難出口的話，說出口來了。

玉旌杆楊華不待聽完，竟已難住了；果然把麻煩栽在自己身上，擺脫不開了。浩歎一聲道：「霞妹，你的心情我已完全明白，你的處境實在太難了。你意欲投到我家，暫爲避難，這正是你看得起我。但是，我却有礙難之處。不瞞你說，我家中人口孤單，只有老母寡嫂。我家母持家素嚴，我在外面一切事，有的

還不敢稟告家母。現在我若突然把霞妹帶回家去，家母是不曉得怎麼回事的；她一見面，定要生疑，恐怕當場就要責罵我一頓。霞妹，我說這話，你可別過意；你我一個孤男，一個少女，我就是對家母說，患難中搭救出來的宦家小姐，家母她也未必肯信。那時候，家母責問起兒子來，倘或語言不慎，觸犯到霞妹身上；你想我何以爲情？你何以爲情？不但是霞妹借寓避難之事辦不到了，還找出意外的嫌疑來。霞妹的苦處，我很明白；我不敢答應你，正是有不得已的緣故。照你所說，故鄉本家一涉到爭產，那是當然投靠不得的了；而且相隔太遠，那就不必回去了。但是，你連一個靠得住的至戚也沒有麼？比如你的母舅姑父之類，他若曉得你慘遭不幸，我想不至於袖手不管吧？總而言之，霞妹不必過於爲難，我替你打算，是教你就近先投奔一個可靠的親戚，暫時避難；然後我再極力想法，一面替你打算這件官司，一面給你查找你的胞兄和蕭大哥。我不過因爲我是個孤身男子，不便收留你就是了；我決不是從此丟手不管。我若不管，將來蕭大哥知道了，他豈不怪我？况且我們武林中最講究救人救急，最忌諱有始無終；這一點，賢妹你儘管放心好了。」

李映霞聽楊華這番話，說得入情入理，雖然話裏有點推託，可也正是實情；羞慚的說道：「我也覺得貿然到你府上去，有點不妥，怕惹老伯母動疑，不過我總覺這麼着，還比我那本家戶族可靠些。咳，這總怨我家門不幸，禍集一身，累帶得別人也不安生！若不然……」說到此雙淚突落道：「若不然，華哥，你就把我送到尼姑菴裏去罷！」

楊華道：「唉，這尼姑菴豈是你能住得的？尼姑菴雖是佛門修行之地，可也是藏垢納污之所；賢妹一個宦家小姐，豈能與她們那種人共處？我看你還是找個可靠的親戚寄寓好些。」李映霞悲嘆道：「我那有可靠的親戚？先父爲官二十年，提拔起來的門生故吏，以及至親至戚，不是沒有；只可惜我一個女孩子家實在說不清他們的姓名住處。我有一位姑父，現時是在北京做小京官。還有我的母舅，遠在江蘇，務農爲業……」楊華搖頭道：「這全不行，都離此太遠了。距離近的可有麼？」李映霞嘆道：「也許有，只是我

不知道啊。我記得淮安府有一位表舅，但不知淮安府離這裏遠不遠？」

玉旂杆楊華道：「淮安府屬於江蘇北邊，離此也有幾百里地，却是比如舉近多了。你這位表舅姓甚麼，可靠得住麼？」李映霞道：「我這表舅名叫賀甯先，若論親情，倒不算近；只是他先前曾受過我父的好處，是我們老人家一手栽培起來的人，現在淮安府當一名吏員。他每每的感念先父從前的好處，常有信來。我還記得先父遭事失官時，他曾經派人特來慰問過；所以我還記得他。只是我這位表舅母，我却沒見過。華哥，我是個女流，我實在斷不出這位表舅可不可以投奔；華哥據你看怎麼樣呢？我現在一點主意也沒有，華哥你務必替我代籌一下。你不要避嫌避疑的，你我只憑這一顆心罷；患難中那裏還顧忌許多呢？」

玉旂杆聽了，籌思一會，說道：「表舅之親本很疏遠；但既是令尊老人家於他有恩，他又感激不忘；那麼你想去投奔他，我看可以使得。好在這淮安府也正是我要去的地方，我就把你送到淮安府賀甯先那裏去吧。」

李映霞和楊華已經商定了主意，先投奔淮安府去。李映霞猶恐楊華援手之事到此為止，當下惴惴的看着楊華道：「華哥，你把我送到我表舅那裏，不過是給我拔着一個暫時棲身之處罷了。我亡父亡母的靈柩丟在這裏，終不是了局，教我做子女的痛心難安。還有我的胞兄是生是死，必須打聽；這關係着我們李家的後代香烟呢，我還是求華哥你費心給我找。找着他，不但小妹將來託靠有人，而且我李氏門中海海冤仇，也全倚仗着他報復呢。華哥，你不要半途丟開不管呀！華哥，你是我的恩人，也是我一家的恩人，我這個無理的懇求，你務須可憐我，答應我吧。」說着走過來，掄衽下拜，跪著不肯起來。

楊華忙答道：「霞妹放心，我不能說了不算。我把你安頓在令親處，我就想法子，查找蕭大哥和令兄，我決不會袖手不管。就是打聽官司，兩訪仇人，這個也可以交給我，這全是我可以辦的。」

李映霞聽到這裏，感激無地；復又盈盈下拜道：「華哥如此存心，不論將來能替小妹報得了仇，報不了仇，小妹已經至死不忘大德了；今後一切事，我只有仰仗華哥你了。」於是當天算清了店賬，立刻僱好

代步，逕奔淮安府去，先走旱路，到了碼頭，僱上一隻客船；由水路走，攜帶這位小姐是比較方便的。

在船上，李映霞的臥艙和楊華住的地方，只隔一層版；那邊一動一靜，這邊聽得清清楚楚。李映霞感念身世，終夜展轉不寐，楊華更是聽得見的。每日晨昏間，兩人見面，李映霞每每噓寒問暖，對楊華很關切著。而且她劫後餘生，時常胆怯，更把楊華倚爲護符。玉旛杆楊華雖是英風俠骨，對這一脈柔情，未免有些意動神搖，自己暗中警戒著自己。

這一日來到淮安，楊華和李映霞商量。天色尙早，不必住店；僱了一輛轎車，逕投淮安府衙，到衙前停車一問，才曉得機緣不巧，賀甯先確在府衙做事，不過現時奉差晉省去了。又打聽賀甯先的寓所，門房說就在府後街。

楊華忙到轎車前，告訴了李映霞；只得驅車投到賀甯先寓宅。楊華上前叩門，出來一個傭婦模樣的女人，楊華具說是送李小姐來的。傭婦進去回報，半晌出來道：「我們太太說，不認得這門親戚；老爺沒在家，不敢款待。」把大門插上了。楊華再三解說，傭婦只說：「我們不敢做主，等老爺回來再講吧。」

好容易奔波數百里，前來投親，結果人家竟拒門不納。楊華無可奈何，對李映霞說了，只可先投店。在府城找到一家客棧，挑了一明兩暗的房間，楊李二人各佔一室。次日楊華又去了一趟，賀家還是不認。李映霞急得啼哭，楊華更是說不出的煩惱。而且年青青的一男一女久寓店中，多感不便。楊華只得安慰著李映霞，天天自去到府衙，打聽賀甯先的行跡。

一恍十多天，楊華十分焦灼。遂想了個主意，特意備了幾色禮物，又給李小姐換了稱身的素衣素裙，自己也扮得衣帽整齊，教給好了李映霞這次見面問答的話；又僱了小轎，第二次再去投親。

楊華陪著李映霞，來到賀家門口，下轎叩門。那開門的還是上次那個女人，把楊李二人又打量了一陣；雖才隔別不到半月，就好像不認識了似的。看見二人穿著嶄新的衣服，又有許多禮物，這女人便上前問道：「你老貴姓？找誰？」楊華道：「我姓楊，我是李知府的盟侄；現在陪著李小姐，特來看望賀老爺，

賀太太來了。這位李小姐跟府上是親戚。」

這女人哦了一聲道：「我給你老回一聲去。」轉身進去了。不一刻，又一扭一扭的走回來道：「我們太太教我問問你老，有甚麼事，要見我們老爺？這位小姐是那一位小姐？我們太太說，不知道有這位姓李的親戚；叫我問一問，李小姐跟我們老爺是怎麼個稱呼？」說着又想了想道：「還叫我問一問，這位李小姐是從那裏來的？是自己一個人來的，還是同着老太爺，老太太來的？還是跟誰來的？還問問楊爺，跟我們老爺是怎麼個認識？」

楊華微一皺眉，只得一一的告訴明白，又將禮物提來，說是送給賀老爺的。那女僕接過來，提了進去；又過了一會，出來說道：「我們太太說了，請楊大爺和李小姐裏邊坐。」這個女僕很有禮貌的，到李小姐面前拜了拜，說道：「李小姐你老好，你老這是從那裏來？」一面說着，把李映霞攙下轎來，一直攙進內宅。楊華跟隨在後，李映霞回眸說道：「華哥先走。」楊華道：「請吧。」

賀甯先這個人雖是風塵俗吏，天性倒不見得怎樣涼薄。不過他久涉官場，難免油滑一點。只是他有一樣毛病，性好漁色，又復懼內，會因此鬧過笑話。一年以前，他調戲婢女，教他的夫人大鬧過一頓，一時傳爲笑柄。但賀甯先却是小有才的人，律例熟諳，案牘精詳，是個佐治好手，淮安知府很倚重他。就是李映霞之父李建松太守，當年一力成全他，也就因他四六信札寫得很漂亮，而且手筆又快，又有綜覈之才。他對李太守，頗有知遇之感。李太守因案卸職時，他曾去「一封慰候信，還送去幾色禮物。他的夫人却是六親不認，唯利是視，眼光極其淺短。賀甯先稍有酬酢花費，她就要大鬧；總疑心賀甯先又在外面，背着她弄女人了。楊李初次來投，她就動了疑心，所以拒不肯認。這回又來了，教傭婦盤問了一番，這才想了又想的說：請進來。她要看看這少年女子是誰，究竟是怎麼回事。」

當下進了大門；楊華一看，這是小小一所四合房，南倒座好像客廳。這女僕攙著李映霞，逕奔上房，楊華也就跟到上房。進了堂屋，李映霞不便坐在上位，移坐在茶几旁邊小凳上；楊華便坐在迎面桌旁椅子

上。女僕獻茶之後，隨到內間回話。略過了片刻，女僕把門帘一挑，道：「我們太太來了。」楊華，李映霞一齊站起來，只一個年見三旬的婦人姍姍走來。粉面朱唇，兩隻水汪汪的大眼，只是眉毛稍爲濃些，却生得雪白一口牙齒；綉履長裙，頗帶着官太太的勢派。這位賀太太手理鬢邊，眼波一橫，把楊華睨了一眼；隨轉臉把李映霞從頭到腳，細端詳了一遍。楊李二人上前施禮，各自通名。楊華長揖道：「在下姓楊，是李府的盟姪；沒事不敢登門，我是特來陪着護送李小姐的。」李映霞也道：「表舅母，甥女李映霞；表舅父倒是甥女從小見過的，只是路隔太遠，沒得早來給舅母請安。你老請上，甥女拜見。」遂依晚輩見長輩之禮，檢衽下拜。賀太太連忙還禮，攔住了李映霞道：「呸，可別行大禮！大遠的來了，請坐下說話兒。」

謙讓了一陣，都歸了座；這位李太太滿面堆下笑來，說道：「不怕二位見笑，我們老爺事情很忙，一天到晚也不得閒，家裏頭就見不着他的影。家裏這些事，都是由我操心。我年紀青，又常害個病，不常出去走動；親戚禮道的，實在生疏得了不得；見了面我都認不得，這也太惹人笑話了。剛才周媽說：李小姐來了；又說是李知府小姐，從山東大遠來的。李小姐你可別過意，我進門日子淺，老鄰舊親我實在說不上來。但不知我們老爺和你們老太爺，是怎麼個稱呼呢？還有這位楊大爺，你和我們老爺素常也熟識嗎？」

李映霞忙站起來說道：「我先父從前是做過濟南府知府，我們本是江蘇如臬縣人。你老是我的表舅母，我父親生前在陝西做知縣的時候，賀表舅曾在我們那裏辦過錢穀。你老跟表舅一提，他就想起來了。近來我先父在濟南府任上，遭上一樁逆事，我賀表舅還去過問候信呢。」又指着楊華道：「這位楊大爺，和賀表舅倒不認識；他本來是我父親的盟姪，又是我父親的門生。不幸甥女近遭家難，才由他把我送到這裏來了。」賀太太聽到這裏，哦了一聲道：「你原是李建松李大人的令姪呀。我說呢，我們本是江蘇人，那裏來的山東親戚呢？我這才明白了。李小姐，你千里迢迢到我們這裏來，可不容易。怎麼你父親跟你母親就放心讓你出這麼遠的門麼？哦，莫非姑娘你已經出閣了，路過我們這裏麼？」

李映霞微微含羞搖頭道：「不是的，……」說到此，抬頭看了看楊華。楊華先咳嗽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賀



太太，令甥女李小姐，不幸身遭大難，已經無家可歸。是我受他令兄步雲公子的諄囑，特地送她來，想到尊府上暫時避難。」遂將李知府夫妻俱已謝世的話，約略說了。然後按照預先編好的言語，說李步雲公子現時正在郟城縣告狀報仇。因為仇人買動匪徒，屢次陰謀加害；李公子不放心妹妹，覺得兄妹客居在外，諸多不便，恐為宵小所乘，所以命楊華送她來投奔親友。「因為府上一者是至親可投，二者又知賀表舅相待最厚，三者相距也近些；又恰值我楊華送家眷回歸淮安，所以把小姐順路送來。」一席話說得近情近理，那個賀太太却呆聽了。

賀太太濃眉一蹙，把李映霞楊華看了又看，沉吟不語。半晌才說道：「可憐可憐！可憐李建松大哥一世為官清正，怎麼反遭劣紳毀害了？真是可恨，想不到表嫂也下世了！」抽出小手絹來，往眼角上抹了抹。李映霞却忍不住痛哭紛紛，橫頤沾襟了；對賀太太說：「表舅母，甥女如今是孤苦無依了；我只望表舅母你老憐惜我，收留我在此暫住。將來我家兄聲冤報仇後，必然尋了我來，那時再補報你老。」賀太太低頭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按說親戚禮道的，姑娘大遠的投奔我們來，我們怎能不管？況且建松表哥屢次幫我們甯先的忙。不過，他如今沒在家呀！我們這裏也窄房淺屋的，沒有閒房，可怎麼好？」正說着，只見內間門帘掀了掀，露出半個男子頭來；細眉瘦臉，掩口微髯，約有四十五六歲。楊華一側臉，那男子把頭縮回去了。

（卷五終）



---

編號 (本) 265

---

基本定價三元五角

---